

情 茧

吴门程瞻庐 著

第一章

公园夕阳

提起苏州的王废基——张士诚称王故址——谁也想不到有这热闹的日子。

蔓草荒烟的张王宫殿的故址，经了五百年——从元末到今朝——只是保留着衰颓凄寂的现状，中间又有太平军的一段兵燹惨史，恰似千疮百痍的皮肤上，还加着许多灼伤的痕迹，见了徒使人不忍迫视，谁也没有本领回复它五百年前肌肉充盈皮肤滑泽的旧态。

王废基虽然位置在苏城的中央，却疏疏落落的不大有人行走。日间犹可，一到太阳落在地平线下，大家都把这个所在，当做亚非利加中部的恐怖之窟看待。有人出门，休戚相关的家人妇子，总叮嘱一声：“夜间莫走王废基啊。”行路的只好不惜脚步的绕道而过。加着，这里在前清时代是个刑场，又曾经出过好几回劫货杀人的重案，因此人人存着一个戒心，不须颁行什么特别戒严令，人人心坎里的特别戒严，比着命令还厉害。到了夜间，不期然而然的方寸司令部发出一种警告，便惴惴的不敢在这里自由行动。

富于感情的诗人，常到这里搜寻什么感慨悲凉的诗料，负着手，踟蹰着脚步，伊唔着声调，在那斜阳光中凭吊那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的梟王。斜阳是随着心理作用而变迁的，假如温馨旖旎的一角小红楼上的斜阳，人家见了，便起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好感，仿佛这斜阳替小红楼髹上一层光泽可鉴的美术漆。惟有王废基上的斜阳，只照着高高低低的土阜和荒冢，大家都觉得斜阳是黯淡的，衰飒的，带着可怜色彩的，心坎里不由的受那呜咽之潮的冲动，便是不会做诗，也得发生着一种凭吊古人的诗意。要是满腹牢骚的诗人，那么凭吊张王故基的七古五古，正不知要写出多少哀感顽艳的作品咧？

春光之神倒出一瓶绿之素，把大地都渲染着绿化的色彩。这许多荒冢和土阜都包在葱绿的地毯里面。有附近的孩子们，跑到上面放风筝，王废基一年的风景，算是这时最好。一到了秋末冬初，衰柳败草，包围着凄凉的废址，益发令人不能久留，一队队的寒鸦，似替那冢中陈死人唱薤露歌；随风上下的星星磷火，闪烁不定，是不是张王部下战士的化身？繁盛的苏州，有这一页惨痛的历史存在，以为长此终古，永远不变的了。谁料一盛一衰，周而复始的圈线，古往今来总逃不出这个公例。王废基凄凉到极点了，地气转移，竟会变做一个倾城士女怡情悦性的所在。

这几年来来的建筑，一一的把千疮百病的痕迹消灭了。要是，诸君初到苏城，问公园在哪里？图书馆在哪里？剧场和电影院在哪里？苏州中学和公共体育场在哪里？自有人指示你一条途径，便是这五百年来的蔓草荒烟的张王宫殿的故址——便是王废基——土邱和荒冢，一个个的减少，一个个的□除，数百年的白骨，再也不能安于故土，一处处开掘净尽，辟一条公园路，把鬼的占有地，化而为人的娱乐场。不见过去的白骨，但见现在的红男绿女；白骨固然不幸了；但是，现在的红男绿女，不免做未来的白骨。“尧舜白骨，桀纣也白骨”，读这两句古语，那么红男绿女和白骨，便分不出甚么幸不幸了。

那时候恰正是春尽夏初，公园路上一队队的士女，在那斜阳光中散步，天然的翡翠地衣，供给那些穿着学士式的橡皮鞋，和光泽可鉴的漆皮鞋的少年男女，款步往来，这是多么美术化啊。斜阳也是沾染炎凉世态的，从前觉得黯淡的，衰飒的，带着可怜色彩的颓阳，现在又变为艳丽的，明媚的，含着诗情画意的夕照了。十余棵枝条招展的杨柳，正摇动着葱绿的丝巾，吸引游人，图书馆门前巍然高矗的大时辰钟，铿然发声，正连敲着五下。第一次开映的电影，恰告终止，电影院同时四门俱开，观众纷纷出院；看罢了银幕上的影戏又在绿幕上做影戏，便是草地上纷纷散乱的人影。公园里的茶社，东面的唤东斋，西面的唤西亭，据说这命名也带些历史意味，熟于吴中掌故的，都说大唐时代，这其间是全程的菁华，东斋西亭都是原有的胜地，现在不过沿袭这名称罢了。其实王废基变为公园，确是创辟的新生命，新生命中是否应该沿袭旧名词，我不敢下一否定的话，被那掌故先生骂我数典忘祖。茶社里的茶客，知道影戏散场，都探出头来瞧热闹，无非看那看影戏的男男女女。碧油长椅，疏疏落落的放在四周，专供游人们休息谈话的用；还有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槐树，合抱的树身，被那弧形的长椅合抱着；周围坐着游人，差不多把浓绿的树影沾染在游人的衣襟上面，惹得几只翩飞的蝴蝶，不住的上下打转。其实蝶似人，人也似蝶；在那树下往来的，也有许多不会翩飞而会打转的蝶，只把那团坐在树下的几个女郎做目标。惟有西北角的一张碧油椅子上，并坐着两个女郎，和游人隔离的远，可以避着许多浪蝶的目标。两个都是二十不足十八有余的年纪，一个穿淡黄色的毛葛旗衫，一个穿印花哔叽衫，外罩着葱绿闪光缎的背心，临风好语，正研究着一桩问题：

“妹妹，你高中毕业后，准备进大学么？”穿葱绿背心的说。

“进大学是我的志愿，能进不能进，是我的命运。这一学期正是我的志愿和命运交战，毕竟谁战胜了谁，我可不知道。但是，命运有正反两面，志愿只有这一条，据我看来，大概志愿不会打败仗罢。”穿淡黄衫的说。

“我也希望妹妹进大学；但是，从前订定的读书同盟，到了下半年，便不能履行了。”

“姊姊，这话可真么？”穿淡黄衫的很失望的说。“唉！姊姊，从前道些什么来？你说：‘我们的读书，同立在一条联合的战线上。’你说：‘我们从初小高小一直至初中高中，十年来都是同着砚席，将来你入大学，我也随你入大学，你要出洋，我也随你出洋，总之我们俩的同学，要始终同学到底，这是钢铁铸成的约言，永远更改不得。’姊姊，为什么下半年便不能履行这读书同盟呢？”

“你试猜这么一猜。”

“可是家庭发生了阻力么？只怕不是吧。尊大人是很开通的，家况又很好。你要读书，一定成全你的志愿。不比我爹妈早没，在哥嫂手里讨针线，待想继续读书，其间有多少阻力。”穿淡黄衫的说到这里，声调有些发颤，眼圈儿薄薄的起了红晕。

“妹妹，你说我家庭中不会发生阻力，这话很是的，但是，我自恨不是男子，男子只有一重家庭，女子却有两重家庭，第一重家庭不发生阻力，第二重家庭却不可说了。为这份上，便破坏了我的读书同盟。”

“这话很奇怪，难道姊姊要嫁了么？”

“日期很促了。”穿葱绿背心的说到这里，向左右望了望，见没有人走过，才轻轻的说道：“定的日期是九月十六，下学期便要料理家事，这便是读书上的一个大大的阻力。”



“难道这个日期，经过姊姊同意的么？”

“我在先不肯同意，认为破坏我的读书阵线，再三不答应。经我的他——便是我的未婚夫也是我的表弟——再三央告，不由我不委曲成全了他。”说时，把丝巾掩着嘴，似乎借着这一层鲛绡做了屏障，便是不好意思说的话也容易启齿。

“姊姊，你为着他的他，便忘却了你的金兰订盟的妹妹了。唉！一个人有了婚姻关系，多么的不自由啊！婚姻是读书的仇敌，婚姻是捣乱读书后方的反动派。我抱定独身主义，不肯卷入婚姻的漩涡里，便是要贯彻我的读书主张，完成我的读书志愿。

“妹妹，你责备我是应该的，但是，其间我也有一番难言的苦衷；我不敢向他人说，说也徒然，人家便道我文过饰非，明明是希图早嫁，说什么体面话呢？妹妹，你是我的知己，我的心事，只好向妹妹说，现在趁着左右没人，我便在斜阳光中宣布我心头要说的话。妹妹，亲上联亲，虽是一桩美话；其实天下的事，一方面便利了，一方面便发生了障碍。即如我的他——表弟——从小便在一处游戏的，彼此都识得性情；婆婆又是我的舅母，平日很疼爱我的，不比嫁往陌生人家，进了门个个都是面生的人，多少总觉得担着几分恐慌。”

“这是亲上联亲的便利，其他有什么障碍呢？”

“便利中间便挟着障碍的分子。天下事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他们定了吉期，要没有从前的亲戚关系，我一定表示拒绝，最早的结婚期，总得在我大学毕业的后一天。现在可为难煞我了！我那舅母——便是未来的婆婆——为着今年死了女儿——我的表姊——郁郁成病。那一天，他抱着很恳切的态度，向我请求。他说：‘自从丧了姊姊，我母的方寸里，受着多少创痕，简直没有泪干的日。他老人家身边万万不能缺少一个知心贴意的媳妇，这便是我急于成婚的正当理由。明知你高中毕业以后，有志肄业大学，但是，事实如此，我不得不向你提出一个最恳切的要求。你知道我母是疼爱你的，有你在身边，便可忘却我已死的蕙芳姊姊，没有你在身边，我母是个多病之躯，忧忧郁郁度日子，究竟可以熬炼到几时呢？我的亲爱的梅丽，你入大学，我是极端赞成的；不过我母的寿命是否瞧得见一位大学毕业的女学士来做媳妇？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梅丽，你依了我罢。你嫁到我家里，我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一年半载，身子果然健全了，你依然可以贯彻你求学的主张；只不过牺牲些时间罢了。梅丽，这是我剖心沥胆的话，无论怎么样，总得求到你最后的允许。’妹妹，你想他这般说，教我怎样对付呢？不是决裂，便是顺从。顺从便牺牲我学业上的光阴；要是拒绝到底，丝放不肯通融，一定要贯彻我大学毕业的主张，除是牺牲他的母亲我的舅母——未来的婆婆——终日沉闷愁惨的病体。”

“姊姊，这是理当顺从的，我做了姊姊，也只有顺从，更无旁的法子。”

“当然只有顺从了，这便是亲上联亲的障碍。我的舅母是平日很疼爱我的，我的他又是平日很能体贴亲心的，我知道得这般详细，我顾着旧时亲谊上的感情，我把平日的主张放弃了，都为着亲上联亲的缘故。妹妹，你鉴及我这般的苦衷，大概要把责备的论调，变而为谅解和怜悯罢。”

“梅丽好姊姊，你原来有这般的苦衷，我惟有十二分谅解和怜悯。我同时又起着欣幸，欣幸我的独身主义的主张是不错的，我不会遭到拒绝又不可决裂又不能的进退两难的境地，都为着牢抱着我的独身主义。我同时又抱着悲观。”

“你有什么悲观？大概是为着我而抱悲观吧。”

“我为着你抱悲观，同时也为着我抱悲观。我想这婚姻两字，竟是最不祥的名词。你为着婚姻而牺牲学业，同时也使我为着你的婚姻而牺牲我的学业。我们的读书既然立在同一的战线上，遇着你不能进行时，我也只是停止我的工作。一者，下半年的读书问题，须取决于我哥哥嫂嫂的同意之下。这几年来的中学读书，已费着九牛二虎之力，再向他们要求着继续我的工作，简直没有什么希望。再者，姊姊不和我同学了，读书的战线，已被婚姻二字破坏了。”……说到这里，哽咽的声调，竟成了发音器的障碍物。

“怪可怜的浣芬妹，你不用讨论这问题吧。我这颗心，蓦地里起了多少皱纹，只为你的说话，便是一阵阵吹皱我心波的风。横竖我和你有同学的因缘，到底会得同学；假如到了一年半载以

后，他的母亲果然健全了。……夕阳渐渐地下沉，你觉得晚风袭衣么？和你散步一会儿，便该回去了。”

两双嫩黄色丝袜镂花漆皮鞋子的脚，一起一落，齐着步调儿，踏着新的花径行走。这便是梅丽和浣芬在公园里散步。夕阳是游人的欢送使者，公园里的游客，随着冉冉下落的斜阳而渐渐稀少。高高矗立的大时辰钟，又连打了六下，不由的使她们俩依着出口的方向而行。离着出口的铁门在三五步光景，陡然有一个西装少年，迎上前来，唤住了两人脚步。

“梅姊在这里么？我知道你在公园，赶来寻你。影戏场等处都曾觅遍，却不见你。这位可是密斯沈么？”少年说时，脱帽和浣芬鞠躬，慌得浣芬连忙答礼。

“这是舍弟万景文，才从南京回来。妹妹，可记得三年前在留园见过一面？”

“景文先生也是来游公园的么？”浣芬搜索了良久，才敷衍这一句。

“我听说家姊在这里，特地寻来，却不料和密斯沈会面。”

“姊姊，我们再会吧。你和令弟同行，是很不寂寞的。”浣芬说罢，点头作别；便向外面唤道：“车子到黄鹂坊桥去，两毛钱。”

“密斯沈快不要去，恕我冒昧，打断了你们的谈话。我停一会便要走的，你还是和家姊同行的好。”

但是，车轮辘辘，已载着这位惊鸿一瞥的沈浣芬女士，向着柳阴而去，只教万景文呆立在铁门以外，几株杨柳，遮断那车中人的倩影。直到梅丽唤了他，方才回过头去。

第二章

珍

老鸦嘴中的报告

BA 女子中学十年来学生总数比较表，是画着很精密的方卦，装设在玻璃镜架里面。从十八名学生时代起点，经着历年的发达又发达，而至于五百三十六名。旁的学校的学生比较表，总是有涨有落的，表上指示涨落的直线，总是忽高忽低和水浪一般起伏。惟有 BA 女学的比较表，只有上升，没有下落，那指示的直线，便似竹竿般的透了一节，又是一节。诸君不信，踏进 BA 女学应接室，便可一目了然，须不是我撒谎。

人数多了，意见也多，党派也多。这是学校中不可免的事实。听说十八名学生时代的 BA 女学，也分着四个党派，平均计算，每个党派得四人有九分之一。现在学生总数激增至三十九倍有零，依着正比例推算，便该有一百十六个党派。但是，现在的党派，却没有这么多，这便是该校校长汪静容女硕士融化党派的唯一成绩。试问现在究竟有多少党派呢？除却小党派不算外，约有下列的种种党派：

一、孝女派——对于校中教职员绝对服从的，便入这一派。就中还分着校长膝下的孝女派，某职员某教员膝下的孝女派。

二、学者派——抱着研究学术态度的，便入这一派。就中还分着国文系的学者派，科学系的学者派。

三、落伍派——不合潮流的便入这一派。就中还分着思想落伍派（一名冬烘派），衣饰落伍派（一名曲死派）。

四、奋斗派——和落伍派成一反比例。就中还分着思想奋斗派（一名新文化太太派），衣饰奋斗派（一名新时代女子派）。

五、辩才派——口才敏捷的都入这一派。就中还分着骂街式的辩才派，交际式的辩才派，演讲式的辩才派，滑稽式的辩才派。

六、玫瑰派——姿色超群的都入这一派。姿色好而衣服艳丽的，分为红玫瑰派，姿色好而衣服雅素的，分为白玫瑰派。

七、喇叭花派——其貌不扬的都入这一派。貌不扬而衣饰华美的，分为五彩喇叭花派；貌不扬而衣饰平常的，分为本色喇叭花派。

八、空谷兰派——拒绝男子求婚的都入这一派，也唤做独身主义派。就中还分着单纯的空谷兰派，便是真正的独身主义；不单纯的空谷兰派，便是因同性恋爱的缘故而抱独身主义。

九、风摆柳派——不标宗旨而人云亦云的都入这一派，也唤做和调派。就中还分着有作用的风摆柳派（一名势利派），无作用的风摆柳派（一名盲从派）。

沈浣芬在 BA 女学取得的资格，是白玫瑰派，单纯的空谷兰派，国文系的学者派，交际式的辩才派，一身兼了四派，可想见她在学校里的身份重要了。这四派的资格，都是人人公认的。还有人说她是国文教员膝下的孝女派，这是出于妒忌者的口吻，并不是学校中的公论，当然不能成立。

暑假期近了，打不倒的考试制度，又逼迫着许多女青年，抱起临时的佛脚来。散课以后的读书声，兀自不曾间断，尤其勤奋的便是本届毕业的初中高中学生，为着一纸可以安慰家长光耀夫

媚的文凭，不得不挣扎着脑力和精神做代价。直待考试完毕，连忙直一直腰儿，拭一拭额上的汗点子，摇几摇疲于工作的手腕，恰似歇着重担的挑脚汉，顿觉得肩背一松。但是，肩背上松了，这腔子里又似蜜蜂窠般的万头钻动，动不动便在几位评定分数的教员房间左右打转。有些性喜宣传的同学，便利用这玄黄未剖——分数不曾揭露——的时代，逞着嘴在各人面前宣传分数的消息。就中要推举胡雅言女士最为起劲而热心。她在九派中属于辩才派，便可证明她的辩才无碍。但是，她同时又取得一种“老鸦嘴”的徽号。徽号的简单说明书，是含有两种理由：她说起话来，咕咕□□，还把两手一上一下的摆动，正和且飞且鸣的老鸦一个样子——这是取得老鸦嘴的第一种理由；她的大名叫做雅言，雅字又和鸦字通的，鸦嘴能说鸦言——这是取得老鸦嘴的第二种理由。这一回她又笑嘻嘻的在人前行走，上下嘴唇一扭一扭的，似乎有许多说话在里面冲动。

“雅姊姊，你又得了什么消息？”

“高中的毕业名次，我都知晓了。”

“前三名是谁呢？”

“沈浣芬第一，属于国文的分数她都是A⁺，因此总平均占了优胜。”

“其他呢？”

“丁文锦第二，万梅丽第三。梅丽是喜上加喜，大登科后小登科，九月里便要出嫁了。听说嫁着她的表哥，便是隔着三五天常到这里探望她的那个瘦长身子的小白脸。”雅言说时，又摆动她老鸦鼓翅般的手势。

“你的消息端的灵通，人家不知道的，你都知道。”

“这不算什么一回事，我还有一种很有价值的消息，和方才说起的那位第一名毕业生有关系，但是……”说到这里，她又缩住了，只把两臂张开，打了一个旋转——活像盘旋空际的老鸦。

“什么消息？快快讲给我们听。”众人都是这般问，雅言却不瞅不睬地走了。

雅言走后，大家便不去追问，知道老鸦嘴里的报告，不见得有什么真价值。就中有喜管闲事的冯静娴蒋景昭两人，觉得雅言的几句话，痒痒的放在肚子里作祟，有些爬搔不得，便追上前去问雅言，定要她讲个明白。

“你们拖住我做甚？”雅言问。

“你会使刁，不放你走。”静娴说。

“你把含在老鸦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才许你自由行走。仔细拔你的老鸦毛，剥你的老鸦皮，假如你闭着这张老鸦嘴。”景昭且说且揪着雅言头上的短发。

“我不是说这消息很有价值么？很有价值的消息，万万不可轻易出口。你们要探听消息，最少限度也须请我到房间里，开一瓶汽水，浇浇我的渴吻。要是动手动脚，取这不文明态度，我无论如何，总得牢守着秘密，决不在你们暴力之下牺牲我这很有价值的消息。”

“可以可以，我们便请你喝一瓶汽水也不妨，只要这消息果有相当的价值。”

于是三个人同入寄宿舍里，扑的一声，冯静娴早把汽水瓶塞开去；蒋景昭忙取玻璃杯去接受，连倒了两大杯给雅言喝了，才慢慢的开动她的话匣：

“沈浣芬不是抱着独身主义的空谷兰派？我眼见着许多笑嘻嘻去做新嫁娘的，都是平日高谈独身主义的人物，浣芬也逃不出这条公例。空谷兰，空谷兰，只在嘴里说说罢了，她在这一回毕业以后，不久便要做新嫁娘。很幽寂的空谷兰，便要变做很旖旎的并头莲了。”

“这句话只怕靠不住吧。”静娴连摇着头说。“浣芬住在黄鹂坊桥，和舍间相距不远，她的家庭情形，我知道一二。她的哥嫂几次要把她许人，她只斩钉截铁般的拒绝，誓死不肯牺牲自己的主义。为着这个问题，曾和她的哥嫂闹过几场，哥嫂没奈何她，终于顺从了她的志愿。后来遇有撮合的上门，无论好好歹歹，总是一律拒绝。所以旁人的独身主义或者是假，惟有浣芬，我却认定她是真正的独身主义。”

雅言见静娴不肯相信，便把她的老鸦嘴瘪了又瘪。

“雅言姊，为什么只是披嘴？”景昭问。



“我本待报告消息，只说了一段开场白，还没有归到正文，早被静娴姊剪住了，还有什么话说呢？我这很有价值的消息，决不在不信任者的面前报告。你们拭着眼瞧罢，这几个月是独身主义的浣芬，还是新嫁娘的浣芬，到那时自见分晓。”

“信任你，信任你，不用放刁，讲下去吧。”静娴笑着说。

“讲便讲给你听，可是有个条件——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不得辩驳。”

“可以可以。”

“浣芬的唯一知己，便是万梅丽。下半年梅丽要嫁了。这一层便不免要摇动浣芬的意志。那一天我在公园里散步，远远望见梅丽和浣芬同坐在一张绿油椅子上面，交颈接耳的谈话。我本待招呼她们，但是知道她们的脾气，都是很古怪的，专拣着僻静的所在讲话，可知断不容第三人去参预机密。我又引动着好奇心，做一个远距离的旁观派，注意她们的动静。但见浣芬时时把丝巾拭抹眼睛，分明听了伤感之言而淌泪。梅丽用什么说话打动她的心坎，我虽没有听得，但是，看了浣芬的哀感表现，料定她决计得了一种刺激很深的报告，便是梅丽要嫁了。梅丽出嫁的消息，我知道最早，但是，受着她的警告，不到必要时，不许我在人前披露，我所以直到今天，才告诉你们。当时我料定浣芬得了梅丽的出嫁消息，她便不禁起了身世之悲——人家鹣鹣蝶蝶的度蜜月，自己凄凄凉凉的做空谷兰，所以腔子里一阵作酸，酸出了这两行眼泪。后来又见梅丽唧唧啾啾的向她说了许多话，大约是劝慰她的意思，也许是给她做媒人，她才不哭了。过了几天，便听得梅丽的兄弟万景文向她乞婚，可见我的所料不虚。青年女子提倡的独身主义，大都是能言而不能行的，见了人家要出嫁，便不免愁眉泪眼，亏她演讲时，还要高唱着不嫁主义。”

“万景文向她乞婚，她可曾允许？”静娴问。

“她求之不得，哪有不允之理？大约梅丽出嫁，她也要做新嫁娘了，或者她的吉期，比着梅丽还早。”

“景文向她乞婚，你怎会知晓？”景昭问。

“这是景文向他亲戚吴卓生说的。卓生是我们的同居，他向卓生说了，卓生才告诉我知晓，可见得这消息千真万确。”

“照这么说，高谈主义的人，都是靠不住的。我很替浣芬可惜。”景昭说。

“待到给过了毕业文凭，我便要到她家里，问问她牺牲主义的缘由。”静娴说。

“静娴姊，你不信，尽可去问，但是，有一附带条件，你不能说这消息是我嘴里传出的。”

“不说老鸦嘴里传出的消息，只说喜鹊嘴里传出的消息可好？”静娴笑着说。

“懊悔把这消息告诉你，倒被你取笑。”雅言说罢，又到别处报告消息去了。

沈浣芬牺牲着主义去嫁人，一经老鸦嘴宣传，差不多人人知晓了。BA女学的空谷兰派，都奉浣芬做领袖，一得了这个消息，便开一个秘密会议。

“全校宣传的沈浣芬牺牲主义，这句话确不确呢？”

“空穴来风，其中总有道理。”

“本派对于牺牲主义的叛徒，应取何种态度？”

“绝交绝交。”

“本席的意思，第一步调查，第二步忠告，忠告无效，才能够提付惩戒，这是第三步。”

“赞成，赞成，一致赞成。”

“派谁去做调查员呢？”

“冯静娴住的地方，距离沈浣芬的家庭很近，她可以充当调查员。”

“赞成，赞成，一致赞成。”

“现在本校忙着办理毕业，待到毕业办过，学校放假以后，便派冯静娴实行调查，如果调查确实，然后进行第二步——忠告。”

这几项都通过了，方才宣告散会。空谷兰派的中坚分子，全校不满五人，开会的形式是很简单的，只不过闭着寝室的门，大家都坐在床沿上，开一个床前会议，会议完毕，把寝室开放了，

这便是宣告散会。

受了文凭以后的沈浣芬，大家都向她道贺，她只是闷闷不乐，公园里面也不大去走动，同学那边也不大去访问，老是躲在家里执一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解闷。她在求学时代，总觉得毕业受凭，是一种愉快的生活，现在受凭以后的生活，是很枯寂而沉闷的。梅丽不久要出嫁了，读书同盟的阵线，已破裂了，哥嫂那边，又不能继续替她出学费，寄人篱下，是一种很可怜的生活。下半年不得不投身教育事业，以图自立。眼看着人家进大学读书，自己只和一辈小学生朝朝做伴，高高在上的一座学问之山，只跑了一半的路，又要向山下走了，这是多么的枯寂而沉闷啊！想到这一层，已苦累她深深锁住了眉峰，何况又有意外的纠缠，到这时还没有解决？她喃喃自语道：

“景文景文，你放下这条心吧！我的独身主义，是一个打不破的壁垒。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我只是巍然不动。”

“你第一封书来，我本不该复你的，只是瞧着你姊姊的份上，我遂复了你一信，表明我的宗旨，是梅丽深知其细的，你只问一声梅丽，便可以明白我不愿坠入情网的理由。我这般回复，你总该了解我的意思了；谁料你只是纠缠不休，描写片面热爱的情书，连来了两三封，教我复你也不可，不复你也不可——待要复你，第一封信便是前车之鉴；待要不复你，你是梅丽的胞弟，真个使你断绝了希望，似你来书中说的决裂话，那么‘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梅丽又只有你一个胞弟，听说还顶着三房的祭祀，俗语说的：‘三房合一子，宝贝夜明珠。’你是万姓的何等重要人物。我深悔那天不该在公园中散步，铁门以外，邂逅相逢，便引起了这重大的纠纷。

“我不惹情，情来惹我，可见做女子的要摆脱情网，实在是不容易的，除非一个人住在人迹不到的空山里面。但是……但是，我沈浣芬和寻常的女子不同，任凭张着漫天的情网，我总会从网眼里钻出，向那天空海阔了无纠缠的地方奋飞。我深知情丝是宇宙间最残酷的刑具，我又知天下最惨痛的人们便是束缚在情丝下的弱者。我年龄虽小，已有彻底的人生观，我虽没有经历过情场的滋味，但是，仿佛有心灵之神常常向我提起警告：沈浣芬沈浣芬，情场是洪水，是猛兽，你可以躲避，总得躲避到底。

“我恰才读莫泊桑小说，我又感念到我幼年的一桩故事。莫氏叙的是一个独身主义的神父，他幼年豢养的一头狗唤做三姆的，轧死在邮车底下而分为两段，他因此感怆百般的不能解释。后来受着他的老子一顿训斥：‘你死了一头狗，这般颓丧，将来眼见爱妻和爱子死了便怎样？’这句话，竟是打醒家庭团圆梦的清夜钟！他为着避免这种苦痛，才抱定了独身主义。我读罢这小说，我幼年的前程，便影影绰绰的在脑膜上活现起来。这是六七年前的事，这时的我恰才一十二岁……”

珍

第三章

雪梨的死

这是六年以前的事，这时的沈浣芬恰才一十二岁。

浣芬的爹妈早故，自从四岁上起便抚养在她哥哥嫂嫂的手下。沈质甫待他妹子很不错，他毕竟是个教育界中的人，还没有忘却“人人亲其亲”这一句话。他的娘子钱氏便不然了，她姓了钱，她便抱着金钱主义。小姑早晚总是人家的人，犯不着花了钱替她读书；便是读书，也须有个限止，识了几个字，会得上火食帐，会得写几封随随便便的家信便够了，不该一辈子做那书蛆，钻在书堆里过活。她常把这许多话在质甫耳边絮聒，质甫爱妹的心，总不及爱娘子的恳挚，因此预定一个最高限度，读到中学毕业，无论怎么样，再也不能替浣芬担任学费。现在浣芬脑膜上扮演的影戏，便是六年前她在高小学校毕业以后的生活。

她那时的良伴，除却梅丽以外，便是寸步不离的雪梨。雪梨养着七年了，浑身雪也似的毛片，一尘不染，着实可以令人欣赏。她在六七岁时，雪梨便百般和她亲爱，她手抚着雪梨，雪梨便立时表示着精神上的一桩安慰，不住地呜呜的念起佛来。她把雪梨抱起，雪梨的双脚便搭上她的肩头，吐出一段红而且糙的舌尖，在她粉颊上舔个不休。到了夜间，雪梨总和她同睡，有时她先睡着了，雪梨纵身上床，缓步走到枕边，发出一种轻圆而柔媚的呼声，娘乎娘乎把小娇娘的香梦唤醒。睡眠惺忪的把被窝放宽一些，雪梨钻进被窝，和走入山门的烧香婆子相似，一壁走一壁兀自喃喃的念佛，等到偎近了娇躯，便把身子蠕作虾米一般，和小娇娘同时入梦。似这般的相依相傍，约莫有三四年。钱氏做闺女时代，也和浣芬有同式的爱猫癖，但是，见了雪梨，却不能引起她在闺女时代的感情。浣芬抱着雪梨，她正眼都不瞧一瞧，于是雪梨眼光中也只觉得她的亲爱的主人，除却浣芬没有第二个。对于浣芬益发依依不舍，每听得浣芬从学校里归来，便唱着娘乎调做欢迎歌，绕着浣芬的脚，把雪白的毛在她丝袜上厮磨厮擦，差不多是日常的功课。比及浣芬在十岁时代，有一天恰是星期六，浣芬打从学校里回家，却不听得她的良伴唱着娘乎歌来欢迎，连呼着咪咪，也不听得有雪梨的声响。浣芬好生惊异，便当当的敲着猫饭碗，四处找觅，却见她嫂子钱氏冷笑道：

“好小姐，别忙罢。你找雪梨，雪梨再也不会回来了。”

“嫂嫂，这话怎么讲？好好的雪梨，又没有走失，为什么不会回来？”

“你不见庭心里晾着的蚊帐么？这么该死的猫，昨夜竟在我们帐顶里面撒了一大堆猫屎，你哥哥怒极了，把它打了一顿，送给学士街煤炭店里去养活。”

“嫂嫂，瞧我份上，饶了它一遭吧。”浣芬泪随声下的说着。“它从小到如今，没有闯过祸，这是第一遭，瞧我份上，饶过它一遭，下一遭再不改，由着哥哥嫂嫂把它去驱逐，我不敢乞情。”

“已给了人家，有什么法子可想？你要乞情，向你哥哥说。”

这一夜浣芬哭得和泪人儿一般，晚饭都没有吃。钱氏笑得格格格的，笑她一味孩子气，驱逐了一只猫有甚大不了事，值得这般痛苦。佣妇见了也当做笑话讲。笑者自笑，苦者自苦，浣芬一觉醒来，不听得枕畔有这轻圆而柔媚的呼声，教她怎能睡得安帖？好好的雪梨送给了煤炭店里，不知怎样的挨受痛苦？却教她设身处地的替雪梨担忧。到了来朝星期日，浣芬精神疲倦，直睡到正午方才起身。起身以后，只是愁眉泪眼，百般的不快活。吃了半碗饭，便呜呜咽咽地哽住了。

家人见了匿笑，浣芬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为了一只猫，便哭得这般痛苦，自己端的痴了。心里这么想，却不能战胜她眶中的眼泪。质甫瞧着手足份上，便不免用好言来劝慰：

“妹妹，休得这般。过了几天，待我另向人家讨取一只可爱的猫来，管教比雪梨强过十倍。”

“哥哥，雪梨走了，我再也不养猫了。任凭人家怎样可爱的猫，总不及太雪梨这般美丽。”

也是雪梨合该和浣芬有缘，到了那天傍晚，煤炭店里的老板娘，急张急智的跑来报告：

“你们送给我的一只白猫，快快捉回去罢，要不然，怕要饿死了。”

“怎么讲？怎么讲？”浣芬急着盘问。

“这只猫很古怪，进了门便一溜烟的跑入阁楼上，深深的躲着，再三唤它，只是不肯出来。拌了猫饭也不下来吃，昨天足足地叫了一夜，到了今天，依旧整整地叫了一昼，叫得声音也哑了。大约这只猫和我们无缘，拼着饿死不肯出来，饿死了也可惜，不如请府上派人捉回去罢。”

“可怜的雪梨，饿的够了。”浣芬哭着说。

“妹妹，你既抛不掉雪梨，你便去抱了回来。”

浣芬听着质甫这般说，眼泪还在淌下，笑容却满面了。

“好哥哥，我立刻去抱回我的雪梨。”

浣芬跟着煤炭店娘娘，急急的出门。娘娘脚小跑不快，浣芬的心里恨不得三脚两步便跑到了。好不容易跑了许多路，才望见了煤炭两字的招牌。

“娘娘赶快跑吧，雪梨要饿死了。”

“小姐，你是天然脚，我是缠煞脚，又加着鸡眼痛，怎比得上你？好了好了，就在面前了。”

到了煤炭店，娘娘引着浣芬走近阁楼，便听得隐隐有哑声儿猫叫。

“咪咪，我的咪咪。”浣芬连连的呼唤。

雪梨躲入阁楼后，始终没有露过面，浣芬连唤了两三声的咪咪，却听得阁楼上呜的一声，躲着的雪梨竟跑到梯子旁边，东张西望，兀自不敢下梯。

“咪咪，不用吓，我在这里呢。娘娘，对不起，让开一些，它见了生人不敢下梯。”

比及煤炭店娘娘闪过一旁，雪梨果然一步步的从梯子上面下来，跑到半梯，浣芬迎上去，把它抱入怀里。雪梨赶快把两只前脚搭上浣芬肩头，但是猫头急向左右张望，生怕有人上前来劫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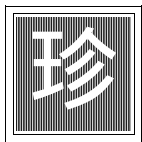
“咪咪，不用吓，回去吧。”浣芬不绝口的安慰，但是雪梨依旧索索的抖个不住，直抖到自己家里才休。

雪梨吃了这一场痛苦，果然痛改前非，每夜总是上屋去排泄，不曾蹈过第二回覆辙。从此放学声中，天天的唱着娘乎调，欢迎着浣芬回来，直到浣芬十二岁的一年为止。

这一年便是浣芬永永不忘的一个大纪念，脑膜上的刻痕是很深很深的。她现在读了莫泊桑的一篇唤做《悔悟》的小说，小说里面的三姆，仿佛六年前的雪梨；神父对于三姆的感怆，仿佛她对于雪梨的感怆。原来和她朝夕相依的雪梨，那一年却病了。很光泽而洁白的毛，一天天的枯悴而剥落，最难堪的是排泄也没有限制，瘦怯怯的身体，再也不会爬上屋面。浣芬的房间里，时时发觉猫屎臭。她是素性爱洁的，只得破工夫勤加打扫，然而终于没效，才打扫干净，地板上又新发现了一堆猫屎，然而她对于雪梨总是十分原谅。她见雪梨排泄的时候，仰视着屋檐，很想屋面上觅个厕所，但是，挣扎地跑了几步，终于拆了一个万不得已的烂污。可见它的排泄机关和中国关税似的，已失了自主权。浣芬只有怜惜它，不肯把它责打，一有了猫屎，浣芬不肯假手佣妇，只有亲自洒扫。要是假手佣妇，雪梨背着浣芬便不免捱佣妇一顿打。但是，浣芬向来和雪梨同睡的，自从雪梨有了到处遗屎的病，生怕沾污了被褥，便在床前预备了一个木盆，衬些棉絮，作为雪梨的病榻。天天又买着乌药喂给雪梨吃，盼望它病体早痊。比及上床，又抚摩着雪梨频频嘱咐：

“咪咪，你好好儿睡在这里，待你病好了，和你同睡。”

“娘乎！娘乎！”雪梨似乎领会浣芬的意思，叫了几声，便在木盆中睡了。



家里的人都在背地里议论浣芬，说她前世欠了猫的债，却在今生偿还。浣芬有时总听得这般的讥笑声，很觉没趣，但是，见了这可怜的雪梨，便顾不得旁人的讥笑，死心塌地地服侍它，调护它。那一夜，恰是秋尽冬初，浣芬在睡梦中被雪梨唤醒。

“娘乎！娘乎！”雪梨的呼声悲惨而带哑涩。

“咪咪，你在木盆里睡吧，待你病好了，再许你上床。”

停了一会，浣芬朦胧的睡着。但听得扑的一声，又打破了她的香梦。原来雪梨挣扎着病躯，待要跃上床沿，但是，不能，扑的跌倒在地板上。浣芬又轻轻的唤道：

“咪咪，你一个多月没有上床了，怎么今夜又来爬床呢？不用爬，待你病好了，和你在一个被窝里睡。”

“娘乎！娘乎！”雪梨似乎领略她的意思。

停了一会，又是照样的扑的一声，打破了浣芬的香梦。那时的浣芬心头计算，很觉得左右为难——待要揭开帐门，准许她上床，恐怕她遗尿在床上，污了被褥，累自己不得安睡；等要由着它在外爬床，听得雪梨屡次跌倒在地板上，实在有些不忍。左难右难的盘算了多时，终于只可拒绝雪梨上床。自己替雪梨扫猫屎，已饱受家人的讥笑，要是准许它上床，这被褥便不得干净，来朝洗被褥，是自己干不了的，只得央烦着佣妇，佣妇又是哥嫂雇用的，惹恼了哥嫂，雪梨的厄运便到了。想到这一层，只得忍痛割爱，始终拒绝雪梨上床。好在雪梨也不爬床了。浣芬重又睡去，待到来朝下床，不觉心头一酸，淋淋漓漓地挂了许多涕泪，原来雪梨死了！死的形状很可怜，身子翻在地板上，一个猫头却倒挂在木盆时面。瞧这情形，分明最后一次爬床不果，仰翻在地上，就此一命呜呼了。浣芬不敢高声哭泣，只是哽哽咽咽的自讼：

“雪梨，我早知你命尽夜间，便该拼着被褥受污，由着你上床，也可以减省我心头许多隐痛。雪梨，你夜夜不来爬床，昨夜忽变了常度，分明自知命绝，要会一会几年来形影不离的我。唉！我太残忍了，太残酷了，由着你屡屡倾跌，而始终紧闭着帐门，不放你和我作最后一度的会面。”

雪梨死后，浣芬不知道淌了多少眼泪，当着人前不敢哭，防人家取笑，背着人总是嚤嚤啜泣，啜泣的当儿，总是把那夜拒绝雪梨上床，当做伤心史中最惨痛而悔恨的一页。每日起床，总是哭的眼皮和核桃般肿起，便惹动他哥哥——质甫——的惊讶：

“妹妹，你怎么痴到这般地步？”

“哥哥，我觉得雪梨是很亲爱的，她竟死了……”

“妹妹，错了。死生大命，谁也没有权力使他亲爱的永久不死，要是，为着一只猫便哭泣不已，将来正有比雪梨更亲爱的，一旦先你而死，你便怎么样？”

浣芬那时年龄还小，并没体会她哥哥言外的微意，她觉得眼前很亲爱的除却哥哥便是雪梨，说什么将来正有比雪梨更亲爱的，亲爱的还有谁呢？过了几年，她嫂嫂产后几乎大病不起，累得她哥哥整日价长吁短叹，坐立不宁。后来她嫂嫂病好了，但是，那个出世才三个月玉雪一般可爱的男孩子，又得了急惊风而归于昙花一现。哥嫂俩受这痛变，足有半年不见笑脸，提起着小孩，总是泪痕满面。浣芬那时才觉悟了一个人的苦痛，那是从情爱中发生的，要避免种种苦痛，惟有终身不嫁，要达到终身不嫁的目的，惟有得了可以自立的相当学识。

今天读到莫泊桑《悔悟》小说，分明替自己摄一帧十二岁上哀悼雪梨的小影，她喃喃念着：

“我不是那个少年进代的神父么？我的雪梨不是神父的三姆么？神父受着的激刺，不是和我一般无二么？我彻底的觉悟了，不识相的万景文和我纠缠些什么？”

浣芬嘴里这般的念着，但是眼光一瞥，又瞧着撩在旁边的一封书，觉得很扰着自己的意志，不如划一根火柴，把书信烧去了倒干净。她取着火柴，划了又划，无如火柴受了潮，连划了两三根，总是不燃。她梦书不成，不如扯掉了吧，拈取这封书待要撕去，又是很坚韧的洋纸信封，不能先立时撕破，她很无聊的抽出里面的信纸，待要一条条的扯破，眼光一瞥，又瞧见了很激刺的几行字：

“女士，你真个不理睬我么？你真个不因我而联想到和你亲如同胞的梅丽吗？”

瞧见梅丽两个字，这封书便扯不成了，待要不读下去，那不由自主的眼光，又温书般的重温了一遍：

“我也不自知其所以然，那天在公园门口和女士匆匆一见，我的腔子里完全被女士占领了！我现在先向女士道歉，我的方寸大本营里有女士，女士的方寸大本营却没有我。我是一个一相情愿的单恋者，是没意识的，是没理性的，是自投在苦海里而人人以为可怜不足惜的单恋者。以上种种误点，我都十二分的了解，了解虽然了解，单恋依然单恋，用尽方法要想排斥那一位占领我方寸大本营的你，除非待我形销骨化以后。

“女士复我的一封书，很直截很爽快的表明你的独身主义，我深感着女士把我从单恋的苦海里面援救出险的热忱。我果然放下了这条痴心，在我很有无穷的利益的。但是，我要听从你的忠告，禁不起占据我方寸大本营的你，不是你，是你的幻形，在那里下死劲的反对。”

浣芬看到这里，连摇着头儿，不耐烦往下看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佣妇又送进一封书信，这是谁的信？又是自称单恋者的第四封请愿书。

珍

第四章

有作用的纳凉

“我本是情场中的超然派，蓦地里一缕情丝，从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吹来，想把我牢牢缚住。我可是被情丝缚得住的么？”浣芬拈着这封信，默默自念：

“这封书不用看吧，看了徒乱人意。”浣芬把来信撩过一旁，但是，信封上批着两行字，又陡的映入她的眼帘：

“你要延着我一丝残喘而不使梅丽有瘤原之痛，请你读完我这一封书。景文加封后再白。”这几句有很大的魔力，竟使万分不愿意读这一封书的浣芬，皱了几回眉，搔了几回头，终于拆开封皮看了一页又一页。

浣芬女士：

我叠上了三封信，只得了你寥寥数语的第一次复书，以后便再也不见你片纸只字，徒令我的劳劳望眼，盼断了天边鸿雁。

女士，你恼我么？你怒我么？你怪着我把不入耳之言向你絮聒么？恼我，怒我，怪我，这都是无可避免的事，我极想避免，而我腔子里这颗心却不容我避免。想从此不和你通信，而我腔子里的你，你的幻影，几次督促我磨墨濡笔，伸纸作书，终于不由自主的又有这一封使你恼、使你怒、使你怪的书信。

女士，我前信已说过我是个一相情愿的单恋者，单恋者只会制造自身的痛苦，断不会得到对方相当的怜惜，这一点我是很明白的。女士，我不希望你怜惜我，只求你把我当做普通的友谊看待。我寄你一封信，你便按照着有往必来的通例，随随便便答我一封信。信中骂我也可，责我也可，疏疏落落的对付我也可，总而言之，无论怎么样的措词，只须出于你的手笔，我都是欢然接受的。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算是疗救我单恋饥荒的干粮。

女士，你不是常到我家里来看梅丽的么？你对于我怏然舍置，这不足怪，你不该为着我和你通信的缘故，便与梅丽疏远了。女士，你尽管大着胆到我家来走动，你尽管声明在先是访梅丽而来不是访我而来的，我便可以乘你光临的当儿，望见你的秀色。我并没有什么希望，只求你照着普通友谊相对，和我点点头儿，道几句寒暄便够了。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在你身份上、名誉上，并没有丝毫的损失。但是，我见了你的秀色，听了你的妙论，都可以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算是疗救我单恋饥荒的干粮。

女士，你要是抱定宗旨，从今不再给我书信，从今避免着窥你秀色的我而不到梅丽那边来走动，这都是你的自主权，教我有什么法子想呢？但是，女士，最低限度的要求还不能遂着我的心愿，那么害着单恋

饥荒的我，只有憔悴消瘦，直到做了单恋的饿鬼才休！

女士，我这单恋的滋味，委实不愿尝了。但是，用什么法儿来疗治我的单恋病？法子是有，不过手腕辣一些，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有手执着一柄锐利无比的霜锋，把我腔子里占据的你——你的幻象——用死劲的挖了出来！我便立刻死了！这单恋的病，总算被我连根铲除了！要不然，我奄奄一息的挨到最后的一天，我身虽死了，我腔子里的你依旧牢牢的盘踞着，我在黄泉路上，依旧是个单恋鬼！

写到这里，我便发愿要磨快我的霜锋！但是，尚有万一的希望，我只希望女士允许着我最低限度的要求。

呻吟在单恋下的景文

浣芬看到后数行，忍不住鼻子里一酸，几乎要滴下两颗不相干的泪来，但是，转念一想，我可是痴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说他的情话，和我有什么相干呢？亏得这么一想，眼泪才没有淌下。但是，她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读了这封书觉得昏昏沉沉，百般的不起劲，把书信撩在一旁，呆坐在一张藤椅里，默默私念：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几封信，我和梅丽姊的踪迹本来是很密的，便常常走动也不妨；他有这几封信，我倒为难了。公园门前邂逅一面，他便硬派着我的幻象已占据了他的方寸大本营，要是常常到梅丽那边去走动，那么我的幻象占据的阵地，不是益发扩大么？唉！世界上最可怕的恶魔，便是情魔，我想躲避情魔，偏有情魔来惹我。不对。不对，我本无情，他却有情，这是他去惹情魔，不是情魔来惹我。不对，不对，我本无情，他却有情，绝对不会发生情魔，他方寸里占据的情魔，是他的妄想，完全不是我的幻象。照这么说，他的来信我理会他做甚？他益发写得诧异，我益发无答复的必要。梅丽那边我可以写一封书通知她，只说是暑假期内，赤日炎炎，我生性怕暑，懒于出门，待到秋凉后，再谋朝夕相见。有了这一封信，我便可以躲过暑假，待他到南京去了，再去访问梅丽，便可以省却许多牵缠了。

浣芬磨墨伸纸，正待修书，却听得钱氏笑将进来道：

“妹妹，你这般用功，敢是想中女状元么？你在高级中学毕业第一名，便和中了女状元差不多。这般大热天气，也该到园子里乘乘凉去，横竖毕业考试已过了，第一名已到手了，闷坐在书房里做什么？你在学校里毕了业，便不该在家庭里又要干那毕业生涯。”

“嫂嫂，你这话不明白，什么叫做在家庭里干那毕业生涯？”

“女状元，我只道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原来这小小的哑谜儿，还猜不透。你看外面的阳光怎样的厉害，你兀自伏在案上写字，不是干那逼热生涯么？来来来，到那阴凉的地方，和你谈谈去。”钱氏且说且招着手。

“嫂嫂先请，我随后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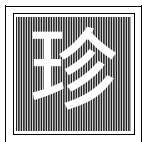
钱氏和浣芬向来疏疏落落的，今天特地约她去乘凉，浣芬很觉出于意外，但是闷坐在这里也乏味，倒不如到后园去畅畅胸襟。钱氏去后，浣芬把信件收拾好了，执了一柄白羽扇，径到后园去乘凉。这园子是南向的，里面有一簇慈孝竹，两棵梧桐，数十株美人蕉，面积不及一亩，点缀的还算适宜。那时正起着拔草风，一阵阵迎面吹来，大可解温。钱氏早移着一张藤榻，位置在绿沉沉的树阴下面。她坐了一半，空了一半，抬眼见浣芬从走廊里过来，她便把手携的芭蕉扇，拍着半张空榻道：

“妹妹这里坐，好风啊。”

“嫂嫂，这里端的风凉。”浣芬一壁说，一壁坐下。

“妹妹，你们兄妹俩虽是同胞，性质却也各别，哥哥放了暑假，倒比没有放假以前忙了许多，今天开会，明天议事，大清早出门，直到傍晚才归。妹妹放了假，不大出门，一天到晚在家里坐。”

藏



“并非性质各别，只为地位不同。哥哥是教员，我是学生，教员在这放假期内，有研究会，有改进会，利用这数十天假期，商议下半年办学方针。我呢，中学校虽然毕业，又没能力可入大学，到了下半年，至多不过充当一名小学教员，眼见同班毕业的都有升学希望，只有我一人向隅，因此不高兴在外面行走，免得遇见了同学们，问我下半年进什么学校，教我难以回答。”浣芬说到这里，盈盈欲泪。

“妹妹，你不用生气。你这般说法，便成了书呆子。一个人读书终有个限止，便是你哥哥也不过在中学校毕业，受聘后便去充当教员。至于我更不必说了，在高等小学校挨了三年，已挨的我心头焦急，好容易盼到毕业，便似皇恩大赦，再也不想捧着捞什子到什么中学校里去上课。再者，各人的景况不同，那些资本家的千金小姐，中学毕业便升大学，大学毕业便打干出洋，横竖多花几万块钱，九牛拔一毛，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我们的景况，是你深知其细的，除却一所住房，几亩饭米田，再也没有什么恒产。但看你哥哥在这大热天气，还到外面去打干，便见得生活的困难了。我们心里巴不得家里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女学士，但是，能力上实在够不到，这是妹妹须得原谅我们的。况且，资本家的千金小姐，未必一定入大学的，你的知己同学万梅丽家里有数十万家私，听说她读到中学毕业，也就停止了。”

“梅丽在九月里便要出嫁，所以下半年不能读书了。”

“妹妹，谈到出嫁两个字，我又有几句不入耳的言，要向你絮聒了……妹妹为什么回转头去，敢是拒绝我的忠告么。”

浣芬恍然醒悟，原来嫂嫂约我乘凉，又是提着这个问题。我正被这单恋的万景文纠缠不休，没法摆脱，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也想来摇动我的主义。我的主义，可是摇动的么？想到这里，便别转了头。

“嫂嫂，你看墙边的美人蕉都开了，我最爱这几朵玫瑰紫的，宛比哥哥胸前的领结。”

“妹妹，你真个不愿意听我话么？我须不是外头人，和你痛痒相关，在你有益的话，总得尽我的一片心，向你开导开导，况且你哥哥又曾经叮嘱我。”

钱氏说时，带着悻悻的怒意。

“嫂嫂，不是我不肯领受你的好意。各人有各人的志愿，你是我的亲嫂嫂，我的志愿，你在三年前已知道了，便是我哥哥也很谅解我的心，不肯夺我的志愿。

“谁来夺你的志愿呢？劝导在我，听不听由你。我还没有启齿，你先是这般固执，一滴水也泼不进，妹妹，你太使性了。”

“嫂嫂，你有话请说，我可以听从，总肯听从的，除掉牺牲我的主义。”

“你哥哥说的，照着三年前你这般斩钉截铁的拒绝人家做媒，今天的话便似墙头上刷白水——不是白说了吗？不过你哥哥和你总是同胞的兄妹，眼见有这个好机会生生的错过了，不替你下半世的幸福打算，这还算得是亲哥哥么？妹妹，我和你提起这桩事，须先替你表白一句，你不要误会哥哥嫂嫂多着你一人。小孩子唱的——嫁去姑娘嫂心宽，拔去萝卜地皮宽——虽是些常情俗套，我却不是这般人。我要是多着你一人，也不使你哥哥送你进学校了。管你愿不愿，把你早早许给了婆家，你这时早已不在家里住了。你哥哥肯栽培你到中学毕业，你已有了自立的根基，将来自己会赚钱，不必倚仗着我们养活，嫁不嫁由你做主，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你一定要出嫁。”

“嫂嫂这么说，已十分谅解着我的苦衷了，我是十分感激的。以后的话，可不必谈了。”

“妹妹，又来了。话尚没有说起，你便关着门闩，可见得你不把我当做亲嫂嫂看待。妹妹，方才几句话你不用感激你嫂嫂，要是以后的话，你肯一一听从了，待到将来过了快乐日子，想到你嫂嫂今天和你乘凉时所说的话，句句都是金言，才用得着感激两个字咧。”

“嫂嫂究竟要和我说什么话？不用跑这大圈子，快快讲吧。”

“你不用性急，待我慢慢儿讲给你听，我的话没有讲完，请你不用剪住我，且待听完了再行辩驳。”

“妹妹，你口口声声说的女子不嫁是真自由，是真幸福，我老大不赞成。女子和男子不同，

男子立定主义不娶，倒是办得到的，有了家室牵缠，要增添多少精神上的苦痛，不信，但看你哥哥这般的劳心苦虑，无非为着家累而起，要是你哥哥抱定独身主义，我总不能够挨上门来，他便减轻了多少担负，况且，男子不娶妻，人家没有什么议论的，不比女子不肯嫁夫，容易惹起物议，不是说她有了同性的恋爱，定是说她有了雇员式的丈夫，随时可以召集，随时可以解散，因此不肯受那正式结婚的束缚。又有嚼舌的，说她不肯嫁丈夫，定是生理上有了特别毛病，不是雌婆雄，定是石女。你嫂嫂比你大了十岁，学问远不及你，阅历总比你多一些。眼见有许多不嫁的老闺女，都被人家背后说这不干不净的话。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真金不怕火来烧，清者自清，浑者自浑，只求自己保守着贞操，外面悠悠之口，尽可不理不睬……唉！说到这里，我又要恨做女子身的不幸了。男子不娶，任凭走到哪里，不用施着贞操上的防备，女子便不然了，若要守贞到老，除非像那三十年前躲避狂蜂浪蝶的伴房小姐才办得到，除非像那嫖母无盐般的丑陋女子，人人见了都要别转头去的，才办得到。妹妹，你在这两点上都办不到，你将来要在教育界活动的，当然不能和社会隔绝，你的面貌又是在女学界中数一数二，听说同学们都推举你做白玫瑰的魁首，你便自守着冰清玉洁，难保没有狂蜂浪蝶躲在暗地里百计图谋。”

钱氏说时，恰有一个蚊虫，嚶嚶的飞上浣芬头面，忙把芭蕉扇替浣芬拍了一下。“外面的浮浪子弟，便似叮人的蚊虫，你便避着他，却钻头觅缝的来亲近你。妹妹，我告诉你两桩出在三年前的新闻，都是信而有证的，报纸上都曾登载。洽德医院里那位姓张的女医生，才貌都是很好的，她有了自立的本领，便抱定独身主义，不肯靠着男子生活。她的志愿是很高的，谁料暗地里自有恶魔来破坏她的独身主义。她学的是产科，一天，城外有人来上门，说家里有孕妇难产，请她马上去施救。自来医家有割股之心，她怎敢迟延，便坐着包车，迳去接生。出了葑门外又有三五里，才到一家破落门墙左近。那请医的人说这里便是了，替她提了皮囊，引她入内，开发了车夫两块钱，叫他在门前守候。谁料这个所在，是土匪的临时公馆，哪里有什么产妇，只有几个梢长大汉。女医生不是去收生，竟是赶上门去牺牲她的贞操。比及受尽了他们的蹂躏，忍气吞声的坐车回院，哭诉院长知晓，报告官厅去捉人，他们早已闻风远飘，只留着一所空屋子。后来外面沸沸扬扬，当做新闻讲，各报连日登载，描头画角，添枝装叶，引起社会注目。女医生无颜在世，竟忧忧郁郁地死了。

还有李牧师的女儿赛珠小姐，也是守贞不嫁的教徒。去年在乡间传道，给匪徒绑去，过了半个月，才得赎回。社会上也是大肆批评，赛珠小姐觉得人言可畏，竟服毒自尽了。

这都是女子保守贞洁的障碍，与其始终不能保守到底，何不直接爽快的嫁了。有了丈夫，便有很得力的保护人，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危险了。现在我要替妹妹提起的亲事，并不是寻常人家，便是你的知己同学的胞弟万景文……”

听到万景文三字，浣芬的容色都变了。她正被景文接二连三的单恋书闹的头胀脑痛，不料到此乘凉，钱氏又提起着他。她不高兴往下听去，正待离座，却见佣妇来报告，说有 BA 女校的同学上门访友。

珍

第五章

这桩事竟会失败么

滴搭滴搭摇动的钟摆，不管人心中焦急，它只没要没紧的慢慢地摆动。钟面上这支长针敢是受了催眠术么？平日转动的何等活泼而流利？尤其是知己谈心坐忘晷刻的当儿，没多一会子，它便兜了一个大圈子了。今天眼巴巴望着它看，它却诈死似的赖着不肯移动。要它移动一分半分，至少肚肠里面也得痒这一百痒。

景文约定卓生在今天九点钟到这里报告喜信。但是，呆坐在碧梧书舍眼瞧着壁上的挂钟，距着九点钟尚欠二十五分。

“唉！这挂钟太和我开玩笑！知道我性急，它偏偏百般走不快。我别上它的当，它多时没有揩油了。”景文取出怀中的金表比较快慢，挂钟还比金表快三分。

“原来关系我的心理作用，这挂钟并没有走的慢啊。”景文把金表重行纳入插袋中。

“唉！眼看着挂钟，越发使人片刻难熬。我别看它，我且把我的希望在心坎上重温一遍……卓生前天向我说，我的幸福之宫已筑起了一半的基础。据我看来，岂但一半，至少也该有三分之二的希望。只为我连次所寄的几封单恋书，虽没有得到她的很满意的答复。大概多少总有几分效力吧。而且我可以预料，她见了我的信，决计芳心可可，不会发生恼怒；她果然恼怒了，一定把我连次寄给她的信，一古恼儿寄还我姊姊，嘱咐我姊姊向我告诫，下次不得再行冒昧通函，那么我真个绝望了。但是她没有嘱咐我姊姊，可见她对于我并没有决裂；既没有决裂，她为什么不肯深情款款的寄给我一封满意的书信呢？她为什么不来访问我姊姊，顺便好和我相会呢？——是了，她见我只寄信去，却没有媒人来说合，她觉得我单恋的热度不高！她虽然不寄给我回信，不到我姊姊那边来走动，她却把冷静态度观察我的单恋达到什么限度。要是，我专在纸片上宣传爱情，她一定判断我的爱情不真，我如今已遣媒去说合了……”

壁钟癯癯连敲了九下。

“好了好了，九点钟了，报喜信的时间到了。可见挨延时刻，也须有一个秘诀——我眼巴巴的盼着壁钟，便觉得这支长针异常的呆钝；只须在心坎上把希望重温一遍，不知不觉的便到了九点钟。卓生哥，卓生哥，你大概已进了我的大门了，待我去探望一下。”

景文才走出碧梧书舍，却有人唤住道：

“文弟弟，文弟弟，你急急忙忙到哪里去？”

“梅姊，我去探望卓生哥。”

“你别痴心妄想吧。浣芬打定了主见，谁也说不动她，要是，可以说动，我早替你去说了。你托卓生哥去，一定劳而无功。”

“唉！梅姊，我没有开罪你，不该说这煞风景的话，扫我的兴。我说卓生哥此去一定得着好消息回来。”景文一壁说，一壁向外行走。

“文弟弟，文弟弟，浣芬是站在情网外面的，你何苦向着情网里钻！”梅丽瞧着景文的背影，喃喃自语。

“我在东西两下里望，都没有卓生哥的影儿。为什么错误了时刻？”景文站立在门前喃喃自语。

“越是等得焦急，他来得越慢。我教他一得消息，便坐着黄包车赶来报信，他难道吝嗇车钱依旧步行么？他难道唤着跑乏了力气的车夫一步步的挨着拉车么？他从黄鹂坊桥到这里，是从西而来的，我只向着西面盼望便是了。我一个个的数着行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车行，是步行的，我预定着一个限度，大概自西往东的五十个行人里面，总该有卓生哥在内吧。”

景文耐着性子，打从一，二，三……直数至五十。行人确乎过了五十个，其间却没有卓生在内。

“也罢。一百个行人里面，总该有卓生哥在内。”

景文又耐着性子，打从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直数至一百，依旧没有卓生在内。他可心灰了，千不怨，万不怨，只怨着他姊姊说的徒劳无力，却被她一语道中，这不是大搨霉头么？他不高兴在门前守候了，没精打彩的回到碧梧书舍，便向沙发上一躺，满肚皮的不起劲，这单恋病害的成了。卓生不来答复，这桩事大概没望了，但是，腔子里的这颗心，和地球绕日一般的转动，一会儿感受黑暗，一会儿又得着光明；他从失败这面着想，便似地球背着日光，越想越觉得黑暗；渐渐地这颗心回转过来，地球上又渐渐地得着曙光了，陡的便从沙发上直竖的站起，环着这碧梧书舍打转，口中喃喃的说：

“谁说没望呢？一定有希望的。要是，他们拒绝说亲，卓生哥早已废然而返了，何苦久坐在沈家讨受没趣？现在十点钟了，他还没有到来，料想沈质甫把他留住了。请他吸烟吃点心，和他细细计议着怎样行聘，怎样送盘，直待一切都已议妥了，他才到这里来复命。是的，道一句小说套语，叫做果然不出吾料，吾便背书般背着这一句吧。果然不出吾料，果然不出吾料……”

景文背到第九句果然不出吾料，书房门外便听得有脚步声，这是听熟的脚步声，这是吴卓生的脚步声。

“卓生哥，果然不出吾料。”

“竟不出你的所料么？”卓生一壁脱帽宽衣，一壁这般诘问。

“我料这事一定有圆满的结果。”

“圆满圆满，戴了箬帽亲嘴咧。”

“难道是决裂了么？”

“那才是不出你的所料咧。”

“你的说话往往喜作惊人之笔，有意吓我。决裂决裂，敢是反逼文章么？”

“好笑好笑。我在这里忠实报告，你却道我做那反逼文章。”

“不对不对。你笑将出来了。”景文注视着卓生的面部。“好哥哥，别使刁，这也不是使刁的时候。可怜我大清早便起身，专候你前来报告喜信。你偏是迟迟我行，我站在大门前，数遍行人，呆立了多少时候，只不见你到来。现在好容易你来了，你不该搁起正经事不谈，却和我开玩笑。好哥哥，人心都是肉做的，你这般捉弄我，违反了人道主义。”

“谁和你开玩笑。”卓生沉着脸说。“我方才好笑，笑你涎着脸儿痴想那高飞云外的天鹅。其实这只天鹅谁也想不到手，我劝你放下这条心。任凭你张着弥天的网罗也是枉然。”

景文说：“断无此理，你只是不肯替我着力。”

卓生道：“难道我不替你出力么？这真是冤哉枉也。我受了你的使命，把这桩事比自己的事还得加倍注意，捱着天明便起，赶到黄鹂坊桥，沈姓的门，却是牢牢的关着，才知道起身太早了，便在前街后巷打了一个转，重到他门前，依旧门户关着，把耳朵贴在门上，静悄悄不闻声息。没奈何只得折回，在附近小茶寮里捱延了一点钟，效法刘皇叔三顾茅芦，才能够和质甫相遇。”

“卓生哥，请你简单一些，休得絮絮叨叨的拉上许多不相干的话。”

“你不用心急吧。”卓生瞧了景文一眼。“譬如看旧小说的，看到每回的末尾，不知成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当然忙不迭的要看下一回。现在呢，下一回的结果，我已提前告诉你了。姻缘簿上既没有你的名字，插着肉翅的爱神，也没有在空中飞翔打转，尽可死心塌地的听我报告，着什

么急？”

“我总不信这桩事会得失败。”

“休说你不信，我也不信。我曾向你夸过大口，这桩事已筑起一半的基础了，谁料竟是痴人说梦。须知婚姻的主动动力，全在浣芬身上，浣芬既绝对没有婚姻的感想，而且，她认定婚姻是苦恼的，是牺牲终身幸福的。她现在已在高级中学毕业了，就那至少的限度而言，她的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是绰绰有余的。她已抱定了海阔无粮天地宽的主义，万不肯俯受婚姻的羁勒，万不肯贪恋着锦衣玉食断送了一生的自由幸福。她有了这般牢不可拔的成见，便是她的父母在堂，也不见得能强夺她的志愿，何况她又早丧着父母亲呢？他的哥哥嫂嫂能强夺她的志愿么，昨天质甫的夫人准备着许多说话百般的劝导，终于效果全无，反而惹得她嚶嚶啜啜，夜饭都没有吃。

质甫向我说，他妹子这般执性，决不是口舌之力所能奏效的。要是催迫的紧，反而要惹出意外的事端，被人议论，只说是做哥哥嫂嫂的多厌着妹子，以致起这变化。看来这桩亲事，只好暂时搁起，静待她心回意转时再行想法了。我见势不妙，便竭力的夸张着万姓的种种好处，说这头亲事错过，万分可惜。质甫的意思很赞成我的说话，但是，他没有允许亲事的全权，他有了这全权，他对于这头亲事便毫无疑问的一百二十个情愿了。我又和他磋商了良久，提起你的学问、性情和财产。他总是连连点头。我又劝他竭力斡旋，希求一个挽求方法，他又是连连摇头。枉费了许多工夫，依然没有个结果，只得与辞而出。

我想到这个消息是你不愿意听的，何必气喘吁吁的跑来报告？因此捱到十点钟才进你的大门。万不想你会道出一句果然不出我料。你早知这事要失败的，你又何必委我去亲说？”

“这桩事竟会失败么？这真出我意料以外。我无论如何，总须得着她的允许。”景文颤着声调说，这是心弦上受着打击的波动。

“好兄弟，别痴心吧。你有心，她无意，恋着她做甚？”

“越是她无意，我越是要恋着她。若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我只须把心铁磨的针一般尖，总有一天刺动她的一寸芳心。”

“吴少爷，太太请你进去。”唤的是一个丫鬟。

“景文，你还是听我说话的好，舅母唤我，我到里面去坐坐。”卓生说罢，便跟着丫鬟到里面见他舅母万太太，又和表妹梅丽招呼了，就此坐定。

“你和文儿作媒，做的怎么样？”万太太问。

“效劳不周，说也惭愧。”

“文儿执心要向沈姓求婚，我只待着冷静态度；只因你表妹常向我说的，浣芬的志愿是很坚决的，抱定了主义一辈子不肯通融。我是旧式的妇女，没有进个女学校，什么叫做主义，一概都不晓得，只知道女子家三从四德，相夫教子。”

“舅母，现在的风气和从前大不相同了。男女婚姻都须本人作主，浣芬有了这坚固不拔的主义，决非甥儿口舌之力所能奏效。”

“撮合不成也罢了，我们这份人家，哪怕没有大贤大德的媳妇进门，你只劝劝你表弟便是了。”

“景文的性质是很特别的。他心中想的东西，越是不能到手，越是不肯放松。他曾经看中我朋友的一部费晓楼的美人画册，几次三番要购买，我那朋友又是个蕴藉而藏的鉴赏家，轻易不肯割爱。那时景文再三的央托我向那朋友疏通。为着这件事，我不知跑了多少脚步。最后一次，景文告诉我，他为着这画册，近来饭量都减了，夜间又不得酣眠。要是前途不肯割爱，他不免害着画中爱宠的单恋病了。我听了可怜，又向前途竭力疏通，才瞧着我份上把画册让给了景文。这是去年正月里事，现在他看中了浣芬，他这颗心比着看中了画册上美人还得百倍的热，又央托我在中间奔走，真是难以效劳了。画册上美人是不讲主义的，只须我那朋友允许，便随着景文走了。他也要把浣芬当作画册上美人看待，这便如何使得呢？”

“妈妈，我也为着这件事担惊。”旁坐的梅丽说。“文弟弟自从在公园里遇见了浣芬，便有些

珍

失神落魄的光景。我唤着他回去，他兀自呆瞧着垂柳下面行驶如飞的这辆浣芬雇坐的车儿。我连唤他两三声，他才回转头来了。

“到了家里，他便向我吐露着爱慕浣芬的意思，我劈口便答他道：‘你不用妄想罢，爱慕浣芬的人不知有多少，只是浣芬桃李其貌，冰雪其心，我和她是很莫逆的，她的心思，我都知晓，她实在一辈子不愿出嫁。’文弟听了，摇头不信。他又常常有信写给浣芬，陈述他的单恋意味，却没有得着她的满意答复。可见她的心是冷透了。文弟弟不思变计，便是自讨苦吃。”

“这便为难了。”万太太皱着眉说。“只为万姓丁单，三房只有这一子，从小时便娇养他，以致养成了他的固执的特别脾气。女儿你不妨劝你弟弟，劝他回转了这条心最好，要是回不转，你和浣芬是知己朋友，你也得去劝劝她，教她瞧我们三房只有这一子，且抛弃了她的主义吧。”

“妈，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俩的性子都扭不转的。……文弟弟进来了，妈妈你自去和他说。”

梅丽说话时，恰见景文从外面进来，急匆匆的拖着卓生，附耳说了几句话，惹得卓生竭力的剖白：

“好兄弟，你别多疑，我决不和你开玩笑，事实如此，怎敢相欺？”你若不信，我便指天立誓。”

“你们兄弟俩闹些什么？好端端的立什么誓？”万太太问。

“舅母，我替景文弟做媒，不是我不肯尽力，无奈沈家不答应。景文弟却硬派我藏着真情，有意和他开玩笑，我发急了，只得指天立誓。”

“好儿子，你别和你表哥哥胡闹。他去说亲，沈家真个不答应，并非和你开玩笑。苏州的闺女胜似浣芬的要多少，何必恋恋于她？”

“妈妈，这头亲事破裂，我的心房也破裂了！”景文道完这几句，倒在沙发上，面色惨白，泪如雨下。

“好儿子，你竟这般执心，不管你娘心疼么？甥儿，女儿，赶快向他劝解劝解，我只有他一个。”万太太哽咽着声调，也是泪流满面。

珍

第六章

这是苍苍者的造孽

浣芬在家庭饱受着无聊滋味，钱氏因劝她不醒，见着她，总是沉着脸儿，表示一副不满意的样子。质甫比钱氏好一些，也难得和浣芬讲话，便是讲话也只信口敷衍，不似从前那么亲热。她是个聪明伶俐的人，如何猜不出她哥嫂的心理？明明为了拒婚的缘故，质甫夫妇便和她生了分儿，在感情上筑起一堵无形的墙垣。她想到这里，益发不快活，益发不高兴到外面去走动。她只呆呆的盼望这暑期快些儿过去。旁的同学盼到了暑期，都是起劲的了不得，觉得暑期的生活有无上的快乐。她接到同学们的来信，十封里面，倒有八九封叙述暑期中的乐趣。大家又都奇怪着暑假为什么不见浣芬的形影？有几个知己的登门访问，和浣芬接谈以后，当然知道她的一番苦衷，还有那些泛泛之交，听了老鸦嘴的宣传，偏生写信来调笑，说她真个预备做新娘子，躲在家里做什么？大概是怕人说她口不应心吧——平日孤芳自赏的空谷兰，不日要移栽在人家的金屋子里去了。她得了这般半嘲半讽的信札，益发惹动了她的无限伤心，滚滚的眼泪，把信笺打个透湿。她闷闷的想，她拭着眼泪闷闷的想：

“男女平等，只怕是理想之谈吧。男子不想娶妻，不会受人家什么包围，独有我这和人家毫不相干的独身主义，偏会惹动了许多人的注意！疑我的人也有，侦探我的人也有，嘲骂我的人也有，为着说亲而和我生了意见的也有；这种种烦恼倒也罢了，我只牢抱我的主义，管什么悠悠之口？最解决不了的是景文迭次的来信，横一个单恋，竖一个单恋，兀自和我纠缠不清！那天说亲的被拒以后，景文好几天没有寄信了，这真谢天谢地，但愿他断了这条心吧。柔情款款的女学生有多少，他既有情，该向知情的女子乞婚，他向我纠缠，他可是太不漂亮了。”

“浣芬妹妹，你绝迹不到我那里来，我却来做不速客了。”这声调，浣芬一听便知是梅丽来了。

“梅丽姊姊，我正惦念着你。什么风吹着你到来？”

“噢！妹妹，两星期没有会面，你又清减了许多！”

“姊姊，坐着谈心，这沉闷而乏味的暑期，磨炼的我可够了。”

“你为什么不到外面逛逛去呢？”

“唉！姊姊，我正懊悔着那天向公园中一走，还是闷着在家里坐的好。公园中风景虽佳，可是那风前杨柳，一条条的吹向游人身上，竟有些纠缠不清，我想着还害怕。”

“你下半年真个要去充当教员么？”

“无可奈何，也只有这么一着，强如在家里闷坐。”

“定在什么地方呢？”

“城里有一处延请教员，乡间也有一处延请教员，我觉得乡间的空气比较清洁一些，我已允了。”

“你不嫌寂寞么？”

“寂寞倒和我的性情相合的，我还嫌着我所应允的香溪女子学校的地址，尚在半村半郭之间，不算真个寂寞。依我的心理，最好在人迹不到的地方去教书。”

“妹妹又来了，既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哪有学校？”

“再不然，这个所在最好只有妇女而没有男子；又不然，这个地方虽有男子而都是村夫俗子，才合了我的心愿。只为我最近的心理，实在怕见男子，尤其怕见翩翩年少的男子。”

“妹妹，你的话句句都有骨子，知道你愤慨达于极点了。这桩事对于你很抱歉的；我和你是肝胆之交，你的心事，我都知晓，而且我曾把你的心事，很恳切的告诉我们的文弟弟，可是他生性执拗，愈劝愈不肯信。他第一次写信给你，被我瞧见了，扯个粉碎，又尽了一番忠告，可是，他背着我重行抄起这封信，终于很冒昧的掷付邮筒。后来你的复信，我也见过的，是用慧剑斩情丝的方法，想把他的痴念斩断。要是旁的男子见了你这封信，火也似的情热，也化做了一片寒冰。叵耐他的性质是特别的，你越是拒绝他，他却越是恋爱你，后来片面的情书，不知他写了多少次？都是他背着我写背着我去寄的，我可没法阻止他。方才听了你这般愤世嫉俗的话，多分为着不识进退的文弟弟恼了你，这是我对于你极大抱歉的。”

“我不怪令弟，我只怪我自己为什么是个女子身。我要是男子，任凭走到什么所在，再也不会发生什么我所意想不到的片面恋爱。我向来的主张，常说女子的人格总比男子高一筹，只有青年男子屈着膝向女子乞婚，没有青年女子屈着膝向男子乞婚，这便是我们做女子的光荣。到了现在，才知道做女子便吃亏在光荣上面！梅丽姊姊，我沈浣芬要是个男子，便不会有对方寄来的单恋书信，便算有了，我写了这么一封拒绝书，对方的痴心也就打断了。我从来没有听得单恋的女子被男子拒绝以后，依旧雪片也似的情书向那男子不绝的投赠。所以我吃亏的是个女子，我只怪我自己为什么不做了男子？我对于令弟却不十分怪他，况且，他虽然生性执拗，但也不终于执拗，那天说亲的上门，经家兄拒却以后，令弟便没有书信寄来，可见他也知难而退了，可见他也悔悟了。”

“妹妹，他会得知难而退么？他会得悔悟么？他因所求不遂，一场大哭，他竟病倒了一星期了。”说时，盈盈欲泪。

“他竟病倒么？姊姊，他究竟怎样的病倒呢？”说时，带着惊惶声调。

“他的病根便是不肯知难而退，不肯悔悟。自从他病倒后，我爹爹妈妈着急的了不得，延医服药，仍不见效，医生问他病况，他只背着西厢记上的句子——治相思，无药饵——妹妹，这是他唐突你的话，我代他告罪。”

“造孽造孽！”浣芬说了这四字，半晌不做声。

“妹妹，你说造孽的是谁？”

“还有谁呢？大概是我吧。也不是我，这是苍苍者的造孽，不该给我做了女子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听了你报告的消息，我很抱着一种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的思想！女子真是世上的危险品，公园中匆匆一面，便引起了令弟绝大的误会。”

“文弟弟病倒以后，好好的家庭，充满了愁惨的空气。我爹爹妈妈整日间愁眉泪脸，却又没有法子可想。我为着这件事，也是异常焦急。妹妹，你是我的知己，你设身处地的代我想想，可有什么法子使我文弟弟病好，使我爹爹妈妈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这个不成什么问题。只须姊姊向令弟痛哭流涕的劝诫一番，叫他挽回这条痴心，便好了。”

“若是痴心可以挽回，我也便不来和你相商了。”

两人商议不出什么方法，彼此惨然相对，忽的有人在窗外说道：

“心病只须心药医。这件事便完全解决了。”

“嫂嫂，请里面坐。”梅丽离座向钱氏招呼。

“万小姐不用客气，我还有事咧，恰才打从这里经过听得你们谈话，我虽然不认识令弟，但是，他得了这心病，我这不相干的人，听了也心疼，难怪府上的老伯和伯母，要闷闷不乐咧。我是心直口快的人，不知不觉的道了一句心病只须心药医，但是，我们的妹妹是很难说话的，我应得道一个歉。你们在里面谈话，我本不应插嘴，妹妹，你不用见怪，只算秋风过耳边，当做没有听得便是了。万小姐，我事忙，不能奉陪，你请多坐一些，再会再会。”

钱氏手扶在窗槛上，说了这许多话，把头点了一点，转身便走了。钱氏去后，梅丽偷眼看浣



芬低垂着粉颈，似乎在那里想什么心事一般。

“妹妹，方才令嫂的话，未免有些唐突。”

“人心不同如其面，她自有她的见解，我也不怪她唐突。”

“那么你为什么默默无言的若有所思？”

“我想这个情字，实在人生的一种无形的桎梏。我说的情字，不专指男女恋爱而言，便是朋友的情也包括在里面。假如我和你不是同学，或者虽是同学而交谊上很是泛泛的，那么我的精神上，便可脱离这一重无形的桎梏。现在我却不能，这都是你我交情上一种无形的桎梏。令弟起这单恋的病，虽不是我害他，不过想到我们姊妹的情份上，你的弟弟便是我的弟弟，我得知令弟害病，我总觉得腔子里百般的不得宁贴。唉！令弟为什么这般固执？要是像了陆卿笙，那便好了。”

“什么陆卿笙，我不明白。”

“这是两年前的事，我却没告诉过姊姊。他——陆卿笙——便是两年前的旧邻居，境况也是很好的，在东吴大学中读书，成绩很不弱。也曾央人至我家来说合，我哥哥便把我的主义向人说了，到后来卿笙给我一封书，说是都是引咎的话。他说：‘只因不知我抱着独身主义，才冒昧的央人来说亲。他十二分的爱我，他尤其二十四分的尊重我的主义，他祝颂我主义万岁，他愿从今以后打消他这非份的希望，他愿从今以后拥护我的独身主义。他在未说婚以前，时时到我哥哥那边来谈天，有时见了我，便和我纵谈古今，后来竟绝足不到我们家里来走动。路上遇见我，除了寒暄三四语，别无话说。我哥哥疑他所求不遂，存了芥蒂。他向我哥哥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令妹有这般的高尚志愿，这是我当努力拥护的。我不大上门来，便是拥护令妹的高尚志愿。’我听在耳朵里，我很感激他。要是令弟也和陆卿笙一般，那便好了。可惜令弟执迷不悟，害了自己，又害得我方寸不宁，然而我的方寸不宁，都是为你而起的。只为男女的情，我早已磨着心剑斩割一个断绝，惟有朋友的情，我这心剑是斩不断割不绝的。所以吾认定这个情字，是人生无形的桎梏。”

“妹妹，承你念着姊妹的情，对于文弟弟害这心病，深抱不安。我虽不敢套袭着令嫂‘心病只须心药医’的论调，但是，除却心药以外，可有什么好方法，医得我文弟弟的病？我今天登门，一者，探望妹妹，代我文弟弟道歉；二者，求妹妹念着友谊份上，无论怎么样，总得替我想一个救济的方法。”

“姊姊，你要我怎样的救济他呢？瞧着姊妹份上，一切都肯牺牲，除却牺牲我的独身主义。”

“我不要妹妹牺牲一切，只求妹妹念着我爹妈只此一个儿子，只求妹妹念着我梅丽只有这一个兄弟，只求妹妹念着我万姓只有这一点亲骨肉，只求妹妹……”

“怎么缩住不说了？”

“只求妹妹不用牺牲一切，只牺牲着你的独身主义。”

梅丽说到这一句，抬眼偷瞧浣芬。但见她玉容惨淡，双泪夺眶而出，俯着粉颈，竟嚤嚤的啜泣了。

“妹妹不用伤心，我不过有这请愿，听不听其权在你，好妹妹，我知不该说这话，这是我受着环境的压迫，才向你进这逆耳之言。好妹妹，这是我冒昧，请你原谅我吧。”梅丽一壁说，一壁取着手帕替浣芬拭泪。

“我不怪你，我只怪自己生成这个孤僻性子，不向荒凉寂寞的地方去匿迹，只致发生这种种纠缠。”说到这里，又凄恻凄恻的哭了。

梅丽知道浣芬的性子无可挽回，深悔自己多此一举，倒累她无限伤心。然而自己上门来请愿，原是万分勉强的，受着她爹妈的嘱托，为了救济景文的单恋病而有这冒昧的请求。浣芬不肯答应，自在意中。但是，回去时怎好在爹妈面前复命？眼见得浣芬的主义不肯动摇，景文的单恋病永没有痊愈的日子了。浣芬啜泣的当儿，她也陪着浣芬洒泪。坐了一会子，又说了许多慰藉的话，才和浣芬作别。景文在床上眼巴巴盼着他姊姊带得好消息来，谁知得了梅丽的报告，又望了一个空，便怨她姊姊不肯出力。

“文弟弟，你别怪我不肯出力，我说得舌敝唇焦，她的独身主义的阵线依旧没有动摇。她对于尊重她的主义的陆卿笙，佩服的了不得，她还教你学着卿笙。好弟弟你便学着卿笙吧。”梅丽说到这里，便把卿笙的事讲了一遍。

“我为什么要学陆卿笙呢？卿笙的爱她，是要尊重她的主义；我的爱她，是要破坏她的主义！唉！尊重她的主义，不好说是爱她，眼看她似水流年，如花美眷，一天天的蹉跎过去，这是何等冷酷而残忍啊！我是真正爱她的，我一定要打破她独身主义的阵线，我一定要把她从冰窖子里竭力提出而位置她在金屋子里面。须知美人宛比名花，好好的一朵花儿，听凭着自开自谢在人迹不到的地方，教我于心何忍？我一定不肯做情场中的弱者，我一定……”

“文弟弟，文弟弟，你怎么样？”梅丽眼看景文说了几个“一定”，说得末了一个，气息不续，仿佛要晕去一般，因此这般的惊呼。

“好儿子，你怎么样？”万太太且哭且问。

“我一定要娶浣芬为妻，娶不得浣芬便拼着一个死。”景文回复了一口气，又很激烈的这般说。

“好儿子，万姓三房祭祀，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怎么轻轻道一个死字？你不管你妈心疼么？”万太太哭着说。

“我一定要破坏她的独身主义！破坏她的主义，便是成全她，便是救济她，我不达到这个目的，便拼着一个死！死死死！”

“左一个目的，右一个主义，你也执性，她也执性，这便怎么是好？”

“妈妈，不怕她执性，只怕姊姊不肯出力，姊姊和她的交谊不比寻常泛泛之交，读书尚且同盟，婚嫁当然彼此一致的。不是姊姊劝不醒她，只是姊姊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两月以后，她自去做新娘子，和姊夫亲亲热热的度蜜月。我的死活，她都不管了。”

“女儿，你瞧在同胞兄弟份上，多少总得出些力才好。又不是陌路人，怎能袖手旁观呢？”

“兄弟冤枉我，他是故意用这激将法。妈妈，你也来冤枉我么？天哪！为难煞我了！”梅丽说时，失声而哭。梅丽一哭，万太太也哭了，景文也哭了。

四面楚歌的独身主义者

“梅丽病了，偏是我很不愿意听得的消息，会得到我耳朵里来！不如意事十八九，天下事大概如此吧。”陶蓉初在书房里团团打转的自言自语。

“要是风寒病，吃一贴药出一身汗便好了，偏又不是，我昨天去看她，三五天不见，便清减了许多。我问她病的起因，她含糊着不肯说，再三诘问，她才趁着没人时告诉我一番的苦衷。她的病是为着景文而起的，景文看中了独身主义的沈浣芬，害着片面的相思病，她的妈妈爱子情节，便疑及她不肯替景文撮合，说她自己准备做新嫁娘，却把兄弟的病丢在脑后。这句话，她可担当不起，气的手足如冰，后来她竟奄奄的病了！她很决裂的向我说，要是景文的病没有起色，这九月十六日的婚期，只可展延，她万不忍在父母愁眉不展景文痼疾未愈的当儿，遂赋桃夭，她不是和她妈妈负气，实在环境使然，她的父母只有景文这一个儿子，要是景文不起，她又嫁了，她的父母，将何以为情呢？她的宗旨，本想在大学毕业后才肯出嫁，只为我的蕙姊死了，我母郁郁不乐，我和她再三磋商，才肯牺牲着宝贵光阴提早出嫁，安慰我的母亲。现在她也遇着和我一般可怜的环境，她要展延婚期，我提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唉！花好月圆的日子，便在目前，被景文出了这个岔子，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我们婚期有延长的趋势，景文景文，你害这不可思议的单恋病，太没趣了，太没趣了。”蓉初说到太没趣三个字，连连的顿着脚，表示他对于景文的愤慨。

“景文固然多事，但是，那位抱着独身主义的沈浣芬女士，太觉冷酷无情了。景文这般的才貌和家世，不会亏负了她，为什么只是深闭固拒呢？我看浣芬的为人不是绝对无情的，我在梅丽那边也曾和她会面过多次，好语如珠，确是交际场中的出色人物。似这般艳若桃李的丰姿，不该抱着冷如冰雪的主义，敢怕你另有作用吧。唉！浣芬浣芬，你独身不独身，和我陶蓉初没有关系，但是，因你的独身问题，便累及景文害病，并累及梅丽不能如期出嫁，并累及我母没有个知心着意的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这种种牵连而及的影响，都为着你一人而起。浣芬浣芬，你抱的独身主义，太没趣了，太没趣了。”说时，又连顿着脚，表示他对于浣芬的愤慨。

“浣芬，你要是确抱着独身主义，便不该住在繁华的苏城里面。为什么不避到穷乡僻壤，身坐蒲团，耳听清磬，做一辈子的女冠子呢？你的主义是独身的，你那声音笑貌又是很和蔼而缠绵的，难怪我们的景文表弟见了你要发生单恋咧。浣芬浣芬，你不是梅丽的唯一知己么？要是景文为着你而不起，梅丽为着你而蹉跎婚期，你扪心自问，对得住你的知己么？唉！事到其间，我总得想一个挽救的方法。”说时，连连的搓手，仿佛手掌里搓得出什么妙计似的。

“要疏通浣芬，全在梅丽身上着想，听说浣芬在家庭中和哥哥嫂嫂不大亲近，她曾向梅丽说，她和梅丽的感情比哥嫂还深，打消她的独身主义，旁的人做不到，梅丽或者做得到的。但是，她已斩钉截铁的向梅丽说，除却独身主义，旁的事都可从命，照这么说，这重难关，便是梅丽也打不破的。打不破这重难关，景文的病状便可虑了！我们九月十六日的婚期也不稳了！我那忧心郁郁的老母更没有放开怀抱的日子了！这重难关果然打不破的么？无论怎么样，非得打破这重难关不可。”说时，扬着拳头在空气中打了两下。

“打破这重难关，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除非如是这般……”

“少爷，快进来，太太又捧着蕙小姐的照片在里面哭泣不休！”一个佣妇急匆匆的唤着蓉初进去。

“妈妈，你何苦呢？”蓉初偎着陶太太坐，含泪相劝，“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只是苦坏了自己的身子。”

“触景伤情，叫我怎么不想起蕙芳？你看……”陶太太指着案头日历说。今天不是七月初六日么？还记得去年今夕，蕙芳捱着深夜，在庭心仰望双星，到了来朝，把隔夜预备的阴阳水，捧在日光中，和梅丽一同掷巧。一年容易，又是七夕了。但是，不见了蕙芳，孤零零的好生没趣。哎呀！我的蕙芳。”说至此抚膺痛哭。

“妈妈又来了。你想蕙姊，有什么用？蕙姊要是有了知，听得你哭声，教她在黄泉下不得安心。要是无知，你哭她，她也不会知晓。一个人要在积极方面想，不要在消极方面想，将来梅丽进门以后，快乐的日子正多，四时佳节，自有儿媳和孩儿辈陪着你欢天喜地的消遣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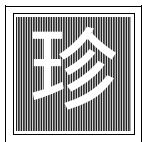
“好儿子，你提起梅丽，又添着我的愁闷了，我正眼巴巴的盼望着九月十六日的吉期快到来。梅丽是我的甥女，亲上加亲，她和我作伴，多少总可减少些我的悲痛。但是，现在又变卦了，景文甥儿病倒在床，一时不易痊愈，你那姑丈姑母着急的了不得，梅丽嫁期不免展延，展延不打紧，但是，我的病体只怕展延不得，好儿子，你那苦命的娘，把你们姊弟俩抚育成人，希望些什么？”陶太太说到这里，哽咽了多时。

“希望的男婚女嫁，早早遂了我的心愿。现在嫁女的一层，已断绝我的希望了；捱延着这个多病之躯，单指望你早日成亲，趁我没有瞑目时，眼见你们生男育女，好教我到了黄泉路上，见着你爹爹，有一个交代，哎呀！疼的厉害！”陶太太忽的摸着胸口，连唤疼痛，她的肝胃痛旧病又发了。

“妈妈，疼的怎么样？王妈，快去请陆医生，请他拔早便来。妈妈，我扶着你上床去睡。”

一霎时陶姓家中，忙乱的了不得，延医赎药，注射止痛针，蓉初一会子替他母亲揉胸，一会子又磨着奇楠香给他母亲降气。这一次陶太太的旧病发的厉害，三五天才能平复。在这三五天中，蓉初镇日陪伴着病母，没工夫去看梅丽，但是，觉得今番所遭的苦痛，又受着浣芬独身主义的波动，这独身主义四个字，竟是世上最不祥的名词。若要拔除不祥，全仗打倒她的独身主义！用什么工具可以打倒她的独身主义，总不脱一个情字。景文片面的情，打不倒她的独身主义，梅丽和浣芬是多年结合的朋友，梅丽为着她病到这般地步，任凭她铁石心肠，也该动这一动，待到她心动以后，然后再把情的工具向着她所抱的独身主义猛力攻击，这座难关没有打不破的道理。要是打不破，那么蓉初的锦绣前程，便不免牺牲在浣芬的独身主义底下了。

浣芬在家里，虽觉得情绪无聊，但是，暗暗的自己连唤着侥幸，侥幸的是什么？她想她是个弱者，抱着这百折不挫的独身主义，和环境奋斗，哥哥嫂嫂，说亲的吴卓生，害单恋的万景文，都执着情的圈儿，想把她兜头套住，她毕竟能为着主义而奋斗，无论怎样的兜头套来，她总跳出这个情的圈儿以外。她的环境虽不佳，她的主义却不会失败，合该她暗暗连唤着侥幸。但是，她又有一种牵肠挂肚的事，她见梅丽的情形，却也可怜，兄弟因单恋而病了，不能为着自己的兄弟而夺她良友的志愿，那天，梅丽和浣芬的一席话，满肚皮不得已的苦衷，也曾吐露一二，浣芬心里多少总有些抱憾。为着拥护自己的主义，教梅丽受这精神上的苦痛，情谊端的太薄了。她又听得景文的病势不佳，梅丽爱弟情切，也是恹恹的病了，在这一点上，似乎对不起多年的良友。她虽然写了几次信给梅丽，百端劝慰，而且自己还十二分的道歉，但是，没有到万姓那边去探病，道理上太说不过去。她并非绝足不到梅丽那边去走动，她是要去的，而且为期也不远，香溪女学校的聘书，她早已接受了。开学的日子相距只有一星期，她准备在动身的前一天去访梅丽，一者辞行，二者探病，三者还向她当面道歉，声明自己不能为着良友而牺牲主义的苦衷。访过梅丽以后，从此匿迹香溪，除任教课以外，不大向社会走动，遇着无聊时，只和附近的乡村妇女谈谈桑麻，话话情雨，倒可以省却许多纠缠，受一番痛苦，得一番教训，她从此对于青年，比着毒蛇猛兽还恐怖。



香溪女学的开学日子，一天近似一天了。她忙着整理书籍和行装，三五天后便待动身，忽的梅丽那边来一个佣妇，喘吁吁的向浣芬说道：

“沈小姐不好了，我们大小姐病重了。”

“这话怎么讲？三天以前，还得你们小姐的来信，她说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心绪不佳，精神上有些委顿罢了，怎么没多几日，便变了卦？”

“大小姐的病，便是在前三天加重的，请过几位医生，医生用药都没有效，时时晕去，一些茶饭都不想吃。昨夜昏迷时，连唤着沈小姐的名字，今天清醒一些，遣我来请沈小姐。她有许多话要和小姐说，知道小姐早晚便要出门，只怕这次不见面，以后便没见面的日期。”

“梅姊，我的梅姊，这便是我浣芬害了你。”说时，泪随声下。

“沈小姐不用伤心，你要是可怜我们大小姐，快去走一遭。”

浣芬得了梅丽病重的消息，怎敢迟延？佣妇去后，便唤了包车从黄鹂坊桥直达幽兰巷，佣妇尚没有回去，浣芬早已赶到了万宅。但见门外停着一乘医生的轿儿，知道医生在里面诊治，浣芬下车后，见了老门役，便问病人的近况。

“小姐，不要说起，少爷病了一个月，不得起床，接着大小姐又病了。老爷太太急的了不得，问医问卜，哪一样没做到。只是没有效验，看来家运合该如此吧。”老门役说到这里，声音也带些凄梗。

浣芬忍着眼泪径入里面，见了万太太，道了起居以后，便问梅丽的近状，万太太连忙让坐：

“小姐请坐了细谈。小女天天盼望你到来，知道你不久便要动身，因此遣着佣妇登门相请。”

“伯母，这几天侄女为着出门在即，摒挡一切，满拟明后日前来探望梅姊，并向伯母辞行，万万想不到梅姊病势这般厉害，侄女一得了消息，急急登门探望，梅姊现在怎么样了？侄女便想登楼去看她。”

“小姐且慢，现在梅丽的爹爹正陪着医生上楼诊治。小姐先在这里坐一会子，再请登楼，唉！小姐，我们姓万的一向好行善事，地方上有什么公益事情，总是不吝解囊。不料行了好心没好报，现在世上事事改变，连天道也改变了。小儿的病由，瞒不过你小姐，小儿自不量力，癞蛤蟆痴想天鹅，想不到也罢了，又是一味固执，以致害起这一场心病来。我们三房只有这一子，怎不着急？”

“伯母提起这桩事，侄女很感受着不安。只为件件般般都可通融，惟有侄女抱定的主义，一辈子不愿变更。其间自有种种的苦衷，请伯母谅解。”

“小姐抱定的主义，我们怎敢动摇？旁的的不怨，只怨我那痴心的儿子瞧不出风云气色，以致自讨苦吃。小儿吃苦也罢了，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女又害起病来。小女的病根，也是为着小儿而起，她见小儿病倒了，心病没有心药医，生命很是危险，小儿倘有三长两短，我们夫妇俩希望全空，迟早总要陪着小儿去……”说到这里，眼泪滚滚而下！

“伯母不用悲伤，吉人自有天相。”

“小姐，你是知道小女性情的。她见我们忧忧郁郁，她也忧忧郁郁害起病来了。陶姓的吉期又是很近的，小女便打定主意，须待她的兄弟病痊以后，才肯出嫁。这个消息传到陶家，那新失掌珠的陶太太，正盼望要个媳妇来解闷，受了这挫折，陶太太也忧忧郁郁害起病来了。陶蓉初这孩子又是很孝顺的，瞧见她母亲病倒在床，又痛又急，那天写一封信给梅丽，说的异常恳切。他说，要是为着婚期延搁，老太太没人陪伴，益发痛念她的女儿，病势增加，有什么三长两短，他便从此抱恨终天，永不想家室团聚，拚着削发入山，做一辈子的苦行僧了。小女得了这封书，痛哭了一夜，病势从此加重了。小姐，你想梅丽的地位不是十分为难么？如期出嫁，抛不下我们夫妇俩，和奄奄卧床的景文。展期出嫁，陶太太的病情又很是可虑，我们曾劝了她多次，教她只管如期出嫁，至于我们夫妇俩的命运，只在景文这孩子身上，只可听天由命，休得为了堂上二老，误了她百年嘉偶。梅丽只得痛哭，没有话说，哭的厥去了多次。唉！这桩祸事都起在自不量力的景文身上，现在害了梅丽，苦了我们夫妇俩，累及亲家陶太太，又累及指日便要结婚的陶蓉初。

一人倒霉，六亲同命，小姐你是明白人，教我们怎不悲伤？现在小儿的病，凶多吉少，梅丽的病也很可虑，便是婚期不展延，到那时也不能出嫁，还不是急煞了人么？”

万太太说到这里，哭不可抑，浣芬一壁听，一壁淌泪，把丝帕抹了又抹，眼泪没有干，丝帕已绞的出水来。那时一寸芳心，几乎四分五裂，深恨这一天公园闲逛，闯下了滔天大祸，节外生枝的害了多少人。她又恨自己生就红颜，实在是个不祥之人，准备到了乡间，定要毁容易服，和村女子一般装束，免得又惹人误入情网，万景文一般模样。正在思潮起落的当儿，恰值万云峰送过医生，来和浣芬相见。

“沈小姐来的正好，小女在病中时时念着你。”

“老伯，方才医生怎样说？”

“唉！他有什么话呢？他皱着眉，摇着头，不肯开方；经我再三央求，他才勉强开方。他说，吃了这服药也不过维持现状，若要病退身安，须得遂了她的心愿。医生既这般见解，看来小女的病，和小儿一般害的是心病。”

“侄女这时可以上楼么？”

“小女现在还清醒，沈小姐便请上楼。倘有什么心药，医得好她的心病，这是万千之幸。”万云峰说。

“沈小姐，你是小女的知己，在楼上多坐一回，也许小女见了你，病体便会轻松。”万太太说。

浣芬口中答应，心头说不出的许多苦痛，一壁上楼梯，一壁细细盘算，盘算些什么？便是牺牲问题。是牺牲主义？还是牺牲良友？楼梯走了一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脚步放得慢慢的，上了一级，又上一级。比及走到最高的一级，已隐隐听得梅丽在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可是，浣芬盘算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

泪风涕雨中的孤舟

陶醉人生是一个情字，荼毒人生也是一个情字。陶醉是一时的陶醉，荼毒是永久的荼毒。情字的范围很大，尤其荼毒人生的是男女之情，所以元末明初，有一位居士撰的反恋爱文把恋爱的爱字，说得比什么还恶，要求真解脱，非得割爱不可！

爱为欲水，混混不穷！能滋长一切无明枝叶，茂能缠结，难可剪除！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利剑，锋刃能触！能斩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刊落，不使萌发！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毒药，众苦惨刻！能斫丧一切众生身命，七窍流血，弹指变坏！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猛焰，光芒烛天！能焚毁一切庐舍器物，化为灰烬，无复子遗！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虎狼，爪牙痼利！能吞癯一切有生等类，窥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魑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颠倒错谬，丧其本真！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败航，橈倾楫弊！能沉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转涉，不到彼岸！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枳棘，丛生道旁！能钩挂一切途行商旅，冠服破裂，恼人心意！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倾崖，摧堕无时！能压碎一切动植诸物，有识无识，皆为齑粉！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爱为虺蛇，口喷毒火！能戕贼一切血肉身軀，灼肤裂体，受其毒苦！能割爱者，乃菩提道。

浣芬虽没有参透禅学，但是，她百计避免这恋爱的荼毒，实在和那位居士所说的割爱方法同具一般的心理。她走上扶梯，便听得梅丽呻吟之声，她的抱定主义的心，和大海里的孤舟一般的动荡；要是动荡不止，那满载着独身主义的孤舟，怕不沉没在洪波巨浪之下？她便在楼梯上面站定身躯，凝一回神，在胸口抚摩了几下，她的计划决定了！她要拥护着她的主义，她只有仗着慧剑，斩断种种纠葛的爱藤！

“沈小姐怎么站在这里不动，快到里面请坐，我们大小姐盼的你够了。”一个闻着楼梯脚步声而出来探望的小丫头，在梅丽的房门外招手。浣芬连点着头，放轻着脚步，款款的行来，却向小丫头问话：

“大小姐怎么样了？”

“大小姐这几天昏厥过多次，现在略清醒一些。”丫头轻轻的说。“大小姐，你天天盼望的沈小姐，今天来瞧你了。”丫头又高声的说。

“我的浣芬妹妹。”梅丽有气没力的在床上叫唤。

浣芬急急的入房，揭开帐门，多日没有见梅丽，却另换了一个样子。面黄肌瘦，双目无神，从前苹果般的颜色，腮边两个浅浅的酒窝，都消磨在病魔侵袭之下。不由的受着心弦的波动，颤着声儿问道：

“我的梅姊，我只道你偶感风寒，不料竟病的这般厉害。”

“浣芬妹妹，你真个要到乡间做教员去么？……今天和你相见，竟是最后的一次了。”

“梅姊休得这般说。我到了乡间，大约一两个星期便得回来，到了那时，再来看你，多分你病好多时了。”

“唉，妹妹，我也不希望病好了。我的病会得好么？我只求早一天死。我要消灭我精神上的苦痛，只求仁慈的死神，早早光临。”梅丽道完这几句，喘的不了样子。

“妹妹，我的妹妹，我和你不愧是好姊妹，我不愿牺牲你的主义，我只得牺牲我的生命。”又喘了一阵，才能继续开口。

“妹妹，并不是你要害我，然而我却为着你的主义而牺牲。我一死不足惜，只可怜我的爹爹，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舅母，我的表弟，都堕入了黑暗之宫，永远不得见天日！”说到这里，流水般的眼泪直向枕边淌下。

“妹妹，独身主义下的无谓牺牲者，不只我一人。我但愿先着他们而牺牲，我不愿眼见着他们一个个的牺牲，倘使我闭了眼睛以后。”说到最后的一句，哽咽了多时，才能出口。

浣芬坐在床头，静听梅丽这许多伤心的话。在先，只把余湿未干的丝帕，拭抹滚滚不绝的泪。后来越听越可惨，强制的哭声，再也按捺不住。忽的探身帐中，捧着梅丽痛哭道：

“梅姊，我害了你了！”

“我的妹妹，我不怨妹妹害我，我只求妹妹救我。”

“梅姊，教我怎样救你呢？”

“你救了我，便是救了我全家，便是救了我未婚夫的全家。我明知妹妹不答应，我临死哀鸣，还抱着一片痴心向你乞求。妹妹，你可肯牺牲了主义嫁了我的文弟弟么？”

梅丽提出这个惊人的要求，若在平日，浣芬早仗着慧剑，斩断这纠葛的爱藤了。现在呢，很锋利的慧剑，已销熔在良友的爱情之下。一阵阵的泪风涕雨，把这满载着独身主义的孤舟，倾翻在洪波巨浪里面，隔了片晌，浣芬才轻轻的说道。

“梅姊，我要是应许了你的要求，你的病体便会好么？”

“只仗着你的一声应允，便是起死回生的仙丹，救了万姓一家，又救了陶姓一家。我的妹妹，你可肯应许我么？”

“没奈何，我只得应许你了。”

“秋菊！”

“大小姐有什么吩咐？”

“你去告禀老爷太太，和卧病在床的少爷，说沈小姐已应许了我了。”梅丽吩咐时，已不似方才这般的恹恹无力。浣芬恍然有悟，已中了他们的苦肉计。但是，要维持这一诺千金的信用，已是翻悔不得。小丫头下楼报告，梅丽兀自和浣芬在床前谈话：

“妹妹，你救了我们万陶两家，教人感激不尽，我的病体便轻松了一半。”

“姊姊，这一个爱字，竟是万恶之媒。我的主义便打倒在这爱字之下！”浣芬说时，颜色惨淡，声音也颤了。

“妹妹，我们都成了一家人，从此莫谈主义吧。”

浣芬静默了五分钟，仿佛追悼自己的主义。又坐了一会子，才和梅丽珍重言别。她走到楼梯旁边，便起了无穷的感触。方才上楼梯，是有主义的沈浣芬，现在下楼梯时，便变做了没主义的沈浣芬。她一生的大关键，便是这一座楼梯。方才小立楼头，兀自安排着磨快慧剑，斩断情根；现在也是小立楼头，和方才仿佛隔了一世，无拘无束的身子，竟被那情丝牵牢缚住；斩钉截铁的主义，已成了揭去的日历纸，只可丢入字纸篓里，再也没有一顾的价值。伤感了一会子，才快快的下楼而去，和万老夫妇谈话。见他们都是笑逐颜开，绝不似方才愁眉泪眼的样子，休说万老夫妇，便是那些婢仆人等，人人面上都堆着几分喜色，还听得有人报告着少爷病体轻松了一半，要吃粥了。小姐病体也轻松了一半，吩咐今天不用煎药吃了。浣芬听在耳朵里，仿佛吃了败仗以后，听那对方的得胜军齐声高唱着凯歌。浣芬便不耐久坐，辞别万老夫妇而去。他们俩很殷勤的送到门前，见浣芬的车子去得远了，方才笑吟吟的回到里面。

香溪女学校虽然开课在即，但是，浣芬要去也不能去了，只得委托了一位同学前去代庖。从前老鸦嘴的报告，不幸竟成了事实。BA女校的空谷兰派，照例把浣芬除名，少却了一位忠实同志，下学期又没有新会员加入，从此这一派的独身主义者，日见稀少，空谷兰都成了合欢花，不上一年，这一派便无形消灭了。景文病起以后，谢了姊姊，又谢了陶蓉初，只为这般的苦肉计，

都是蓉初主谋，合该感谢不朽。但是，蓉初和梅丽都觉得对于浣芬有十二分的抱歉，为着拥护自己的幸福，却把浣芬牢抱的宗旨破坏了。



“欢喜！欢喜！病魔去了，爱神来矣！”

从前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万苦千辛，万苦千辛，盼不到对方的同意；——只落得九死一生，九死一生，饱尝了单恋滋味！

现在呢，休说遂了最低限度的要求，竟是成了最高热度的知己。

欢喜！欢喜！病魔去了，爱神来矣！

但愿病魔不再降临；但愿爱神永远留驻。

吾爱，吾爱，无边的甜蜜光阴，请从今始。”

这是景文病起以后，写给浣芬的一首诗。不久便得了浣芬的回书，对于他病后的调护和安慰，很切实的进了许多忠告。从此以后，未婚夫妇常有书札往来，他们的吉期，定在九月十九，和梅丽只差着三天。景文有几次书达浣芬，约她前来谈心，她只推托着不来，最后一次，约她到公园散步，并说梅丽也在那里相候。依着浣芬心理，兀自不肯应允，不料这封信被钱氏见了，很不以小姑这般的冷淡态度为然。

“妹妹，这一次你不该回绝了。人家待你这般亲热，你怎好疏疏落落的不给他一些面子？”

“嫂嫂，我想还是不去的好。我和他并不是真个以爱情结合，我只为着梅丽分上，才勉强牺牲了我的主义。”

“好姑娘，你又要主义长主义短了。现在的你，不比从前的你，婚已许了，聘又定了，吉期已订了，独身主义已成了勾消的旧帐，再也不必放在嘴上。你夫家有财有势，嫁了过去，享不尽一辈子的福，只须两口子亲亲热热，到老白头，还有什么旁的忧虑呢？好姑娘，你嫂嫂是过来的人，在你未嫁之先，总得向你进一番忠告。”

“嫂嫂，有什么忠告？”

“旁的没有，只是见你对着景文这般冷淡，做嫂嫂的便老大不以为然。目今时世的夫妇，须不比旧式夫妇。旧式夫妇的感情是从结婚的日子开始，未婚以前，尽可彼此不见面，不通信札；现在可不然了，未婚夫妇和已婚夫妇相差的一点，只同居两个字。除了同居，旁的都可以不拘着嫌疑，你们俩既经彼此书来信去，何必又守着十六世纪闺女的旧态，不和你的未婚夫相见呢？万一这小子生了意见，算你瞧不起他，将来结婚以后，感情上多少总受些打击。好姑娘，须知新式夫妇的感情，须在未婚以前结合。未婚时已有了浓厚的感情，那么结婚后的感情，便可想而知了。做嫂嫂的现身说法，把我从前的事讲给你听。你哥哥是一个穷教员，人品、面貌、财产，没有一样比得上你的未婚夫。但是，当年你哥哥和我订了婚，他要求我在花园中见面，我可没有违了他的意旨。不是我自己把身份瞧的太低，要去巴结我的未婚夫，实在想到我迟早总要嫁他，做夫妻的都希望着彼此感情浓厚，才可以保着将来不出岔子。他既很高兴的约我会面，我怎能丢他的脸拒绝不去呢？好姑娘，你想我对于做穷教员的未婚夫，尚且有求必应，你怎么对着人品面貌财产般般占胜的未婚夫这般冷待呢？好姑娘，你嫂嫂挖出了真心劝你，你总觉得我絮聒，今年暑假里和你在园子里纳凉，我劝了你许多话，始终没有一句入你的耳。后来被梅丽一劝，你便应允了，毕竟你嫂嫂面子小，你这人情做在梅丽身上，不肯做在你嫂嫂身上。现在你嫂嫂又不惮烦的前来劝你了，你毕竟可肯赏我一个脸，听了我的说话？只怕又是不能吧。”

“嫂嫂，你肯陪着我同游，我便去走一趟，也好。”

“这真笑话了。你怕他张开血盆大口，把你吞在肚子里不成？况且，你又是一位交际家，从前见了男子，你落落大方的谈话，没有一些小家子气，怎么到了现在，长二丈的豆芽反而老嫩呢？”

“和没有相关的男子谈话，当然没有什么拘束，现在却不然了，教我见了，谈些什么？”

“有梅丽在一起儿，哪怕没有了谈料。”

“嫂嫂，你毕竟肯去不肯去？要是你不去，我也不去。”

“去去去。但是，我去了，累你们两口子谈话不方便，岂非教我去做讨厌人么？”

“嫂嫂，你说这话，便全不知我的委曲了。”

浣芬得了钱氏允许以后，才答复景文一封书，允许明日下午在公园里会面，届时偕同嫂嫂在东斋品茗。景文得了她的允诺，便有九分欢喜。所欠缺的一分，只是浣芬和他嫂子同游，谈话时多少总有爱情上的障碍。他想：“浣芬是个文明女子，和未婚夫相见，这般扭扭捏捏，似乎文明不大彻底吧。”他把这层意思，和他姊姊说起。

“浣芬倒也可笑，她和我相见，要带她嫂子做卫队。”

“她和你本没有爱情，这段婚事是万分委屈她的。她和你相见以后，两人相对说些什么话儿？不好太亲热，又不好太冷淡。她拉着她嫂子同游，以便没话说时有人在旁边说说笑笑，可以免却寂寞，她拖着她嫂子同游，宛比你拖着同游，你们未婚夫妇谈话，和我有什么相干？”

“我拖着姊姊同游，只为她不肯和我单独会面？”

“现在她肯和你会面了。这是她赏给你的面子，你怎么贪心不足，嫌着她带着嫂子同来？须知她的嫂子也是你的功臣，为着拉拢这段样事，曾经大大的出过一番力。”

公园铁门左近，如飞的来了两部包车。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妙龄女郎，先后下车，教车夫在门外守候。那女郎瞧着柳荫之下，露出嵌空玲珑的两扇铁门，不禁又起了身世之感：

“上半年便在这里和景文相见，自信是个有主义的女子，和那没相干的少年邂逅一面，再也不会发生什么关系。谁知鬼使神差，偏发生这无可奈何的一段姻缘。氍毹杨柳，依旧在门外飘着翠袖迎人，我沈浣芬也变着随风招展的杨柳条了，一回儿抱着独身主义，一回儿又在这里和未婚夫相见。”

“妹妹，怎么停着脚步不走？多份他们早在东斋相候了，你不管人家等得焦急么？”

“横竖已到了这里，缓一步走何妨。”

才进了铁门，却见广告牌上张着挺大的空谷兰三个字，这不过是公园电影院的电影名目，浣芬见了，又起了无穷的感慨：

“从前学校里组织这独身主义派，她们央托我取一个名词，我便取了空谷兰三个字——兰生空谷，不以无人而不馨，表示我们自成馨逸的独身主义的女子，什么男子都不配和我们接近的意思。但是，现在见了这三个字，心灵上猛受攻击，恨不得在这里恣情的痛哭一场。”

“妹妹又来了，呆呆的向着影戏广告发怔，算做什么？”

“要看影戏，快请到里面去。刮刮叫的空谷兰才开得一幕咧。”电影院里手执着说明书的招待员上前兜揽生意。

浣芬见招待员误会了她的意思，微微的笑了一笑，和钱氏沿着往东斋的途径走去。才走到图书馆左近，忽见转角处走出一个提着司的克的女郎。浣芬认得他是冯静娴——便是那天前来调查浣芬是否改变主义，而经浣芬向她竭力否认的。她是空谷兰派的一分子，今天有什么面目和她相见？便拉着钱氏的衣袖道：

“嫂嫂，我和你向那边走吧。”

“浣芬，你想躲避我么？我早已见着你了。你是到东斋去的。梅丽姊在东斋里面伸长脖子盼你咧。梅丽姊的脖子伸的不算长，另有一个人的脖子，伸得和这个一般长咧。”说时，把手提的司的克向上一扬。

浣芬那时觉得面上烘烘的热，大有无地容身的窘态。

第九章

她的独身主义已消灭了么

主义失败的浣芬，正抱着万分委屈向东斋行走，又加着静娴这一番挖苦，教她怎样消受？恨不得返身逃出园门，跳上车儿，便回家里。静娴早瞧出了浣芬的窘状，忙上前携住了她的手，向她安慰：

“你怎么窘到这般模样？我只和你说说笑笑罢了。我方才在东斋遇见了梅丽，她把你们怎样订婚的缘故，一一告诉了我。她对于你很抱歉，她说你的主义，是完全为她牺牲的。她还再三叮嘱我，见了你不许说什么俏皮话。我方才不该把你取笑，分明违了她嘱咐。但是，你不要慌，我和你一般消灭了空谷兰派的会员资格。我取笑你，你也该取笑我咧。”

钱氏在旁边听着，忍俊不禁的问道：

“冯小姐，你为什么取消会员资格，敢是你也准备着出嫁么？”

“嫂嫂，这一猜，却被你猜中了。要是，我今天没有消灭这资格，那么遇见了浣芬，怎肯轻易放过？我那天到府上调查这桩事，浣芬斩钉截铁般的极端否认，今天正好和她大开交涉，非得她俯首服罪不可。现在我先气馁了，还有什么话呢？”

“妹妹，你听着！有主义的女子，不是也有变通的办法么？”

“我不信静娴真个取消了会员资格。”

“浣芬，倒也好笑。我不改变宗旨，为什么要自认准备出嫁呢？老实向你说了吧。我们空谷兰的结合，本是出于一时感情的作用；你是里面的中坚分子，尚且为着环境关系，不得不牺牲了主义，其他的会员，谁也没有你这般的坚决力，当然容易动摇了。消灭会员资格的，不独我一人，听说李菊芳王瘳英都提出了辞职书，知会中脱离关系，可见她们也预备出嫁了。会中的魄力本来是薄弱的，你也辞职，我也出会，空谷兰根本动摇，大约没多几日，她要自行解散了。”

“妹妹，听了冯小姐的话，可见这个主义，都是出于勉强而不可经久的。”

“嫂嫂，我很替她们可惜。”

“不用闲谈吧，快到东斋去，我们又耽搁了好一会子了。”

“你们姑嫂俩到东斋去吧。我还得去看空谷兰的影戏，再会再会。”

枯坐在东斋的万景文，坐一回，便掏出金表看时刻。

“梅姊，两点三刻了。她信上说的是三点钟前到来，为什么不见她，敢是失了约么？”

“文弟弟不用多疑，天下决无失约的沈浣芬。她若是不来，她早已写信回绝了。我和她十年知己，岂有不知道她的性情？”

“梅姊在这里坐，我到园中四下去寻她。”

“你又要着忙了，从前片面恋爱，不怪你焦急成病；现在呢，她已是你的未婚妻了，着忙做甚？”

“她迟来一分钟，我好似捱磨了一年。好姊姊，再也坐不稳了，我到外面打一个转，便回来的。”

“来的不是她们姑嫂俩么？你瞧。”

钱氏和浣芬正打从图书馆转角迎着东斋而来。喜的景文离座相迎。仿佛空中掉下了宝贝一

般。但是，浣芬只向梅丽讲话：

“姊姊，你病体全愈了么？我很惦念你。”

“我的病体也全愈了，浣妹，你可惦念我么？”

浣芬见梅丽没有回答，景文先抢着说话，不禁盈盈一笑。这一笑，分明是麻醉心灵的药。他拚着数十天的单恋病，今日里才得到美人的回眸一笑，可比着科举时代的穷秀才，捱磨了数十年的萤窗雪案，果然有一天名魁金榜，这一喜确是非同小可。景文正在忘形的冥想，眼见她们都坐定了，自己却依然呆呆的立着；不觉好笑，便在一边坐下。

“方才静娴也到过这里，你遇见了她么？”梅丽问。

“她和我在图书馆门口立谈了一会子，现在她看电影去了。”浣芬答。

“浣妹，你可喜看电影么？要去，陪你同去。”景文问。

“妹妹，你难得到公园，有人陪你去看电影，你不妨去看。我和万小姐在这里等候，可好？”钱氏说。

“嫂嫂，我性喜清淡的，还不如坐在这里和梅丽姊姊畅谈衷曲。”

“浣芬，你性喜清淡，我也性喜清淡，这里很烦杂，和你到绿树荫中谈谈衷曲去。”

“文弟弟，好没来由，人家才坐定，茶都没有喝呢。”

“万小姐错怪了令弟。年轻人都不耐久坐的，我在十年前，每逢游园总不肯坐定一处地方喝茶，总得脚不停的向各处打转。妹妹，你便和万先生散步散步，强如久坐在这里。”

“嫂嫂，你喜散步，不妨去散步，我还是在这里坐坐。”

“万小姐我和你一同到那边去走走，也好。妹妹和万先生不易见面，让他们在这里谈心。”

“那么沈家嫂嫂，便和家姊去走走罢。公园布置得很不俗，那边有喷水池，很好玩的。”

梅丽见钱氏着力拉拢，已猜出她的意思，分明托词避席，好使他们自由谈心。便和钱氏离座待行。两人离了座，浣芬也站了起来，梅丽忙止住她：

“妹妹你不用同去，大家都走了，茶博士便要收茶壶去。我们去去便来，回来还要喝茶咧。”

“我们三人同去散步，单留一人在这里看守茶壶，有什么妨碍？”

“浣芬，你竟委任我做茶壶镇守使么？要做镇守使，和你同做，要是单独教我做镇守使，还不如跟随你们做卫队。”

浣芬没奈何，只得重又坐下。梅丽和钱氏去后，景文便挨近着浣芬坐下：

“浣妹，你好忍心，从前连寄着五六封信，除却得到你第一次寥寥数十字的答言以外，你竟惜墨如金，没有好音复我。”

“你不是自认单恋者么？要是，我从前和你鸿雁常通，你便不成其为单恋者了。”

“浣妹，你觉得我对你的爱情，可是达到了沸点以上？”

“这句话你不该问我，该问自身。单恋者的恋爱程度，除却本身，还有哪个知晓？”

“浣妹，这单恋两个字，不须再提吧。现在新婚在即，新婚词典中是没有单恋两个字。好妹妹，我这般恋着你，你可恋着我么？”

“这句话恕我不能答你，只为未到答复的时间。”

“我也知道你应许我的乞婚，完全瞧在梅姊份上，现在还谈不到恋爱两个字；只是，你对于我的恋爱没有开始，我对于你的恋爱，实在爱到了无以复加。”

“无以复加么？不能加，便是减，那么我倒要担忧了。”

“浣妹，你的词锋端的厉害，一言失当，便被你捉了破绽去。我这四个形容字，确乎不妥，我可以更正一下，我的恋爱程度，实在爱到了不可思议。妹妹，这是我心坎里的恋爱供状，待到新婚燕尔，你对于我有没有这同式的爱情？”

“也许有的，但是，现在却不能预告景文兄。……”

“好妹妹，这个称呼太客气了。你不值得唤我一声哥哥么？”

“那么哥哥。”说这哥哥两字出口时，很有些艰涩模样。



“哥哥上面再加上一些亲爱名词。”

“别取笑，景文兄我和你说正当的话。……”

“景文兄三字奉壁最少限度，你也得维持方才的称呼。”

“那么，哥哥容我细说。你不是和我谈恋爱么？我只为向日有坚决的主张，人家谈恋爱，我只是反恋爱；现在呢，为着环境的关系而牺牲了这个主张，不期然而然的要跳入恋爱的圈子里。说便这般说，我只是走近恋爱的圈线，还没有纵身跳入恋爱的圈子里。待到跳入以后，才可以试验我的恋爱程度，也许不如你，也许胜于你，也许和你一般无二；但是，不能给你一纸预约券。哥哥，须知恋爱是双方的关系，不是片面的关系，一方面起了变化，一方面便不能维持着原有的热度。所以我觉得恋爱两个字，实在没有预约的可能。”

“好妹妹，你道我的恋爱不真么？别人的恋爱，或者不可预约；我为了你神魂颠倒，几乎一命呜呼，这恋爱还不可以给你一纸很正确的预约券么？”说时，声调稍高，不似方才款款情话的样子，多份他发急了。

相距五六尺靠墙的座位上，恰有一个少年在那里品茗，景文口中的恋爱声调，不知不觉的传入那少年耳朵里面，那少年举头看时，见有一男一女坐在临窗的座位上谈话。男的，穿着西装，形式上很是漂亮，似乎曾经见过一面的，却记不起姓名。女的，只见个背影，穿着印度绸的旗衫，俯着粉颈，似乎有什么心事一般。本来公园里面是男女谈恋爱的场合，那少年听在耳朵里，也没有什么关心。但是，现在瞧见女方的背影，那少年的方寸疑云，便渐渐的嗡渤起来。一壁怀疑，一壁兀自默默的自己解释：

“那女郎的背影很像她，然而决不是她。她是个独身主义者，她会得和少年男子坐在一起谈恋爱么？唉！我这颗心太不洁净了！怎么瞧见一个背影似她的女郎，便疑及她呢？我早把她当做天女般看待，只可瞻仰，不可接近。我早把她当做宛在水中央的莲花看待，只可远观，不可褻玩。我虽然天天不忘她。但是，摆定我的主意，她是个使我敬爱的人，不是个使我恋爱的人。我若提起一个恋字，便是轻褻了她的身分，也是堕落了我的人格。我长久没有到她家里去走动，不是忘了她，实在恐怕见了她，又冲动了我方寸里的不洁之潮。因为她是个高尚纯洁的女子，要是一起着不洁净的心，怎好说是拥护她的独身主义呢？那个女郎一定不是她，那个女郎一定不是她，我可以把我宝贵的生命替她担保的。”

“好妹妹，你怎么半晌不开口？我这数十天的单恋病，便是一纸很正确的恋爱预约券，你兀自不信么？”

“哥哥，我们不用讨论这问题了，彼此相喻于无言吧。我们急于提议的，便是读书问题，我现在已不想做小学教员了，将来还得继续我的读书工作，我希望能进大学，你肯成就我的志愿么？”

那少年侧耳静听，虽没有句句入耳，但是，方才消释的疑云，重又嗡渤起来。

“奇怪，奇怪，这声音分明是她，难道她的独身主义已消灭了么？不是，不是，也许有声音相似的，免得疑惑，不如走到那边去认一认她的庐山真面。”想罢，便即起身，转到那边，恰和浣芬打过照面。

“不是沈女士么”少年很惊讶的问。

“卿笙先生，长久不见了。”浣芬站着回答。

万景文听得卿笙两个字，猛然想到梅丽曾向他说过：“有一个少年唤做陆卿笙，也曾向沈姓乞婚，只为浣芬表示了主义，卿笙才打消了这条心，而且不大到沈宅去走动，说是拥护浣芬的独身主义。”今天却在这里相遇，一个是独身主义的拥护者，一个是独身主义的破坏者。想到这里，很觉有些惭愧。但是拥护者情场失败，破坏者高唱凯歌，想到这里，又暗暗的私自侥幸：

“沈女士，听说你上半年毕业 BA 女子中学，名列第一；我这时恰在上海，没有登门道贺。现在暑假过了，可曾进大学么？”

“为着家庭经济窘迫，还没有进大学。但是，今年不进大学，来年总得设法成全我的志愿。”

“沈女士是女界中有数人物，我很希望你进大学。但是，同时我尤其希望，……”

“卿笙先生，怎么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呢？”

“女士，恕我冒昧，我同时尤其希望你贯彻从前所抱的主义！”

“这是我的素愿，卿笙先生，你也深知其细的。但是……”

“浣妹，你看她们来了。”

浣芬正在窘迫时，亏得景文这般一说，她才移转目光，向外面看时，果见梅丽和钱氏散步回来。便向卿笙点了点头儿：

“卿笙先生，缓日细谈。”说罢竟向外面迎着梅丽和钱氏去了。

卿笙快快的回座，很无聊的把手支着头，慢慢地想：

“这真出我意料以外，她竟改变了主义么？要不是改变了主义，为什么年轻男子向她谈起恋爱来呢？不是，不是，浣芬是我素所敬爱者，素所崇拜者，她决计不会改变主义的。况且恋爱两个字出于那男子之口，不是出于浣芬之口，我怎么疑及浣芬呢？我方才隐隐约约听得浣芬向那男子提议的是读书问题，可见男子对于浣芬有恋爱，浣芬对于男子没恋爱了。浣芬依旧是个独身主义者，我何必疑及她呢？”想到这里，胸次觉得稍宽。但是，略一转念，又沉闷得什么似的：

“我祝她贯彻她的主义，她回答我的话，只说了半截，来了女友，她便截然而止了。她说到但是两个字，便不说了。但是以下是什么？我不妨向她问去。”

卿笙举头看时，浣芬和她的同伴都不在东斋了。待要追上去问，似乎太冒昧，太鲁莽了，被人家说事不干己，何必气吁吁地去探听下落？他只得依旧支着头，慢慢地想：

“但是，但是，什么叫做但是呢？照文法上讲，这是转捩的句法。她上文说她的独身主义是我深知其细的，下文但是一转，那便有些不妙了。我且揣摩她的口气，替她下一转语：——但是为着潮流所鼓荡，我不再坚持我的主义了。——但是为着环境所压迫，我便放弃我的主义了。——不对，不对，这般意志薄弱的论调，断然不会出于我所最敬爱最崇拜的浣芬女士口中。我的揣摩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这颗心太不洁净了！我且换个论调，替她再下一断语：但是旁人的独身主义，不过在口头标榜，我的独身主义，是终身履行的。——但是先生为什么又提及这桩事？难道我的独身主义，有不能贯彻的证据落在先生眼里么？——要是她这么说，我便自认失言，也是情愿的。我想她决计这么说法，只为她是我所最敬爱的最崇拜的。她守独身主义，我也守独身主义，……”

“卿笙，你在这里自言自语，嘈些什么？”

卿笙被这一呼，才平静了他的方寸思潮。来的便是他的学校同人陈商逸，手中大小提许多匣子和纸包。

“你到观前采办东西，都曾办齐了么？”

“都办齐了。耽阁了好一会工夫，我只怕你在这里等得焦急，因此办齐东西，立刻唤着车儿赶来看你。走进东斋，却见你一个儿在这里喃喃自语，你究竟喃喃些什么。”

“一个人没精打采，无可消遣，才把从前读熟的几篇文字，背着解闷。”

“时候不早了，我和你回旅馆去。到了明天，还得趁着早车赶到上海去上课咧。”

第十章

追悼主义之花的十字联

这一番的未婚夫妇在公园里款款情话，景文再三向浣芬献媚，仿佛要把一肚子的爱情，完全倒将出来赠给浣芬。但是，景文赠给她的东西，不是爱情；未婚夫妇会面的结果，只赠给浣芬十二分精神上的不快。

公园游罢以后，景文还陪着她们去上馆子。坐定以后，大家有说有笑，浣芬只是落落寡言。餐罢，景文请她们看夜戏，浣芬只说头疼不能奉陪，于是万家姊弟俩，和沈家姑嫂俩，彼此分道而归。

浣芬的头疼，本是说词；但是回去以后，翻来覆去的睡不安稳，想到陆卿笙向她说的：“希望女士贯彻你的主义！”这句话何等厉害？分明向她的精神上猛鞭一下。她一时竟无以回答，亏得梅丽和她的嫂子都来了，她才能够度过这重难关。现在回到家里，睡不安稳，实行那清夜扪心这一句话，精神上的鞭痕，给她一个很深的痛苦，她翻来覆去的想：

“牺牲主义时代的我，和那拥护主义时代的我，形体上同是一个沈浣芬，精神上却不可以同日而语了。我向日出门邀游，总是落落大方，不会逢到什么窘迫的境界，这一次公园邀游，我可窘迫达于极点了。在先遇见了冯静娴，恨没个地洞可钻，亏得静娴也改变了宗旨，她对于我还不曾十分挖苦，这重难关总算被我度过了。后来在东斋遇见陆卿笙，这真出于我的意料以外，我只知道卿笙在上海担任教员，却不知道他尚在苏州。我们在东斋品茗，他也在东斋品茗，多份我们的谈话，完全被他听得了。偏是喜谈爱情的万景文向我絮聒不休，絮聒有什么用呢？我应许他的婚约，不过激于一种从井救人的义侠行为，并不是真个爱情的结合。他难道没有了解么？他要和我谈恋爱，须在蜜月以后，现在还早咧。他越向我谈恋爱，我越觉得他的行为卑鄙，怎及陆卿笙这般光明磊落，肯牺牲着片面恋爱，拥护我的独身主义呢？但是，我真个对不住他，我的主义竟完全失败了？他依旧拥护我的主义，而我却不能牢抱我的主义。他向我说一句‘我希望女士贯彻你的主义！’他为什么道这一句？多份景文说的许多肉麻话，完全被他听得了。因此，他向我道一句婉而多讽的话。他道这句话，他对于我悲愤达于极点了。我曾记得哥哥说起陆卿笙的性质，和我一样怪僻。我抱独身主义，他也跟了我抱独身主义。曾有人替他作伐，他回答一句话很奇怪，他说：‘我要拥护人家的独身主义，我的本身不得不做一个独身主义的实行者。’人家听了，莫名其妙，我却很感激他，很钦佩他，知道他不但拥护我的主义，并且已受了我的主义化而走上同一的轨道。事到如今，我怎生对得住他呢？我们出东斋时，我遥向他说：‘卿笙先生再会。’他理都没有理我，只是支着头向茶壶呆看。我在先以为他假装不闻，现在想起他决不是假装不闻，他实在是悲愤极了。他呆瞧着茶壶，自嗟自叹，我向他话别，他怎会知晓呢？唉！卿笙，卿笙，我实在对不起你，我合该向你负荆。但是，我素来志高气傲，不肯轻易向人服罪。况且，我的主义失败，其中有种种说不尽的委曲，并非我的立志不坚，我恨不得和盘托出的告诉你这种种苦衷。我把苦衷向你披露以后，多少总得你几分的谅解，强如贸贸然向你负荆请罪。……唉！卿笙，卿笙，你这一句婉而多讽的——希望女士贯彻你的主义！简直鞭挞我的精神，而给我一条永远不会磨灭的鞭痕。你要是知道我的种种苦衷，或者婉而多讽的论调，变而为怜我悯我的论调。我的苦衷用什么方法告诉你呢？我上门访你，我可办不到，无论你在苏在沪捉摸不住，便是真个

在家中，我怎能冒昧的上门访你？我一向不曾上你的门，这回上门，眼见得是登门请罪了。我怎肯呢？除却上门，或者和你通一回书，在书面上剖白衷曲。但是，你这句婉而多讽的话，并没有明白披露我的罪状。也许不是讽我，是颂我祝我。我若写信给你，噜噜嗦嗦，拉上这许多话，也不是个道理。况且，我和你多年没有通过信，画蛇添足，我怎肯呢？……我不愿去访他，又不愿写信给他，那么我的苦衷，他终于不会知晓。但是，我不去访他，他或者来访我。——也许不访我而访我哥哥。——待他提及这桩事，我便倾筐倒筐的告诉他，请他替我设身处地的想想，除了许婚，可有旁的方法？他要是不来访我，但给我一封含有责备意思的书信，我便乘着答复的机会，也可倾筐倒筐的告诉他，请他替我设身处地的想想，除了许婚可有旁的方法？……要是他不来访我，又不写信给我，这便怎样对付呢？我想，他或者不来访我，但是，这一封责备的信，迟早总有的。便不写给我，也得写给我哥哥。现在我头脑涔涔，不用胡思乱想吧。”

浣芬盘算了大半夜，倚枕听那时辰钟，从上半夜十点钟敲起，忽然十一下了，十二下了。她便自己下一个警告道：“时候不早了，快快睡着罢。”其实睡魔这样东西，惯受攻击而不惯受欢迎。假如你长日无事，预防睡魔来侵袭，手执着一卷书，做那驱逐睡魔的工具。你越想驱逐它，它越是要做不速之客。你看书只看得没多几行，早已手倦抛书，被那睡魔征服了。假如你在夜静灯熄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稳，心中着急，只恐为着失眠，明天不得早起，便强闭着眼睛，欢迎睡魔光临。你越是欢迎它，它越是不来睬你。即如浣芬说的“快快合着眼睡吧。”这便是表示着欢迎睡魔的意思。她既拍了一个极诚欢迎的心电给睡魔。她便闭着眼睛，扫除着思虑，专候那睡魔光临。亘耐思想和秋后的落叶一般，一壁扫去，一壁又是飘飘的坠下，同时扫个不停，同时又落个不停。浣芬欢迎睡魔的心电是在钟鸣十二下时发出的，可是，接不到睡魔的复电，隔了一会子，钟鸣一下了。又隔了一会子，钟鸣二下了，三下了。浣芬心灰意懒，再也不希望睡魔光临，准备一夜无眠，眼看着红日东升，在这当儿，睡魔便乘隙进攻，浣芬反而朦胧的睡去了。来日起身，受了失眠的影响，头疼了大半天。

陆卿笙果有书信来么？候了良久，简直没有片纸寄来。浣芬见了哥哥质甫，也曾问及卿笙可有信来？质甫说和卿笙久疏音问，从去年秋到今秋，不曾通过一回书札。浣芬盼不到他的来信，心头很觉不安，但是卿笙既没有责言，浣芬当然不能写信去道歉。

忽忽光阴，梅丽的嫁期便在目前了。梅丽嫁后，接着便是浣芬的嫁期。出嫁的前三天，BA女校同学姊妹送来的催妆诗和新房联，不计其数。有调笑的，有颂扬的，浣芬见了，只是付之一笑。她以为调笑的既不会谅解她的苦心，颂扬的也是浪费笔墨，只为她和万景文的结合，实在无颂扬的必要，与其做一篇颂扬文章，还不如感慨淋漓的替她做一篇凭吊独身主义的祭文，倒可以博得她几点同情之泪咧。

许多颂扬的对联，中间忽夹杂着一副五言短联。浣芬揭开看时，是写着一笔《张黑妇志》的魏碑，很别致的十个字，叫做“悻矣！相思木；悲哉！主义花。”她看了这上下联，泪珠儿早已夺眶而出，她又读那——贺浣芬女士于归之喜兼悼浣芬女士主义之花，吴中陆卿笙拜撰并书。——上下联的题款，她竟放声的哭了。

钱氏正忙着替小姑料理嫁妆，她越忙，她的心里越快活。她眼巴巴盼望的便是玉成小姑这桩亲事。现在亲事成就了，嫁期便在目前了，她想：“丈夫是个清苦的教育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带着几分酸气，现在好了，姑夫便是赫赫有名的资本家，自古道至亲莫如郎舅，丈夫和万景文做了郎舅，多少总得沾些油水，只须在妹夫家中做一位帐房先生，每年的进款，也比着在小学校里面做那叫哥哥生活，——教员——强过数倍。”她又想：“我替小姑料理嫁妆，不是瞧着小姑的面，却是瞧着姑夫的面；不是瞧着姑夫的面却是瞧着资本家的姑夫的面。有了万景文做我的姑夫，我便替小姑出些气力，反正总不吃亏。要是，小姑嫁了一个穷措大，无论怎么样，总不能引起我替她帮忙的兴趣。”她又想：“小姑嫁了资本家，我做嫂子的也替她欢喜，料想小姑的心里，合该比我快活，然而我偷眼看小姑，并不见她面有喜色，小姑是胸有城府的人，面孔上不肯挂着欢喜招牌，心窝里一定开着快活林糖果公司。”



“谁在那里哭？这不是小姑的哭声么？”钱氏停着工作，细细的听。

“奶奶快来，小姐哭倒在床上了。”一个佣妇气喘吁吁的跑来这般说。

钱氏得了这报告，真出于她的意料以外，赶快来看浣芬，见她倒在床上，哭的透气不得。忙问旁人，妹妹为什么痛哭？都说：“浣芬好好的阅看送来的贺诗和贺联，看到这一联，便不能自禁的痛哭起来。”钱氏见是陆卿笙寄来的贺联，心中早已不高兴，读了这十个字，倏的怒骂道：

“小陆该死，这十个字还像什么贺联？妹妹出嫁，和他毫无关系，不该送这糊弄头的联语来咒人，分明见着人家结婚，心怀妒忌，行使这卑劣手段。妹妹，你不用哭，他这无意识的损人不利己的笔墨，只算他放个黄狼屁便是了。他咒人便是咒着自己，妹妹你不用多疑，我看小陆决计不会得好死，这副对联，我替你焚去了吧。”

浣芬听说要焚去这副对联，急急的从床上起身，含着眼泪告钱氏道：

“嫂嫂，这副对子写的是实情，并不是挟恨咒人，焚去不得。”

“妹妹，还是焚去的好，须知这副混帐对联，万万不能送到新房里去张挂的。”

“不张挂是可以的，但是，总得保存着，做个纪念。”

“妹妹，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把对联留着，准备过了几天，和小陆交涉。猜的对么？”

“嫂嫂，你别怪着陆卿笙。卿笙是不错的，错在我沈浣芬一人身上。他不向我交涉，已是我的侥幸，我怎敢向他交涉呢？”说罢，又是呜呜咽咽的哭。

钱氏觉得浣芬的哭，哭的莫名其妙，把这副对联藏着，藏的莫名其妙，不怪小陆而自己承认过失，承认的莫名其妙。总而言之，就钱氏的眼光中观察浣芬，竟是唯一无二的怪人。依着钱氏的性子，恨不得爽爽快快的把浣芬数说一顿，教她赶快改革这古怪脾气。她向浣芬瞅了一下，靠着长嫂为娘的势力，鼻子里哼哼的几声，有许多含在嘴里的责备之词，宛如升着火的车辆似的有跃跃欲出之势。但是，一个转念，她便连咽着几口唾沫，把预备的说话和唾沫一齐咽下。她不但是不肯责备浣芬，反而取出手帕，替浣芬揩泪，款款轻轻的向她劝慰：

“妹妹，你不用伤心吧，你的心事，我都知晓的，难怪你要不快活。但是，你的大喜便在目前，好妹妹，瞧着你嫂嫂分上，暂时不要想起这桩事吧。”

亏得浣芬没有回诘她一句“你知晓我有什么心事？”要是这般诘问，她便没话回答了。在这三天中，钱氏对于浣芬，表示着素来未有的亲爱。浣芬说什么，钱氏便跟着她说什么，她还肯责备浣芬么？浣芬是大资本家的媳妇，是沈姓的姑奶奶，钱氏扳着指头算亲戚，凡是沈姓的亲戚，除却这位姑奶奶，再也寻不出第二位家产钜万的人。她想自己心直口快，动不动便把小姑数说惯了。方才亏得这几口唾沫，把非理的说话咽入肚里，要不然，得罪了姑奶奶，便是将来经济上莫大的损失。

吉期到了！浣芬嫁了！男婚女嫁，本是人生必经的阶段，门前抬过花花轿儿，一般观众，也只不过谈谈场面的大小，仪仗的多少罢了。惟有浣芬的轿儿打从黄鹂坊桥经过，邻里人家见了，却有种种不同的论调：

“独身主义，独身主义，只是说说罢了。”

“金钱万恶，金钱万能，她的独身主义，成了金钱底下的牺牲品！”

“牺牲独身主义，不是她的本心，只为她的哥嫂要攀援这头高亲，才强迫她打消了主义。”

“她的出嫁，实是万分不愿意。她的主义，完全为着友谊分上而牺牲的。”

万景文不曾和浣芬发生单恋时，他的恋人只是费晓楼画册里的美人。他再三央托关中间人——他的表兄吴卓生——把画册购取到手，他足足有两星期不曾出门，每日摊开画册子，赏识他的画中爱宠。他对于画册里的美人，尚且这般的恋恋不舍，何况娶了这一位号称玫瑰皇后的沈浣芬呢？数十天的单恋债，要在燕尔新婚中勾销净尽，闺房之乐，可以意想及之，不待著者描写了。

“文儿还没有起身么？”万太太把手指弹着房门，且弹且说。

“婆婆在门外唤，你可听得么？”浣芬推醒了景文轻轻的说。

“妈，清早来叩门，做什么？”

“嘿！你好糊涂，十点钟了还算清早么？你的身子保养要紧，可记得医生怎么样说的。你好起来了，日高不起身，被人家传出去，不要当做笑话讲么？”

这是浣芬出嫁五天后所受的戟刺。她知道婆婆语中有刺，表面上教训儿子，实际上讥讽媳妇。可是，她受着老大的冤屈，她素性不喜晚起，便在新婚宴尔中，她也含着鸡鸣戒旦的意味，屡屡催促景文起身。景文不肯起，她便准备先自下床，免得惹人笑话。无如景文下死劲的不肯放还，喃喃的念着王桐花的蝶恋花词道：“忆共锦衾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现在受着万太太的讥讽，她又不好意思向婆婆申辩，只是，闷闷的受气，想到出嫁以后，卧起都不得自由，这个嫁字，实在是个不祥名词。她不禁眼圈儿红了，这便是她出嫁后第一次淌泪。——以后淌泪的日子正多咧。——她未嫁时，早虑到这一层，明明可以避免而终于不得避免，教她怎么不伤心呢？

第十一章

独恋者的悲哀

她追悼她的主义之花，只把眼泪做奠酒，任凭她滴尽泪泉，总浇不活这朵已萎的主义之花。但是，景文见她垂泪，总是这般劝慰：

“你好端端又淌泪么？快不要淌泪，你淌一回泪，我的精神上便感受一回苦痛。”

后来浣芬时时垂泪，景文见了，论调便换了：

“你又淌泪么？你的淌泪真没来由。人家居了你的地位，纵然不是天天的笑逐颜开，也不会这般的愁眉泪眼。”

“你可以把人家比我么？须知我抱的主义和人家不同。”

景文仔细一想，觉得是自己失言。浣芬的主义和寻常妇女不同，她为着景文牺牲主义，景文却责备她为什么愁眉泪眼？实在太不相谅了，他便再三向浣芬道歉，表示他出于无心的冒犯，要求浣芬谅解。浣芬没办法，也只得谅解了。

后来浣芬又时时垂泪，景文见了，论调又换了：

“你又淌泪么，在这蜜月中间，我不曾薄待了你，你不该把泪眼对我。你大概对我有些不满意吧。”

“你怕见我的泪眼，你便不该千方百计的把我娶入门来，须知你的成功，便是我的失败。”

这几句话，景文很觉得难受。但是，仔细一想，景文的成功，确是浣芬的失败，便俯着首没话可说，大概是默默承认了。

后来浣芬又时时垂泪，景文见了便不再来慰藉，也不再来诘问，只是持着冷静态度，有时怕看她的愁眉泪眼，反而到外面去走走，顺便去看他的姊姊梅丽和姊夫陶蓉初。

“文弟弟，你又来了么？你来，我是很欢迎的。但是，冷落了你的浣芬妹妹，我不答应。”

“梅姊，她又在家里淌泪了。我没法止住她，我又不能陪着她淌泪，只得到外面散步散步，待她泪干了，再去陪她。”

“景文，你这句话道错了。”陶蓉初说。“须知新夫人在蜜月中间下泪，做丈夫的该负着爱情不能充分贡献的责任。她不是为着精神上苦痛，为什么淌泪呢？你要她泪干，便不该撇她在家里。须知一种真爱上的热度，可以烘干美人颊上的泪点；一种真爱上的光线，可以晒干美人腮边的泪雨。景文，你自夸是真情种子，这些情的教科书上极粗浅的学说，你怎么不知道？”

“文弟弟，你要和着浣妹同到这里来，我巴不得你们在这里多留一时半刻。现在浣妹在家里伤心，我只得立逼你回去解劝解劝。”

“姊夫，姊姊，容我分说。我不是不劝她，我劝她不听；不听也罢，她反而更加悲痛了。为这分上，我见她淌泪，不敢贸然去解劝。”

“景文，这句话太觉不近情理，我不敢信。须知同一解劝，有真的解劝，有假的解劝，有给以精神上安慰的解劝，有给以精神上戟刺的解劝，解劝只是一个呆板的名词，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果然是真的解劝，果然是给以精神上安慰的解劝，还得用着适宜的口吻和态度，不使对方发生什么误会，这才叫名副其实的解劝。景文，你依着我的指导去解劝，纵然不能立见奇效，也决不会增加她的悲痛。你方才说：‘她反而增加悲痛了。’这便是你不善解劝的供状。”

“文弟弟，你姊夫指导你的方法，都是不错的。你秉着一片诚意去解劝，浣妹一定可以破涕为笑的，快快去吧。假如芬妹从了你的解劝，你便打电话到这里，免我记挂。”

“景文，休得迟疑，我这里要下逐客令了，快快请吧。”

景文经他们夫妇俩这么一说，天良愧悔，自己不该撇着浣芬在家中淌泪，便匆匆的辞却蓉初夫妇，径回家里。蓉初送了景文，回到里面，和梅丽讨论方才的事。

“我看令弟这个人，有些用情不专。”

“我也瞧出他的恋爱，是进锐退速的恋爱，不是循序渐进的恋爱，我很替浣芬妹着急，并且我方寸自讼，我怎样对得住浣妹？”

“令弟最大的缺点，便是没有恒心。对于物质上喜新厌故，还没妨碍，对于伉俪上也是喜新厌故，那便完了。”

“他央求我玉成这头亲事，什么话都说到。指天立誓，但求浣芬肯嫁他，他便一辈子的爱护着浣芬，直到末日才休。现在蜜月还没有过，他和浣芬已有些貌合神离，这不是好兆咧。……他在去年恋着费晓楼的画册，朝也捧着画册看，暮也捧着画册看，如是这般的一星期，他便厌了，把这部画册搁在插架上，动都不曾一动。还记得上月我向他借这画册看看，他没精打彩指着插架道：‘你爱他，只管取去，说什么借呢？’我看这部画册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灰沙，可见他久已不曾翻阅了。我不禁动了一种感触，便向他警告道：‘文弟弟，你当初渴望这部画册的情形，和现在恋着浣芬差不多。你对于画中人人生厌，这是物质上的东西，任凭尘封土裹，画中人决不会起着身世之感。你现在亲事已成就了，不日要迎娶浣芬进门了，我希望你对于浣芬不要和费晓楼的画册一般！’我说这几句话，文弟弟便大发脾气，道我拟不于论，道我轻视了他的人格，道我侮辱了浣芬，把她和画中人相比。我当时便向他道歉，我说：‘但愿你不要这般，我便自认失言也不妨。’……照着现在的状况而论，我的预料竟不幸而中了。唉！早知如此，我们便不该使用这条苦肉计，害了我的浣芬妹妹。”

“已往的事，且不必说了。浣芬的主义，一半为着我们夫妇而牺牲，此后我们对于令弟，总得时时监察他，督促他，万万不许他和浣芬在爱情上发生细微的裂痕。但看令弟经我一番责备以后，很有些悔悟的表示，将来的浣芬也许不会和费晓楼画册中的美人一般，这便要看我们调护的本领了。现在最紧要的，便是要守候着电话箱中的好音。”

“的零零！的零零1”

“电话来了，待我去接。”梅丽急迫的去听电话。

“是的，你是文弟弟么？……没有事了，那便很好……浣妹也在这里么？请她谈话。……是的，你是浣妹么？……你第一保重身体，我是害病害的怕了，多病方知健是仙，若要身体好，须得放开怀抱，这话对么？……我归宁的日期便在后日，相见不远，和你再会。”

梅丽挂了传音筒，含笑和蓉初说：

“好了，经着文弟弟一番诚意的劝解，浣芬已回嗔作喜了。她又在电话里问我归宁的日子，她有许多话要和我细谈咧。”

“令弟还算肯听人言，但愿他们俩永远和好，和我们俩的爱情一般。”

“从此以后，我们俩该做文弟弟和浣芬的爱情保障人。”

忽忽三天，正是梅丽归宁的日子，陶太太和梅丽的感情很好，听得梅丽要归宁，很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妈妈，她归宁的日子，我只许她十天，免得妈妈在家中寂寞。”

“你太不近情理了，媳妇归宁，怎好限定日子，你去见丈人丈母，仔细受他们一顿训斥。”

“婆婆别听他混话，这是昨天我向他说说的。……归宁合该住一两个月，但是，婆婆病体新痊，我不放心，只好缩短日期，以一句为度了。……他竟当着我的面说谎，在婆婆面前丑表功，说什么是他给我的十天限期。”

“原来出于媳妇的孝心，这是我很感激的，不过令尊令堂知晓了，不免见怪，媳妇你便宜行

事吧。”

“ 的零零！的零零！”

“ 电话来了，你去接一接，也许是我们家里打来的。要是问什么时候派着包车来接我，你便说下午三点钟。”

蓉初点了点头儿，忙去接电话。

“ 是的，你们是万公馆么？……在这里，我唤她来接。” 蓉初回头来向梅丽说：

“ 快来，快来，你们家里有电话，要你亲自去接。”

梅丽接受了蓉初手里的传音筒。

“ 我是梅丽，你是谁？……是文弟弟么？……什么，她哭晕了么？……现在已经苏醒了么？端的为着什么？……为着一封信，谁的信呢？……听不明白，我马上便来，包车已派来了么”……决不迟延，马上便来，再会。”

梅丽放下传音筒，很惊惶的向陶太太报告：

“ 婆婆，方才舍弟传电话来，催着媳妇立刻回去，只为浣芬哭晕了，听说为着一封书信起见，毕竟是什么书信，在电话中听不明白，媳妇只得立刻回去。”

毕竟是什么书信？梅丽回去后，自会知晓。现在她候着包车，还没有知晓是谁寄来书信，心中异常纳闷。陶太太母子听了，也是纳闷得什么似的。在下怕阅者诸君跟着他们纳闷，先来叙个明白：原来这一封很厚的信，是上海寄来的快信。署名的是陆诗笙。——是陆卿笙的哥哥，——里面的信，都是卿笙写的：

浣妹爱鉴：

上月我寄给你的追悼主义之花的联语，你大概不以我为太煞风景而付之丙丁吧。浣妹，我那天亲自捧了这副对联到邮局里挂号以后，相隔不过一小时，我又懊悔不迭，懊悔不该在你行将出阁的时候，寄给你这副赚你涕泪的不祥对联。我不是始终敬爱你的么？我不是始终崇拜你的么？我便替你的主义之花凄怆而凭吊，也只可暗暗的凄怆，默默的凭吊，我为什么形诸笔墨，写在冷金笺的喜联上呢？我真荒谬达于极点了，我立刻赶到南京路邮政总局，向邮员交涉，要把这副对联取回。但是，只差着半点钟，发出的邮件竟没法追回了。浣妹，这是我对于你很抱歉的。

浣妹，你这朵出类拔萃的主义之花，竟受着环境的影响，而憔悴枝萎以死了！我骤得着你不日出嫁的消息，我脑血沸腾到最高度，我急于要诘问你牺牲主义的理由，立即请了一天的假，准备趁那特别快车回苏州，还怕快车不快；要是民众飞机开办了，我便乘着飞机回去。……但是，终于不曾回苏，终于不肯向你诘问牺牲主义的理由。这是什么缘故？这便是我敬爱你崇拜你的心理，压服了我的沸腾到最高度的脑血。唉！浣妹，你断不是贸贸然牺牲主义的女子，我没有调查的明明白白，我怎忍向你诘责呢？

后来我每逢苏州有人来，常常探问你的消息。自从遇见了万氏的亲戚吴卓生，他对于你婚姻的结合是深知其细的，他委曲无遗的把你的许多苦衷告诉我。听罢了他的报告，我对于你十分谅解，十二分谅解。浣妹，浣妹，我所以毅然决然的寄这一副对联给你，我知道你对于你的主义之花一定也是无穷悲悼的，不过，在临嫁当儿，你不能把追悼的意思写上对联，我便替你代写了。一方面追悼你的主义之花，一方面预吊我的相思之木。你见了对联，决不会疑我咒你骂你的。但是，旁的人见



了，也许疑我是恶作剧的，我所以急急的要向邮局追回这邮件。

浣妹，你对于我写给你的“悲哉主义花”这一句下联，你当然彻底明白，不用我添什么注解。但是，你对于“悴矣相思木”这一句上联，纵然明白，恐不能十二分彻底，我便有急于注解的必要。要是，我现在兀自迟延着不肯自下注解，恐怕今生再也没有自下注解的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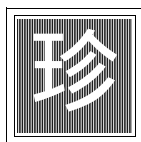
浣妹，我这封书不是一天写成的，今天写几行，明天写几行，算是我夜深人静的功课。我提笔写信时，我不知写到何日才了，我也不知何日可以寄给你看。但是，这封书不寄便罢……也许搁着一月两月不付邮……若遇到可以付邮的日子，一定快邮寄给你看；因为我在信封上已写着加快字样，而且粘着快邮该粘的邮票。

浣妹，你我的环境相同，你早丧父母，我也早丧父母；你在哥嫂手下讨生活，我也在哥嫂手下讨生活，不过，我的哥嫂比你的哥嫂慷慨一些，开通一些。慷慨的实验，便是对于我历年学费，源源供给而没有一句吝啬的话。开通的实验，便是对于我所抱的主义，纯任自由而不加以无谓的干涉。论到主义，我有什么主义呢？我的主义完全是浣妹的感化作用。我央人到府上乞婚的时候，脑海里完全没有独身主义四个字影。我只因浣妹的身世和我相同，浣妹的学问品行和见解又有一部分和我相同，我眼见的女学生不知有多少，但是，要使我方寸区域筑起受降城，建起纪念碑，心悦诚服的敬爱和崇拜，除了你浣妹再无别一个。我当时有一种冥想，天生我陆卿笙这么一个落落寡合的男子，天又生你沈浣芬那么一个矫矫不群的女子；而且，晨夕见面，做了多年的邻居，彼此都是怀抱着一种不肯随波逐流的志趣。天生陆卿笙，不是为着伴你沈浣芬的岑寂而生的么？天生沈浣芬，不是为着伴我陆卿笙的孤零而生的么？似这般特殊的一男一女，合则两美，离则两伤，我央人到府乞婚，便是抱着这种希望。

后来经你表明主义以后，你我的亲事当然无接近的可能，我得了这消息，足足有三四天的怅惘和凄愤。我觉得我的生命之船在大海中一簸一荡，而没个归宿；我觉得我的生命之灯，压迫在狂风底下，只剩着萤火一般的光焰。这三四天里，我可失望达于极点了，举眼看天空，蒙着一层黑纱也似的，太阳黯黯地失却了原有的光彩；侧耳听枝上的鸟声，似乎在那里唱着失恋的歌曲，……这便是第一期单恋病的现象，我那时要没有一种很坚决的克制力，我的单恋病便害得成了。

我忽然醒悟到我的乞婚被拒，并不是情场失恋，我为什么要怅惘和凄愤呢？浣妹有浣妹的主义，浣妹为着拥护自己的主义而拒婚，不是为着卑视我的人格而拒婚，我为什么要怅惘和凄愤呢？想到这里，我从失望中发现一粒兴奋的种子，我立誓要尊重浣妹的主义，我立誓要拥护浣妹的主义，我立誓要把浣妹的主义作为我陆卿笙的主义。于是我便写着一封道歉书寄给你，声明我对于你的主义一辈子拥护到底，这是两年前三月十七日寄给你的，想你也该记得。

我寄给你的书，第一句便是“我所敬爱而崇拜的浣芬女士赐鉴”，我可没有唤你浣芬啊。便是我偶尔和你会面，你唤我先生，我也唤你女士；我现在给你的书，贸然竟以浣妹相称，这浣妹两个字似乎失却了根据。唉！浣妹，我唤你浣妹，已有两三年的历史，这不是靥面的称呼，却是我把你在心坎儿上供养时的一种称呼。我一天到晚，我的心灵



不知要唤多少声浣妹。但是，你没有知晓。

浣妹，我写到这里，便有许多回肠荡气的话，奔赴腕底，准备淋漓漓漓的写个爽快。但是，的零零，的零零，不做美的熄灯铃，在连续不断的摇着，转眼便黑暗了，只得搁着笔，和你道晚安。

孟冬三日卿笙于春申中学。A.

第十二章

我的单恋还在两载前

我心坎中的浣妹：

上一次写给你的信，搁着不寄，只在纸尾缀着一个 A 字记号，我准备保存着，直待 B，C，D，……联续不绝的信都写就了；直待我不能再写了；然后一古脑儿纳在一个大封套里，由快邮寄给你看。

我对于你的称呼，不是进了一步由浣妹而变为我心坎中的浣妹么？但是，我的信没有达览的时候，无论我对于你作何称呼，你完全不知晓；结果也只和我的心灵唤你多少声浣妹一般无二罢了。

浣妹，我的浣妹，A 字号的信中，尚有许多含而未发的话，我继续讲给你听：我对联中“悵矣相思木”这五个字，便是自己替自己唱的薤歌，自己替自己著的祭文。当时我因尊重你的主义而和你疏远，其实我的身子和你一天天疏远，我的心灵却和你一天天的接近。我那时觉得偌大的苏州城里，志趣高超的青年男女，只有你我两人。你为着你的主义努力，我也为着我的主义奋斗……其实我的主义便是你的主义……你对于人生的究竟，悲观多而乐观少；我的人生观，也是这般。你对于婚姻两个字，悲观多而乐观少；我的婚姻观也是这般，我当时冥想青年男女的独身主义，重实践不重空言，总须有一二十年的独身实践，才不愧是独身主义的实行家。旁的人标榜独身主义，我不敢信；惟有你的独身主义，是我深信不疑的。休说十年二十年不改变，便是到了白头，也和今天一般。我的浣妹，你的主义不变，我的主义当然也不变，我们形式上不能同衾共枕，我们精神上却是同心一志，所以任何男子不配唤你浣妹，惟有我陆卿笙该唤你……浣妹……我的浣妹。因为你是我的同志啊！

浣妹，我与你的婚姻虽无接近的可能；但是，我爱你的热度，不因婚事不谐而锐减，反因婚事不谐而激增。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你抱着独身主义，我也跟着你抱独身主义；要不是我爱你的热度达于沸点，怎肯这般的坚决呢？浣妹，你应许万姓的乞婚，只为他……我的情敌……害了单恋病，你恐万姓断了嗣续，又恐梅丽误了婚期，又恐陶姓生了障碍……这都是吴卓生告诉我的……唉！浣妹，害单恋病的，你只知道有他，你不知道有我。他的单恋病是他乞婚的一种工具，……换一句说便是攻你主义的迫击炮……他仗着单恋的宣传，做那黄盖乞降的苦肉计，有你这仁心侠骨的浣芬妹妹，那得不堕其术中？我呢，我确是个单恋者，但是，我这单恋除却我自己知晓以外，任凭什么人都不得知晓，尤其绝对不得知晓的便是浣妹。我为什么不给你知晓呢？我同时有两种矛



盾的希望：第一种，成就我的恋爱因缘；另一种，完成你的独身主义。这两种希望是不相容的，少不得在我方寸之地开一次希望的决胜会；但是，天人交战的结果，失败的是第一种希望，胜利的是另一种希望。于是我只向着……完成你的独身主义的一方面努力工作，至于单恋的苦痛，绝对不肯给你知晓。我便从单恋而至于精神恍惚，肌肤憔悴，一步步的增加病状而至死，我也是很情愿的。浣妹浣妹，借着单恋两字做先遣队，希图摇动你独身主义的阵线，这是一种卑劣思想，我绝对不肯干的！

浣妹，我已自认是个单恋者了，我不逢必要的时期，决不肯披露我对于你单恋的真切状况。现在我披露我的单恋了；但是，这封信依旧搁着不寄，便和没有披露一般。我附带报告一桩事，我吐血的旧恙又发了！写到这里，我觉得喉间痒痒的不可忍耐，我只得停笔了。

孟冬十一日夜半失眠，卿笙起而书此。B。

我的浣妹：

我卧病一星期，我的功课都是托我的同事陈君商逸庖代的。许多同事中，大都劝我回乡养病；只为我并不靠着做教员生活，在这里力疾从公，殊不值得。唉！浣妹，我怎么会回苏州呢？我到了苏州，便感想到那天在东斋品茗，见一个不相识的男子和你谈恋爱，而声音唤着你浣妹，你俯着颈儿不瞅不睬，由着他谈恋爱，而你只向他要求读书，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才知道他便是把恋爱做乞婚工具的万景文，……他便是我的情敌。我离着苏州，还可以把那天的事暂时沉在脑海的最下一层；但是，一到了苏州，这幅影象便立时活现在眼前，这是和我病体大不相宜的。

浣妹，这一幅深刻的影象，若要忘却，除是我全部失了知觉以后，我有几首赠给情敌的诗，没有写在纸上，只放在自己肚子里沉吟。现在乘着在房里养病，我便写了出来，预备你将来见了我这封信，把以下的诗读给他听。唉！你把这以下的诗读给他听时，你可知道做诗的人，已离却这个烦恼世界而去了么？

情敌！

你把单恋二字做你求婚的工具么？

我也曾害着单恋，并且我的单恋还在两载前；

我要扶助她的主义之花，把单恋只有藏在肚子里，默默不言。

情敌！你却把单恋两个字写上了旗帜，当做宣传队里的宣言！

结果，你却着了先鞭！

右诗的一章。

情敌！

你着了先鞭，你着了先鞭。

羡慕么？我不羡慕。妒你么？我不妒。似这般诈术取得的婚姻，我不暇羡慕你妒你，我只替着她怜！

亭亭净植的主义之花，被那妖风怪雨蹂躏了，怎不可怜？

情敌！你可知道妖风怪雨是什么？便是你的单恋宣言。

右诗的二章。

情敌！

胜利的金冠，已被你抢去了；我是情场中的失败者，到这时尚有何言？

但是，我不能不言；

我愿你把她奉若帝天，我愿你把她奉若帝天；你施了一度诈术以后，合该洗心革面，把一片真诚贡献你的帝天。

情敌！她为着你牺牲了最宝贵的主义，你的相当报酬，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不尽绵绵；蜜一般甜，漆一般坚。

这便是我对于你最后的一言。

右诗的三章。

默写这三章诗，头脑又涔涔作痛了。浣妹，过了数天和你再谈。

孟冬十九日卿笙于春申中学寄宿舍。C。

我的浣妹：

我从今天起，已移居仁德医院的病房中；医生嘱咐我应该避免的几桩事，都可遵依，惟有禁止我书写什么戟刺神经的著作，我竟难以从命了。但是，我心头不允许，我口头却只得这般应许。大约每天写上二三百字，趁医生和看护生都不在旁边，我只须搦着自来水笔，飕飕的写这半点钟，便已完了我的工作。

我从前以为人生的究竟，只有悲观而无乐观，这是一句理论；现在却到了实验的时候了！我的身子怯弱和多病，这是你素所知晓的；自从你的主义之花枯萎了，我想把我的血液救活这已萎的花，在先，每天三五口，后来一天天的递加，六七口，八九口，以至淋淋漓漓染红了半痰盂的清水。结果，使我面黄肌瘦，头晕眼花，然而这朵已萎的主义之花，再也不会重生人间了！我替你伤悲，我又替我自己惋惜，伤哉！主义花，伤哉！主义花。

浣妹，我现在有什么希望呢？我的生命之史已翻到最后的数页；我的希望之宫，已逐渐拆卸而成为一片白地，浣妹，我自己是没有希望了；你是我最敬爱的，最崇拜的，我愿早日便死，我愿把我残余的生命和幸福，转赠与你；我愿我眼光中的情敌，不再把从前和诈欺手段，……借单恋作乞婚工具……对付你这仁心侠骨的女志士；我愿我眼光中的情敌，巩固他的恋爱之垣，和铜墙铁壁一般。这些说话，已在赠情敌诗中约略说起，我要引起你的注意，我又申说一遍。

履声橐橐的从回廊走来，怕是那个小胡子李医生吧。我不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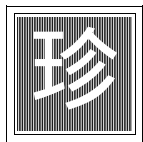
孟冬二十三日卿笙于仁德医院三号病房。D。

我的浣妹：

今天我哥哥来看我，向我垂泪，我倒向他苦笑不休。唉！神秘的人生，是上天布设的迷魂阵，钻了进去，只在盘旋打转，休想觅得到一条出路。哥哥见了病榻缠绵的我，很替我伤悲；其实我有什么伤悲呢？我所伤悲的，便是盼不到最后的一日，不知道要在迷魂阵中打多少圈子？现在好了！末日不远了！我心灵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咳呛的厉害，引起了看护生的注意，没奈何只得辍笔。

仲冬二日卿笙于三号病房。E。

藏



我的浣妹：

我昨天得一梦，这梦便是我生平不愿梦见的梦。浣妹，你已嫁了，我旁的不希望，只希望你们俩爱情上永远不生着裂缝。但是，梦中的幻象，却和我的希望背道而驰。仿佛见一个愁眉泪眼的你，向我哽哽咽咽的报告。说什么枉自为着良友份上，牺牲了主义；结果，只嫁一个口是心非的薄幸郎。我梦醒后，回想到梦里的你向我所说的话，这颗心总是怦怦地跳。我睡不稳了！我便倚着枕凑着灯光，写这几行字，末了还附一首小诗，题目便叫做梦中。

我愿见的是盈盈含笑的你，我不愿见的是愁眉泪眼的你。

然而我的梦中不见你的笑容，却见你的泪容。

幸而是个梦吧。我可以勾消了旧梦，另寻一个如我希望的新梦。

梦神，梦神，你可是负了气么？我来寻梦，旧梦也不见，何况新梦？

仲冬五日黎明，卿笙倚枕。F。

我的浣妹：

我生平爱做一个无名的英雄，替国家建立赫赫烈烈的功业以后，而我却不留姓名，不索代价，在沙场含笑而死了。我没有这机会做无名英雄，我无奈何只得做一个无名的单恋者吧！我心头万分的恋着你，只是不给你知晓。在你未嫁以前，我的单恋不给你知晓，为怕摇动你的主义。在你既嫁以后，我的单恋不给你知晓，为怕感动你的悲痛。其实我的单恋一天天的增加。我的生命也是一天天的短促，现在呢，在世的日子可以屈指计算，把我写给你而得有付邮的种种信札，一齐焚毁了，那么你得了我的死耗，也不过叹一回文人无命，说几句造物忌才，你究不知我为着什么而死？我便确乎是一个无名的单恋者了！

既这么说，我早该把一切痴想付诸太空冥冥了。为什么又提着笔写这纠缠不清的情话呢？我问自己，自己也不能回答。

浣妹，我毕竟愿做有名的单恋者，还是愿做无名的单恋者，依然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仲冬十日，卿笙夜半倚枕。G。

我的浣妹：

我生平不愿梦见的梦，这几夜又来入梦了。

你在梦中告我，你不幸落在男子设立的鬼蜮陷阱里面，你失望极了，你灰心极了，你要自杀了！

梦中的我拉住了梦中的你，苦劝你不要自杀；但是，梦中的你陡然一挥手，竟没有被梦中的我拉住。

梦中的你愤愤地说：‘不干净的男子，休来纠缠！我知道灵魂清洁的，只有我们女子；我知道普天下的男子，都是万景文的化身，满口言情，何尝是情？只是婚姻的敲门砖罢了。敲开了婚姻之门，这块砖儿，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对门礼拜堂里的钟，敲破我的迷离幻梦！

唉！浣妹，男子的情，不是一概都作敲门砖用的；我是真的恋你，真的爱你，我何尝要把情字敲开你的婚姻之门。

我本想做一个无名的单恋者；但是，我又变计了，我果然无声无臭的死了，你总不知许多灵魂不清洁的男子里面尚有我这一个暗地为你牺牲的陆卿笙！

仲冬十三日，卿笙于病榻。H。

浣妹：

病势加增了！搦动这支自来水笔，仿佛有千钧之重，写不上几行，这手腕便抖个不住。七曲八恋，书不成字。唉！浣妹！

仲冬十五日卿笙。I。

浣芬女士鉴：

舍弟卿笙咯血病大发，由春申中学移居仁德医院，疗治罔效，遂于仲冬十九日歿于三号病房。呜呼！痛哉！舍弟生性孤僻，近来忽抱独身主义，询以有何戟刺而出此消极状态？则坚不肯言。每值无聊时，往往失声而哭；家人惊讶，询以痛哭之由？则又秘不告人。鄙人固知伤心人别有怀抱，但不识舍弟为谁伤心耳。自今春执教鞭于春申中学，一切稍抱乐观，宿疾未发，精神上大有进步；鄙人正代为欣喜，孰知秋后又发旧疾，咯血盈碗，元气大伤，懦怯憔悴，不堪言状。仁德医院李医师诊治以后，断其病之起因，纯系心理作用。且云：‘病理上之诊断，尚可为力；心理上之救济，实难措手。’鄙人又不知舍弟之心病为谁而起？临没时遗嘱有情书一束，系寄给女士者，邮票帖足，乞即日快递呈门。嘱毕，连呼女士之名者三，竟一瞑而不视矣。鄙人情深手足，不忍背其濒死之言，因将原书封固付邮，寄诸左右，俾舍弟得以瞑目九泉。至信中作何言语？鄙人哀痛之余，未遑检阅；倘有唐突之词，尚乞女士格外谅解，不以鄙人之冒昧付邮为罪，则幸甚矣。

仲冬二十日，陆诗笙寄于仁德医院。

添丁的希望

“陆卿笙是个诈伪之徒，自己害了咯血症，合该短命而死，却癯癯嗦嗦写上这许多话，说是为情而死。唉？短命而死是真的，为情而死是假的，现在人心诈伪，实在不可思议！休说活在世上所作所为脱不掉诈伪两个字；便是自己安排着死了，还得盗窃一个名义，以为身后风光。明明是狂嫖滥赌，受着经济的压迫，不得不跳海而死；却不肯自认为着狂嫖滥赌死而，写一纸绝命书，不是说眼见外侮紧迫，愤不可遏；定是说要借这一死警醒世上的醉生梦死之徒。似这般盗窃名义的人，所在多有，我料定陆卿笙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这咯血病不知他怎样得来的，也许是少年无行，学做那窃玉偷香的事，被人家捉住了，不问情由的一顿痛打。明明是拳头底下得来的咯血症，他说的好听，只说是为着单恋而死。这句话我不相信，天下的单恋者，除却我万景文还有哪个，他只是盗窃名义罢了。……姊夫，我这一篇议论，你道如何？你怎不做声？”

“景文，我佩服你在这当儿还有臧否人物的兴致。”陶蓉初微笑着说。

“姊夫，我何尝臧否人物，我只说陆卿笙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揭破了他的奸谋，免得浣芬上他的当。姊夫，你可知道浣芬读了他的来信，痛极晕去，足有半点钟光景，才得救醒么？”

“姑爷，我告诉你。”万太太唤着女婿说。“我们今年真个倒尽了霉！上半年景文病倒在床上，接着梅丽也病了，我们以为只须浣芬肯牺牲她的主义，便可以逢凶化吉，遇灾成祥了。谁料娶了她进门，比皇后还不容易服侍，动不动便赌气，动不动便淌泪。新风新水的新娘子，便算有万分委屈，也不该在蜜月中愁眉泪眼。她嫁着我们这般的人家，可算是委屈她么？听得沈质甫向人说，妹子嫁了万景文，哥哥嫂嫂面上都增着光。”

“岳母，这已往的事，且别提起；现在既发生了这节外的枝，浣芬又是易起悲观的，据小婿的意思，要消弭浣芬的悲痛，全在景文弟一人身上。”

“姑爷，论起这封信也很奇怪，她既是抱定主义的人，为什么人家见了她便肯为情而死？她既是瞧破一切的人，为什么看了这一叠书信，会哭得这般声嘶泪竭？”

“岳母其中自有个讲究，浣芬从前虽抱着独身主义，其实她是个多情的人，只怕钻入情网，无法脱离，因此思患预防，不敢做那情场中的尝试者。哪知你虽无情，人却有情，为了她害着单恋病的，有了景文弟，又有陆卿笙。景文弟从单恋而完成好梦，是情场中胜利者；卿笙从单恋而病入膏肓，是情场中失败者。浣芬既是个多情的人，对于情场失败的陆卿笙，当然有相当的哀悼，过了几个月，这哀悼自会渐渐的冷淡，只须景文弟捧出真心献给她，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姊夫，你说什么话？我为着恋爱她而娶她进门，我不把真心献给她，献给谁呢？”

“姑爷，你一家不知一家的事，梅丽嫁到你府上，毕竟是亲上加亲的好处，尊堂怜爱她，她也能孝顺尊堂；而且小夫妇如胶如漆，终日和欢喜佛一般。若说我们家里这个便不然了，她进了门，没多几天便向着景文垂泪，口口声声只说她是有人主义的人，她这番出嫁，实出于万分的不得已。唉！这是什么话呢？她既然抱定主义，为什么踏进我们的门来？不是我们骗她来的，不是我们抢她来的，她这话说给谁听呢？你劝景文捧出真心献给她，单是一方面把真心捧出，是没效的；其实她也该捧出真心献给丈夫，她既做了万姓的人，她的心便该向着万姓，为什么死了一个

毫无关系的陆卿笙，她竟哭的死去活来？她的心毕竟向着谁呢？”

“妈妈，这真是意外的奇变。”梅丽从楼梯上走下来见万太太，在旁边坐着。

“女儿，你去劝了她，可有什么效验？”

“她正在愤不欲生的时候，劝她也不易见效；但是总算劝了她一番，从明天起，她肯到城西医院中去养病，我愿陪着她去，随时也可劝劝她。待过了一二星期，她的悲愤平了，文弟弟便可以接她出院，好好的待她，大概不会起什么风波。”

“由着她进医院养病，你去陪她做甚？你今天才得归宁，娘女俩正有许多话说。”

“妈妈，这有何妨？我不是竟日的住在医院，不过到了晚间，我便到医院中去陪她，免得她在寂寞之夜，又起悲感，况且医生也是这般说。”

“女儿，不是做娘的和你反对；她在寂寞之夜要起什么悲感，你陪着她也没用，你不见得可以一夜无眠。我方才正和姑爷谈楼上的这个，据我看来，她的心已变了，陆卿笙既和她没有关系，为什么哭的这般死去活来？她嫁了姓万的，她的心却向着姓陆的，要是哭个不住，被人家知道了，也当做笑话讲。她要到医院中去养病，我不反对，自古道：‘眼不见为净，’她爱哭，由着她到医院中哭，便哭死了也不妨，似我这般的人家，怕没有好的媳妇进门。在先说亲时，我本不喜她，偏是这小冤家恋着她，好像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胜过她的；现在娶了她进门，已足有两个月了，试问小冤家，她果是德容言工四者兼备的女子么？自古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

“陆卿笙真不是个东西，幸而他死了；要是，他不死，我和他誓不两立。”景文恨恨的说。

“文弟弟，不该这般说；要是被她听见了，须防节外生枝。”

“我不怕她动恼，横竖她和我已生了心。……”

“文弟弟，你太觉无情了，拢总不过两个月夫妇，怎么感情上便起着裂痕？”

“梅姊，你不该责备我一人，这两个月中，我不知忍了多少的气，陪了多少的不是，才得安然无事。那天，我到姊夫府上来，也是为着长日看她的愁眉泪眼，睬她也并不是，不睬她也并不是；我无聊达于极点了，才来探望姊姊和姊夫。后来经姊夫一番责备，我便赶回家里，向她服罪，作揖不算，鞠躬不算，最后只得下跪，只得连连跪拜，方才拜干了她腮边的泪雨，做丈夫的这般曲意承欢，总算达于极点了，你怎么还说无情？”

“好好！”万太太连声冷笑。“你真个把她当做玉皇大帝么？娘和你说一句话，你动不动便生气，全不省得曲意承欢。现在讨了妻房，你倒理会得曲意承欢；有了妻房，没有了娘，讲到天边去，毕竟娘是你的长辈，妻房是你的长辈？”

“妈妈，这般话不须提起，文弟弟你也得上楼去陪陪弟妇；她若动伤感，你便劝劝她，只为她在这几个月内，万万不能动什么伤感。文弟弟你理会得我的话么？”

“我没有理会得。”

“妈妈，我告诉你。”梅丽便凑近她妈妈，在耳朵边啾啾唧唧谈了一会子的话。

梅丽附耳几句话，很有绝大的魔力。万太太在先为着儿子向浣芬屈膝，不免怀着醋意。她想景文是我怀胎十月的亲生儿子，和我倔强时，休想他肯低头服罪。他现在见了妻房，动不动便屈膝，怎不令人生气？她想到这里，面部上便挂着怒字的招牌；谁料梅丽附耳几句话，竟扫除了万太太的满面怒容，听到后来，一阵点头播脑，似乎很中听的样子。景文和蓉初虽没有听得梅丽说的是什么；但是，鉴貌辨色的效力，有时也和耳闻其事的差不多。世人只说以耳为目，现在景文和蓉初却是以目为耳，他们见这情形，胸中都已了了。……吾不知阅者诸君也是了了于胸么……万太太一壁点头播脑，一壁眉飞色舞，便催着儿子上楼道：

“你快快上去陪着媳妇，她有什么怨愤的话，你只管低首下心，自己认罪，千万别和她争执。我们世代行善的万善人家，不该人丁这般单薄；但愿这个喜信是正确的，花后得胎，从九月份算起，待到明年端阳左右，便有添丁的希望了，也不枉我每逢朔望，总是大包的烛，大捧的香，到城隍庙里去许愿。”

景文听着他妈妈这般吩咐，便有九分快活，其中还有一分不快活。便是浣芬有这个喜信，为



什么告诉梅丽而不告诉我呢？后来他上楼后，真个低首下心把浣芬劝慰了许多话，待到浣芬悲痛稍平时，再把方才的一分不快活向她盘问。浣芬含着泪说：

“你不待我告诉么？”

“我又失言了，我真糊涂，请我爱原谅。”

“我要不是有这几分希望，我还活着做甚？”哽哽咽咽的说。

“我爱，休得这般说；说了，我也心疼。”

“你的假面目我都已窥破，你便安慰我，也不能消灭我精神上的苦痛。我的身子虽然活着，但和已死的差不多，须知我的主义失败，我身子已死了一半；现在读了陆卿笙的遗笔，才知道又有人牺牲于我的主义失败之下，那么我的身子仿佛完全的死了。仿佛两个字是假定的名词，不是固定的名词，我为什么不说我的身子竟是完全死了么？只为我兀自有这几分希望，我知道万姓正苦着丁单，天可怜见得了一男孩，也可以遂了你们的大愿；所以我今天逢着这非常悲惨的事，还得保存我的一丝残喘。”

过了一天，梅丽陪着浣芬到城西医院去养病。万太太十分高兴，也坐了自己的包车，陪着女儿媳妇同去。会见了汪院长，万太太再三央告：

“先生，她便是今年新娶进门的媳妇。”

“太太，那一天鄙人也曾到府吃过喜酒，令郎景文兄福份不小，娶得这位才貌兼全的夫人。不知现在有什么贵恙，要到这里来诊治。”

“先生，我们的媳妇未出嫁时，向抱着独身主义，后来因不得已而出嫁。出嫁以后，便百般的不快活，生怕忧忧郁郁成了大症，所以到贵院里来养病。她嫌寂寞，有小女陪着她同住，她们俩都在 BA 女校同时毕业，感情是很好的，媳妇抛弃主义，也是看着小女的份上。”

“独身主义，毕竟是个不了之局；嫁到太太府上，这位少奶奶的福份也不小咧。”

“先生，我们万姓的人丁是很少的，三房香烟，只有景文一个人继续。所以我们娶了媳妇进门，最好身体健康，心境舒泰，得一个花后子。……”万太太讲到这里，梅丽恐怕浣芬听了不好意思，便拉着她的手道：

“妹妹，和你去散步散步。”说时，两人挽着手到园子里去了。

“先生，我在昨天才得了个喜信，这是媳妇告诉小女的，她出嫁以后，身上便没有来过。（这句话是苏州妇人说停经的代名词）近来又觉得胸头频频作呕，怕尝茶饭，好像怀孕一般。先生，要是她真个怀孕，那便是万姓的祖宗有灵了。天大的喜事，非同小可；素来知道贵院的产科是很著名的，媳妇进院后，须请产科女医生随时察验察验，是停经还是怀孕？”

“太太不须疑虑，大概是怀孕，不是停经。只为胸头作呕，怕尝茶饭，都是怀孕的特征。这里的产科办了多年，外面的品评是很好的，将来少奶奶分娩，便可在这里分娩；因为在医院里分娩，比什么地方都稳妥，在敝院里分娩，尤其比什么医院都稳妥。”

梅丽挽着浣芬的手在园子里散步，冬天花事萧条，只有几株蜡梅吐着檀心，表示一种特别的冷艳。两人行行且止，细谈心事：

“妹妹，事到其间，还是随遇而安的好。陆卿笙虽然可怜；但是，他在暗地里害这单恋病，你又怎会知晓？早知道里面有这一幕悲剧，你当然不会牺牲你的主义，便是我也不敢劝你牺牲你的主义。你对于卿笙起着‘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感触。其实卿笙并非为你而死，却是我而死。我不劝你牺牲主义，他便不会死了，所以你对于卿笙不用负疚，该负疚的是我；便是我也不用负疚，只为我实在不知道里面有这一幕悲剧。”

“姊姊，你虽然这般说；但我这颗心已起着一条永远不能补缀的裂痕。唉！不必说了，总而言之，不必说了。”

“你怎么这般不达，凡事总是命运派定，只可随遇而安。”

“姊姊，我向来绝对不信命运的，只须有主义，坚固不挠，什么都不怕，命运其如我何。直到我的主义失败以后，才知道命运的魔力是很大的；当时梦想不到的境界，今日竟身处其境了，

我不是被命运征服了么？唉！姊姊，蓄志要打倒命运的人，今日竟被命运征服了，教我悲痛不悲痛呢？”

“你既知道命运可以征服主义，悲痛也是没用的。”

“果真是被命运征服了，我当然悲痛也没用；其实不是命运征服我的主义，却是一个爱字征服我的主义。我要是谢绝交游，没有什么朋友之爱，我的主义，还打得破么？为着一个爱字，竟把主义之花摧折了，结果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一个躲在暗地里害单恋病的陆卿笙。唉！残酷的人生，越想越无趣味。”

“妹妹这已往的事，不用提起吧。你若提起，我益发难以为情了。我常向蓉初说，妹妹的主义，都为着我们而牺牲，将来他们夫妇俩感情，我们须用着全力拥护，决不使夫妇间发生一些儿意见。这是我们须负着完全责任的。妹妹，这两个月中间，文弟弟待你怎么样？料想不至口不应心吧。要是，有什么薄待了你，不妨告诉我知晓。……噢！妹妹，怎么只是垂泪呢？这里风太大，我和你到西面小阁子里去谈话。”

这小阁子布置得很是清洁，从一只转弯扶梯走上去，四围明窗，挂着碧罗窗幔。梅丽把两张摇椅，拖在一起，大家厮并着坐了。且摇且说：

“妹妹，这里静悄悄尽可密谈，文弟弟敢是待你不大好么？”

“也许他是待我很好的；但就我的心理而论，实在不见他待我的好处。”

“敢是他口不应心么？他从前写给你的单恋信，不是信誓旦旦，承认这个爱永远不变的么？”

“姊姊，世上最含着神秘作用的便是生命之史。陆卿笙信中说他的生命之史已看到了最后几页；岂但是他，便是我也作如是观。我虽然没有知道我的生命之史离着末页有多少页，但是，这部生命之史的结穴，大概只是这般吧。唉！妹妹，我倘没有昨天和你谈起的一种尚在疑似之间的希望，我的生命之史或者已到了最后的一页了。唉！姊姊，令弟对于我的恋爱，只有可望不可及的时期最为热烈而沸腾，过了这个时期，恋爱便渐渐的消失了。这不但是令弟为然，也许是男子的痛病，我从前牢抱着主义，便是预料到这一层。现在不必说了，大错已铸成了，害了自己，又害了陆卿笙了，我不得不抱恨这残酷的苍天。……”

“两位女士请下楼吧，院长有话商议咧。”一个院役奉着院长的命，来觅浣芬梅丽，听得楼上有囁囁的语声，便在扶梯旁边高声呼唤。

第十四章

梦想中的小财神

“我爱，你得了这个消息，该比我增加一百倍的快活。方才遇见医院里的院长，他很欢喜的告诉我浣芬产了儿子咧。”

“这话真么？”

“院长亲口说的，怎会撒谎。”

“那么，我打电话去问。”

“唉！九百七十八号，……你们是城西医院么？……我们姓陶，我问你十四号房间里的万少奶奶可曾恭喜了么？……恰才便恭喜了么？是男是女，大小可平安？……请你顺便通知她一声，我是万梅丽向她贺喜；停一会儿我便到医院中来探望她。

梅丽挂了传音筒，回座向着蓉初微笑。

“你笑什么？”

“人丁单薄的万姓，我文弟弟果然一索得男；怎不欢喜？”

“你的欢喜，大概不止这一层吧。”

“是的，万姓添丁，果然是一桩可喜的事；但是，今年不添丁，尚有来年。吾所切切于心的，只为文弟弟和浣芬感情渐恶，自从去年浣芬得了陆卿笙的死耗，顿抱着消极主义，表面上遵守胎教，和文弟弟分床而睡，实际上已瞧破了文弟弟的用情不真，预抱着自己的身世之痛。文弟弟是个见异思迁的人，他曾向我说：‘费晓楼的美人画册，绘的都是千娇百媚的人，颜色永远如一，不会色衰；向着人总是凝睇微笑，脉脉含情，不会愁眉泪眼向男子发脾气；我看过了几篇，尚觉得久而生厌，其他更不必说了。’他虽没有说破；但是，明明为着浣芬而发。我因此惴惴于心，怕他们夫妇俩一旦恼翻了，便无调和的可能。我爹爹不管家庭的事；妈妈只偏袒着文弟弟，说来话去，都说浣芬不好。要是，浣芬没有怀孕，在这几个月内，我妈妈定和她发生意见了，亏得她有了身孕，我妈妈瞧着她的肚皮份上，……”

的零零！的零零！

“电话来了，待我去接。”梅丽说。

“是的，你们在哪里？……你是妈妈么？恭喜你，……我早已得着消息了。……决计我去，我停一会儿便去，你不用去了。”

“梅丽通话已毕，笑嘻嘻的告诉蓉初：

“说也好笑，我妈妈快活得什么似的，在电话中问答，听得她一壁说一壁吃吃的笑。”

“岳母在电话里怎样说？”

“她说，得了浣芬生子的信，喜欢的了不得；本待立刻到医院里去，只为她预备到各处庙宇烧香还愿，所以不能进血房。她吩咐我到医院里去走一趟，她说，产妇须得保重身体，尤其要紧的，便是新生的宝贝婴孩，须得格外保护，疏忽不得。”

“岳母抱定的是羹饭主义，她吩咐你的话，分作两层；产妇虽然要紧，不及婴孩的宝贵，只为婴孩是她的羹饭种子。”

“老太太们都是这般的；这便叫做抱孙热，不但是我妈妈一人。”

“浣芬生了儿子，便是万姓的开国功臣；岳母当然另眼看待，不会和她发生意见了。便是，景文见了她，也得惧怕三分；他近来准备的纳妾计划，料想不会成为事实。”

“但愿这样便好了。”

“你们在这里讲什么？”陶太太从里面走出，一壁走，一壁问。

“妈妈，你知道了也欢喜；景文生了儿子了。”

“婆婆，请坐。”梅丽慌忙让坐。

“你也坐了，果然是一桩可喜的事，记得去年景文甥儿的婚期，和你们相差的没几日；他们真个是花后子，他们是九月里结婚的；”说到这里，便抡着指头儿，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直到今天六月十三日，恰是九个月有零。我的小姑娘，居然抱着孙儿了。记得在家时，我的小姑娘每逢算命，她的命宫里总说是独子满堂孙，现在可应着算命先生的话了。毕竟小姑娘福份好，你们的婚期，比着景文早几天，但是，……”

陶太太说了半句便停住了。梅丽和蓉初挨肩坐着，便把手执的纨扇，轻轻的在蓉初肩头拍了一下。这一拍和拍电似的，里面包藏着说话：

“你说我妈妈抱着羹饭主义，你的妈妈何尝不是这般？你可说的嘴响么？”

“方才岳母和梅丽通电话，吩咐她到医院里去走一遭。”

“合该便去，媳妇，你见了堂上，代我贺喜；你见了令弟媳妇，叮嘱她产后保重。现在约莫有九点钟了，要去便去；六月里天气，在路上往来，还是一早和一晚。”

“妈妈，我也要到岳家去贺喜。”

“你是应该去的；不但是你，便是我也想去走一趟。今天你们都去了，我不便走；待到来天，我也想去和姑夫小姑娘贺喜。顺便还得到医院里去瞧外甥媳妇和新生的小孩子。”

万景文生了儿子，亲戚人家都是喜欢不了；何况急于盼孙的万老夫妇？便雇着乳浆充足的奶妈去哺养；过了一个月，两乘轿儿同出医院，一乘是浣芬坐的，一乘是奶妈抱着荷生——这是新生孩子的乳名——坐的。万太太不急于瞧媳妇，而急于瞧孙儿；便把这个五官端正玉雪可爱的荷生，从奶妈手中抱到自己怀里，一阵子的乖乖乱叫。在那乖乖声中，不知不觉的涎沫都流了下来，她的抱孙热，可谓达于极点了。

苏州的风俗，人家生了男孩子，大概须满足了两个月，方才择日剃头，开筵宴客。万老夫妇翻着历本，选择这个吉利日子，一须是除日，二须在历本上是个长行到底的日子（迷信者拣日子只拣历本上长行的）；三须这天的干支和全家不冲不克，合这三项条件，惟有八月二十日的一天。万姓的亲戚很多，一到了阴历八月，都遣人来打听小孩剃头的日子；一得了消息，都是忙的什么似的，有向金铺子里定打小孩的项圈和锁钥的。有剪了衣料替那小孩做那花花绿绿的衣服的。还有自夸针黹本领的，破工夫替孩子绣一双五光十色的帽儿。就中最起劲的便是浣芬的嫂子钱氏，她自从浣芬出嫁以后，觉得有了这一头好亲戚，面皮上增添着多少金光。每逢景文上门，她总是姑夫长姑夫短的谈个不休，快刀也截不断她的谈片。待到景文辞别出门，她总是亲送到门前，看他上车；待到看不见了他的影儿，她兀自立在门前指给邻人看道：“你们可看见么？这个穿西装的少年，便是我的姑夫，他手中有五六百万的家私呢。”她替景文宣传家私，亏得苏州地方不比上海；要不是，被绑票的听在耳朵里，岂不发生危险？她现在探听得荷生的剃头的日子是八月二十日，便够着她的忙碌了。她在娘家时学得一副捌纱的本领；便是依着纱的丝孔，有彩线刺成种种的花样，和时下所挑的十字布差不多。她以为万姓这份人家，见了赤金打成的帽饰和手锁，大都瞧不上眼；不如换换眼光，送给他们几件捌纱的孩帽，也可以表示自己一种顶刮刮的本领。她便忙着拣选花样；花样里面，取的口彩，须得含着有五六百万家私的人家的身份。花样选定了；她又忙着配合彩线，太浓艳了，怕被人家道一声俗；太雅洁了，又怕被人家道一声朴。怎样可以不俗？怎样可以不朴？煞费她的惨淡经营。她把帽样上了绷，工作了几天；一个不惬意，嫌着太俗了；全功尽弃，把来撤换了，又工作了几天；一个不惬意，嫌着太朴了；全功尽弃，把来撤换了。如是这般的三番五次，便够着她的受用了。她生性怕热的，常常携着芭蕉扇到园子里乘凉；



这几天为着预备做孩帽，她也顾不得秋老虎的厉害了？聚精会神的在房里做活计，一针上，一针下，忙个不了。她的丈夫瞧在眼里，有些不以为然：

“你也该到园子里凉凉去了。这几天的木犀蒸，（八月中天气炎热俗称木犀蒸）煞是厉害，快快停了针吧。”

“你们做男子的不知妇人的苦，荷生剃头便在眼前，我预备送的两顶孩帽，早该做好了；只因颜色不称，撤换了重行上绷，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好。一针不到，一针不了；哪有到园子里去凉凉的工夫。”钱氏一壁说，一壁手不停针。

“还是凉凉去的好。明天起得早些，多做几针便够了。”

“你别管我，管着自己便好了。到了那天，你做娘舅的是要上门去抱着外甥剃头的；你这副蹩脚西装太不行了！穿在身上，惹人笑话，说是外国瘪三。他们是资本家，又是商界钜子，那天的宾客一定是长袍短套的居多；前天唤裁缝做的衣服，你也该去催催。我这件旗衫料，是上海买来的，下摆和袖口的花样，都是特别织就。你去叮嘱着李裁缝，须得小心在意，休得弄颠倒了。再者：你这件毛葛长衫，也得催他如期赶好；你还得预备一件纱马褂。你头上戴的呢帽也该换一顶了。”依旧手不停针的说。

“在那打倒马褂的潮流之下，纱马褂是需要的；呢帽便想去买一顶，大概三四块钱光景便够了。”

“亏你说得出，没的教人家的嘴都笑歪了。”钱氏抬起头瞅了质甫一下，重又俯着头赶做活计，且做且说。“你是万家的舅老爷啊！无论怎样蹩脚，总该比着他们的仆人体面一些。那天万福送礼来，你看他打扮得怎样漂亮？旁的不必说，单论他头上戴的一顶呢帽，大概也值十块八块钱。你做了舅老爷，只戴着三四块钱的一顶起码呢帽，连他们的仆人都不如，当着许多人去抱着外甥剃头，怎不要笑歪了人家的嘴？”

“既这么说，也只得化着十块八块钱去买一顶了。唉！贫士仰攀着高亲，实在有损无益。这一次妹妹添了外甥，已耗去了我的三个月薪俸。又要定打帽饰，又要制办小孩的海青，又要添购自己衣服。教我这小小教员，怎么来得及呢？”说罢，搔头摸耳，做那无聊的样子。

“你又要说这寒酸话了。亏得向着我，要是你到了万家，也是这般的愁穷叹苦；那便坍着你妹子的台了！你做了多年教员，来来往往的都是那些酸朋醋友；你的眼光便小的和绿豆一般，从来没有见过大场面。花费了你百多块钱，你便说出这般的肉麻话来，教我又好气，又好笑。你说仰攀着高亲有损无益，这句话我不赞成。万氏的家产足有五六百万，三房又只有景文一个人，将来你外甥大了，钜万家私都在他掌握之中，做娘舅的要向他挪移一万和八千，一定很容易的。俗语叫做长线放远鹞，你的眼光，总得放远一些，没的惜了小财，失去大财。”

“我看妹妹和景文有些貌合神离，怕他们夫妇俩的感情不大融洽吧。要是，起了裂痕，你的希望不免落了一个空。”

“你又说没趣话了。景文决不会和妹妹发生意见的；只须妹妹对于他亲热一些，便够了。”

“我看妹妹渐渐的抱着消极思想，都只为陆卿笙的一死，是出于她意料以外的。”

“陆卿笙是个寿头码子，和妹妹有什么相干？要是，我做了妹妹，死去这般的寿头，别说一个，便是死去一百个，也休想赚我一点半点的泪。陆卿笙这死鬼害着单恋，又瞒着人不吐露风声，直到病在垂危，才发表这几封片面的情书；风月场中有这般的呆汉，明明自己活的不耐烦，要去觅死，不死他，却死谁呢？妹妹是资本家的少奶奶，金枝玉叶，犯不上为着这寿头生感，我见了妹妹，定要切切实实的劝她一番。”

“她素性是慈善的，幼年时死了一只猫，兀自两三个月不见她的笑容。陆卿笙虽和她没有关系；但是，他的遗书，口口声声只说是为着妹妹而死，妹妹又哪得不伤感呢？”

“这是暂时的伤感，过了一会子便好了；妹妹决不会在这份上和景文起着爱情上的裂痕。况且，他们小夫妇俩已有了爱情上的结晶品。唉，不好了！错了！这一错真不得了！”

质甫见钱氏停着针，连唤错了，怎不惊讶？

“什么大惊小怪？”

“错了！错了！”

“什么？”

“都是你不好，和我絮谈不休，累我弄错了颜色。这瓣叶合该换着浅绿色的，我和你谈谈说说，忘却换那浅一色的线，以致弄错了。真个心无二用，累我又要费着拆去的手续，都是你不好。”

“你怪树弗着，便怪丫叉。我本来另有要事出门去，不来和你絮聒了。”

万姓的剃头日期，虽然定在八月中旬，但是，钱氏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绣件和其他的礼物提早送去。最好是中秋，取个团圆口彩，趁人家的礼物没有送去，利用这个时间，也好卖弄卖弄自己的本领。他们若问是谁做的这般好针黹？她便预先叮嘱着佣妇，把主母怎样的选样，怎样的配色，怎样的撤换，重做，一五一十的向人家丑表功，便是，人家不问，佣妇也得瞧着机会，报告主母的一番功绩。总而言之，无论怎么样，总得在这份上和拥有五六百万金的大资本家结个好感。当那钱氏忙着做针黹的当儿，距着中秋不过六七天，依着她的心理，只恨着爷娘替她少生了两只手，又恨两只脚只会跑路，却不能掬将起来帮助她的针黹。好容易挨到八月十四，所有绣件大都落棚，只须团合成就，便可送去。她又挨着深夜，一件件的团合好了，又把赤金打的帽饰钉在上面，灯影之下，益发显得五光十色，十分富丽。她伸了一个懒腰，自言自语道：

“要不是瞧着资本家份上，我为什么这般卖力呢？记得十年前姑母赏识我的针黹好，央托我替她做一件搨纱的水烟袋套儿，我口中答应，却懒于动针。今年不做，明年不做，姑母催了好几次，我到底不曾替她做好；她后来便死了。只为她是个穷老太婆，两肩扛着一张嘴，衣食都不周，倒要泼洛泼洛的吸水烟，谁高兴替她做水烟袋套儿？没的辱没了我的针黹。”她喃喃了一回子，又起了许多奢望。

“待到荷生这孩子有了知识，我便可把这一番的劳绩告诉他知晓。他是富家子弟，拔一根汗毛也比着我们的胳膊粗；有了这个阔外甥，做娘舅舅母还愁着穷么？我们现在下些本钱，将来一本万利，好处真说不尽咧。”

呼他！呼他！

钱氏听了听，又喃喃自语：

“他竟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小小教员，眼光毕竟太短，有了这么的阔外甥，不知道拍拍马屁，还要吝惜小费，好笑不好笑呢？荷生小宝贝，我瞧着你这资本家份上，便是倾家荡产的结交在你身上，也是情愿的，荷生小宝贝，你舅母是爱你的，疼你的……”说到这里，睡魔竟乘隙而入了。——也许是受了质甫鼾声的传染。

钱氏把预备的礼物都安放在一个盘盒里面，觉得精神疲乏，急于上床安睡；一骨碌横倒在质甫脚边，便睡着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这位资本家的儿子万荷生，忽已一十六岁，生得面红齿白，眉目清秀；一见了钱氏，便挨到她身边，连唤着舅母，把钱氏喜得什么似的，搂在怀里唤心肝。荷生又在身边摸出两只钻戒，一对钻环，都是翻头十足的上等钻石；价值不是一万，定是八千。恭恭敬敬的送给舅母，说是舅母在十六年前替外甥做帽儿的谢意。钱氏益发喜得狂了，紧紧的抱住了这位小财神，连连嗅他的面。

“做什么？做什么？”质甫一壁呼唤，一壁摔去被钱氏在梦中紧抱的一条腿。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

“咦，你真痴了。连连的嗅我这只臭脚，还说上这肉麻话儿。”

钱氏被丈夫唤醒，睁眼看时，自己也几乎失笑；有什么小财神，只是连嗅着丈夫的臭脚。质甫问她做了什么梦？她不肯直说，捏造些梦境，把质甫骗过了，一宵无话。

来朝便是中秋节，钱氏梳洗完毕，便把盘盒里的东西，重行整理一会子，正待遣人送去；却不料传来一个不幸消息，竟使钱氏连唤着苦也，原来这位小财神，竟在八月十四夜害着急惊风而死了！

藏

空谷回声中的沈先生醒来

小财神的死耗传了出去，失望的不知有多少，正不独是钱氏一人连喊着几声苦也。陶蓉初和梅丽尤其惊惶无措，他们希望着有了小财神，便可以弥补景文夫妇爱情上的裂痕；不意昙花一现，行将剃头的荷生，只为万太太爱惜过了限度，反而促短了他的生命。大凡初生的小儿，最忌的是温饱过度；万太太得了孙儿，分明天上掉下了宝贝似的；她自夸抚育婴孩是很有经验的，梅丽和景文两个便是她的好成绩。她怕浣芬年轻少阅历，不能担负这抚育的责任；因此自告奋勇，对于婴孩的衣之食之，自己愿负着完全的责任。小孩并没有饿，老太太却以为饿了；恐怕奶妈的乳汁不济事，还喂给他吃牛奶。小孩并没有寒，老太太却以为寒了；穿了新棉袄不算数，还给他加上新翻的棉被。可怜荷生误投在富豪家中，竟死在温饱二字之下！要是投胎的当儿不投入朱门而投入白屋，这条小生命吾可以担保他至今无恙咧。荷生一死，第一个哀痛欲绝的便是浣芬；她在童年时死了一头猫，兀自百般伤悼；何况今天死了她的爱子？她以为安慰下半世的寂寞，只有这个孩子；景文的爱情不真，她已瞧的透彻，荷生一死，她和景文已没有制造爱情结晶的可能；她的下半世，便似永远不透光明的沉沉黑夜。她痛极了，她的子宫上宛似受了专制时代的刖刑。梅丽知道浣芬的心事，再三劝慰；但是，说的舌敝唇焦，终于无效。她便恹恹的病了！景文见浣芬待他冷淡，嘴里不说什么，心头却是暗暗的赌气：

“你冷淡我，我不会冷待你么？须知现在的你，不比从前，可以使我梦想颠倒的你；可以使我精神恍惚的你；可以使我忘饥废寝的你了。你自从嫁了我，以前种种非常的魔力，业已无形取消；况且你又产过了小儿，你的丰姿不似旧时了。古书上说的好，‘蝶交则粉褪，蜂交则黄褪。’你已到了蝶粉飘零蜂黄消失的时代，你可以把冷淡两个字挟制我么？你要我屈服，须得回复你的处女美；要是不能，你冷淡我，我不会加倍的冷待你么？”

陶蓉初见景文对于浣芬的待遇，大不如前；也曾再三规谏，结果也似梅丽劝浣芬一般。浣芬卧病时，景文竟乘这机会在外面停眠整宿；万老夫妇见这情形，不怪着儿子，却怪着媳妇：

“我看景文这几天有些意马心猿，在家中坐立不宁，连夜又在外边住宿。他向我说是住在同学家里，我只是不信，毕竟他为什么变了常态？你做娘的总该知晓。”

“这是我家合该倒霉，娶了这高不可攀的女学生，怎有丈夫在眼里？动不动便是愁眉泪眼，强迫着丈夫向她赔罪；全不管丈夫膝下有黄金。景文是有志气的孩子，到这地步，难怪他变了常态。”

“媳妇也太使性了，全不知夫为妻纲，是中国家庭最良的制度。外面说的男女平权，无非青年共产团的标语，万万不可轻信。”

“男女平权这句话也不错；只是，要和天平一般的平，不可轻了一头，重了一头，譬如你我两个，你不欺侮我，我也不惧怕你，这才叫做男女平权。像浣芬这般的对待丈夫，完全是打倒夫权，并不是男妇平权。”

“现在媳妇病倒了，景文又夜夜住在外面，我看他定有外遇。”

“这是不能怪他的；浣芬太不会笼络丈夫，逼着他走这条道路。听说他眷恋的是个小家碧玉，面貌虽不及浣芬；但是，很肯低首下心，一些儿没有脾气。”

“他曾向你说过的么？”

“在三个月前，他便向我说过的；又要求我允许他把那个女人娶入家里做偏房。我为着媳妇正抱着身孕，他没有娶妾的理由，因此不答应。后来媳妇生了儿子，他益发不该娶妾了；谁料小孩子昙花一现，我们老夫妇望了一个空。这几天他又向我重行要求实行他的纳妾计划。他和浣芬的爱情，说已准备决裂了。”

“你可曾应许他呢？”

“这便用得着男女平权了。我要应许他，须得征求你的同意。”

“他和浣芬的爱情，既然中变；我们又渴望着抱孙，当然应许他纳妾，总比在外面偷偷摸摸的好。趁着浣芬在医院中养病，我们便用那雷霆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那女子娶了进门，你道怎么样？”

“我也赞成你的办法；但是，事前须得严守秘密，除却你我和景文三个外，旁的人都不得知。”

“难道梅丽也不得知晓么？”

“当然也不许给她知晓；她和浣芬是很莫逆的，她口口声声总帮着浣芬说景文的不是；要是，给她知晓了，她一定代浣芬吃醋；一定竭力反对；她不但为着浣芬，并且也为着自己，好教蓉初见了，不敢起着纳妾的念头。从来做妇人的往往代人家吃醋，这便是向丈夫的示威运动。”

“那么我允许了儿子纳妾；要是，见猎心喜也在外面弄一个姨太太，你不吃醋么？”

“你要是真个有这念头；我便帮着媳妇反对儿子纳妾，你真个有这念头么？”

“呵呵，和你开玩笑，怎么当起真来？”

万老夫妇秘密定计以后，不到三天，景文竟公然娶了偏房，朝欢夜乐，全不念及城西医院中的浣芬。陪伴浣芬的始终只有梅丽一人；有几天，浣芬病势沉重，梅丽恐生不测，曾经通知浣芬的哥嫂，请他们前来看视。过了几天，只有质甫来过一二次；钱氏推托有病，始终没有前来访问。待到危险的日期已过，浣芬的病渐有起色，梅丽已得了景文纳妾的消息，只不敢给浣芬知晓，防她听得这不幸消息，病势又起变幻。其实浣芬这颗心已冷到冰点以下；便是景文不纳妾，天天到医院里来走动，也不能重温她已冷的心；何况浣芬进了医院，景文也似钱氏一般始终没有前来访问？她不以为抱憾，转觉得耳根清静；惟有梅丽天天来伴她不离左右，便是同胞姊妹也没有这般相怜相念，她在病起以后，不禁发生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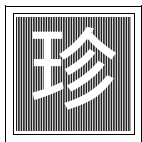
“梅姊，你待我的真挚和恳切，直到现在才完全了解。岁寒然后知松柏，身病然后知良友，你想我同胞的哥哥，也只得来过一二次，说了寻常几句慰问话，他便走了。胞兄如此；其他的更不必说了。似你这般的始终爱我，确是我生平第一知己；然而，我也吃了生平第一知己的亏，我只为要保全朋友之爱，才钻入男女之爱的网罗里面，作茧自缚，只落得这般身世凄凉！”说到这里，盈盈欲泪。

“妹妹，你今日接受这凄凉，都是我害了你。我早知文弟弟是没良心的，怎肯劝你嫁他？事到如今，我说不出有许多的懊悔。你病重时，我天良自讼，恨不得立刻自杀！我实在对不住你；但是，我自杀也没有用，我死了，谁来病榻旁边伴你，我于是抱定一个决心，无论怎么样，总得侍奉你病体痊愈了，才可以稍稍减轻我的罪恶。我虽和景文是同胞姊弟；但是，性质不同，景文这颗心已掉入黑色的染缸里，我这颗心依旧保存着原有的色素。妹妹，你信我的话么？”

“姊姊，你别提起令弟，提起了徒使人不快。他既这般薄幸，才知道我从前的主义是不错的。我和他并非以爱情结合；他既变了心，我和他便无同居的可能。假如我病死了，倒也干净。我既不死，待到病愈出院，教我到哪里去寻一个归宿？我的姊姊……”说时，又掩面而哭。

“妹妹，你病体新愈，万万不要动什么悲观。你出院后，怕和文弟弟相见，你不妨到我们那边小住几个月；一面由我和蓉初两个约了文弟弟很割切的教导他一番，一定要教他向妹妹负荆请罪；要是，办不到，我拼和他反脸，我不认他为弟，他也不用认我为姊。”

“姊姊，你这般办法，我老大不赞成。夫妇间的爱情结合，不是他人可以从旁出力的。我老



实向姊姊说，我这颗心早已冷透了！无论令弟向我负荆是办不到的；假如办得到，也不能重温我这颗已冷的心。我自己定了一个方针，夫妇的名义，纵然不取消；但是，夫妇的精神，业已完全消灭。令弟是见异思迁的，由着他金屋藏娇，实行那弃旧怜新的主义。我的儿子已死了，我对于万姓更无丝毫的牵挂，待到病愈出院，我便去干我的独身主义的生活，既不须在广告上宣布什么脱离夫妻关系，也不须教令弟出什么赡养金，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和令弟结婚是我生命史上受着一种莫大的损失，这种损失，便是把万姓的全部财产作为我的赔偿金，依旧赔偿不得；我要是受了令弟的赡养金，便是表示我的损失是有价值，便是轻视了我的莫大损失。”

“妹妹，你预备怎样干你独身主义的生活？”

“我还是到乡间去做教员；只为去年香溪女学聘定我去做主任，后来临时变卦，才委托一位同学去庖代；校长心中很不起劲，曾有信来责备我不该悔约，我许那校长以一年为期，期满以后，我便自己去上课。现在一年期满了，我与其做一个锦衣玉食的囚奴，还不如执着教鞭和几个天真烂漫的学生为伍。姊姊，我物质上的独身主义破坏了，我精神上的独身主义，依旧存在。我计已决，无论有什么阻力，我都不怕，我已拼着一死。”

梅丽见浣芬已具着决心，料想无法可以挽回；便是挽回，也不是个了局。为着景文的心已变了，梅丽在先瞒着浣芬，不敢告诉她景文已娶了偏房；现在见这光景，料想说也无妨，便把景文纳宠的事，一一说了。浣芬听了，只不过一声冷笑；她早已安排着景文要纳宠，有什么意外惊惶呢？梅丽又负着完全责任，待到浣芬病体痊愈以后，决计在父母面前要求由着浣芬度那独身主义的生活，和景文无形脱离这夫妇关系。她说：

“妹妹，累你钻入这个情茧里的是我。现在不能不负着完全责任，使你钻出这个情茧。”

“姊姊，这一出一入，我的损失竟大至不可思议。这个情茧已被我咬破了；便是不放我出，我也化为飞蛾，向光明处奋斗而出。”

又过了三星期，浣芬离着医院，便向香溪女学充当教员，万老夫妇对于浣芬没有特殊的感情，经着梅丽这么一说，当然无可无不可；但须景文同意便是了。景文见事已如此，当然同意；但是，受了梅丽的责备，毕竟有些天良发现，自愿按月酌送浣芬的补助金，却被梅丽竭力拒绝：

“算了罢！谁要你假惺惺献这殷勤，你托名单恋，其实是一个侮辱女性者！你要是个十八世纪的人物倒也罢了；三妻四妾，只是寻常的事；最可恨的，你明明受着新文明的洗礼，平日开口骂人，动不动便是腐败野蛮，思想落后，……这一类名词，偶然发表几篇文章，对于历来女性所受的压迫，你总是感慨淋漓的代表不平，对于尊重女权，你总在文字里奋命的嘶喊，定要把二千余年久经坠落的女权，下死劲的高高捧起，跪献于一般无拳无勇的女同胞。你不但见诸文字；便是，女学校里请你演说，你也是这般持论。人家听了，谁也都说你打破纨袴子弟的习惯，确是一个簇新脑筋的青年。你又主张一夫一妻的制度；你说：‘爱情是神圣的，决不受着时间的影响而失其效力。’你说：‘没有恋爱以前，爱情不可浪用；既有恋爱以后，这恋爱永远固结，直到身死才休。’有多数的女学生崇拜你这般议论，都肯委身嫁你；你又落落寡合，一个都看不上眼，你所看得上眼的，却是我的好友素抱独身主义的沈浣芬。你一封封的单恋书，全是口不应心的话；你套着一个文明的面具，以便人家不知道你是腐败野蛮思想落后的纨袴子弟。直到今天，你的真相破露了！你又卖弄你钱多，还想借着金钱份上，维持浣芬一部分的感情。你痴想吧！从此以后，浣芬再也没有和你同居的日子。浣芬为了你受的损失，决不是金钱可以赔偿的；你卖弄你钱多，你向姨太太那边卖弄吧。”

梅丽把景文斥骂一场，也算发泄了她的满肚皮不平；但是，景文的为人却有一种特殊的脾气；浣芬在家的时候，他却野性难驯，在外面偷偷摸摸。现在浣芬已去，他娶的姨太太玩的厌了，忽又回想到浣芬的丰姿和才学，实在举世无双，便又联翩不绝的书札寄给香溪女学国文主任沈浣芬女士。信中极端引咎，但求浣芬重圆破镜，他便立把小老婆遣发出门，从此洗心革面，再也不会怜新弃旧。他信中写的异常恳切和缠绵，想借着文字的魔力，取消浣芬的消极思想。无如他的真相破露以后，无论文字做的怎样好，再也不会发生什么效力。浣芬付之一笑，睬都不睬，

景文不见浣芬的答复，便把他从前的拿手本领——写单恋书——再来一个。一个不见效，又来一个，惹得浣芬恼了，才把寄来的书札，完全交付梅丽，斩钉截铁的说道：“他若是再寄信来，拼着向太湖里一跳，断绝他这反复无常的心。”这么的严词拒绝，才断绝了景文的妄想。浣芬自从担任了香溪女学的教务，万念俱灰，只和一辈十三四岁的女生做伴。大家都唤她沈先生；便是知道她已经出嫁的，也不敢提起一个万字，提起了，要惹她无限伤心。校长叶太太对于浣芬很是投契；知道她是世间一个孤零者，便认她做义女，每逢暑假年假，只住在校长家里，地方清静，和她的性质很是相宜。这一天，正逢着校中春季旅行，全校学生分作三组，甲组旅行虎邱，乙组旅行天平山，丙组便在号称西子故宫的灵岩山上登临一次，也算应了旅行的故事。叶校长年龄大了，懒于远行；浣芬也没有远行的兴致，所有甲乙两组旅行队，都由兴致勃勃的体操教员琴歌教员领着同行，自己所领的学生，只有丙组旅行队。校址离着灵岩山不过一二里光景，无须清早动身，只在午饭后出门，便可以从容不迫。浣芬率领着二三十名女生，先在旷野的地方游行一周，然后依着前朝遗留的御道，拾级登山。待到望见了半山亭，这许多女生已是气喘吁吁，娇汗盈盈，要求在半山亭子里休憩片时。浣芬允许她们休憩一小时，随意散步，待吹动叫子，立即归队，努力直达山顶，休得误了时刻，女生们听了，全体乐从；散队以后，三三两两结伴闲行，捉蝴蝶，采野花，预备回去做标本。浣芬独坐在半山亭上，一阵阵的上院钟声，随风吹度林梢，陡觉心地一清，趁着学生散队时，浣芬也离着亭子，拣那幽僻的所在，随意散步；只有两面校旗插在亭子旁边，被风吹着，扑扑扑的作响。春日清明，游山玩水的往往错过晷刻，那旅行队里的班长张杏娟偶然瞧了瞧手表，便向同伴发着警告道：

“四点钟了！方才散队时只有两点三刻，已错过了规定的时间，你们听得吹动叫子么？”

“没有，没有。”

于是大家不期而集的都会合在半山亭子旁边，专候司令的沈先生吹动叫子，以便开步上山；然而，候了半点钟，依旧不见沈先生到来，大家才慌着，四处去寻找；张杏娟竟在一个新坟上面，觅见了浣芬，且哭且喊道：

“你们来啊！沈先生倒在这里咧！”

众人闻声来看，果见浣芬晕倒在墓碣旁边，葱葱茏茏的青草上，映着斑斑点点的血痕！但见墓碣上刻着一行大字：

“为情而死者陆卿笙之墓！”

旁边又有四行小字：

“卿笙，余弟也。为情而死，濒死，自撰表墓之文，嘱刊于碣，余哀其志，因刊之如右云：

“拥护人之主义，而自戕其体；百折不回，以至于死！呜呼，死不
虚死！陆卿笙自撰，兄诗笙泣录。”

其时众女生一片声的哭唤着沈先生，半山亭子里的两面校旗，依旧被风吹着，扑扑扑的作响。血色斜阳，照着晕倒在地上的浣芬，益发惨不忍观！

“沈先生，醒来，沈先生，醒来。”

空谷回声，也是这般的唤着：

“沈先生，醒来！沈先生，醒来！”

浣芬究竟苏醒不苏醒，虽然出于著者的笔尖，也须征求阅者的同意。似这般天涯孤零的人，还是悠悠苏醒的好？还是长眠不起的好？不须问着区区的笔尖，只须征求诸君的心理。诸君诸君，何妨下一转语呢？

藏